永樂大典

第12冊

永乐大典·12

明·解缙

三千一百三十四卷

永乐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三十四　　九真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陈

陈子昂

【新唐书】：列传子昂，字伯玉，梓州射洪人。其先居新城，六世祖太乐，当齐时兄弟竟豪杰，梁武帝命为郡司马。父元敬世蓄赀，岁饥出粟万石赈乡里，举明经调文林郎。子昂十八未知书，以富家子尚气，弋博自如。他日入乡校，感悔即痛修饬，文明初，举进士。时高宗崩，将适梓宫长安，于是关中无岁，子昂上书盛言东都胜垲，可营山陵。武后奇其才，召见金华殿。子昂貌柔野，少威仪，而占对慷慨，擢麟台正字。垂拱初，诏问群臣调元气当以何道。子昂因是劝后兴明堂太学，即上言：臣闻之于师曰：元气天地之始，万物之祖，王政之大端也。天地莫大于阴阳，万物莫灵于人主，政莫先于安人。故人安则阴阳和，阴阳和则天地平，天地平则元气正。先王以人之通于天也，于是养成群生。顺天德，使人乐其业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然后天瑞降，地符升，风雨时，草木茂遂。故颛顼唐虞不敢荒宁。其书曰：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。黎民于变时雍，命义和。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。敬授人时，和之得也。夏商之衰，桀纣昏暴，阴阳乖行。天地震怒，山川鬼神发妖见灾。疾疫大兴，终以灭亡，和之失也。迨周文武创业，诚信忠厚，加于百姓。故成康刑措四十余年，天人方和。而幽厉乱常，苛慝暴虐，诟黩天地，川泽沸崩，人用愁怨。其诗曰：昊天不惠，降此大戾，不先不后，为虐为瘵，顾不哀哉？近隋炀帝恃四海之富，凿渠决河，自伊洛属之扬州，疲生人之力，泄天地之藏。中国之难起，故身死人手，宗庙为墟，逆元气之理也。臣观祸乱之动，天人之际，先师之说，昭然著明，不可欺也。陛下含天地之德，日月之明，眇然远思，欲求太和，此伏羲氏所以为三皇首也。昔者天皇大帝，揽元符东封太山，然未建明堂，享上帝，使万世鸿业阙而不昭，殆留此盛德以发挥陛下哉？臣谓和元气，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睦人伦，舍此则无以为也。昔黄帝合宫，有虞总期，尧衢室，夏世室，皆所以调元气、治阴阳也。臣闻明堂有天地之制，阴阳之统，二十四气，八风十二月，四时五行，二十八宿，莫不率备。王者政失则灾，政顺则祥，臣愿陛下为唐恢万世之业，相国南郊，建明堂与天下更始。按周礼月令而成之月孟春乘鸾辂，驾苍龙，朝三公九卿大夫于青阳左个，负斧，冯玉几，听天下之政。躬藉田亲蚕以劝农桑。养三老五更以教孝悌，明讼恤狱以息淫刑。修文德以止干戈，察孝廉以除贪吏。后宫非妃嫔御女者出之，珠玉锦绣雕琢技巧无益者弃之，巫鬼淫祀荧惑于人者禁之。臣谓不数期，且见太平云。又言陛下方兴大化，而太学久废，堂皇埃芜。诗书不闻，明诏尚未及之。愚臣所以私恨也。太学者，政教之地也。君臣上下之取则也，俎豆揖让之所兴也。天子于此得贤臣焉。令委而不论，虽欲睦人伦，兴治纲，失之本而求之末，不可得也。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奈何为天下而轻礼乐哉？愿引胄子使归太学，国家之大务不可废已。后召见赐笔札中书省，令条上利害。子昂对三事：其一言九道出人使巡按天下，申黜陟，求人瘼，臣谓计有未尽也。且陛下发使，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忧勤之也，群臣知考绩而任之也。奸暴不逞，知将除之也。则莫如择仁可以恤孤，明可以振滞，刚不避疆御，智足以照奸者，然后以为使。故轩未动，而天下翘然待之矣。今使且未出，道路之人皆已指笑。欲望进贤下不肖，岂可得邪？宰相奉诏书，有遣使之名，无任使之实。使愈出，天下愈弊。徒令百姓治道路，送往迎来，不见其益也。臣愿陛下更选有威重风概为众推者，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礼礼之，谆谆戒敕所以出使之意，乃授以节。自京师及州县，登拔才良，求人瘼，宣布上意，令若家见而户晓。昔尧舜不下席而化天下，盖黜陟幽明能折衷者。陛下知难得人，则不如少出使，彼烦数而无益于化，是烹小鲜而数挠之矣。其二言刺史县令，政教之首，陛下布德泽，下诏书，必待刺史县令，谨宣而奉行之。不得其人，则委弃有司，挂墙屋耳。百姓安得知之？一州得才，刺史十万户赖其福，得不才，刺史十万户受其困。国家兴衰，在此职也。今吏部调县令，如补一尉。但计资考，不求贤良。有如不次用人，则天下嚣然相谤矣。狃于常而不变也，故庸人皆任县令，教化之陵迟顾不甚哉？其三言天下有危机，祸福因之而生。机静则有福，动则有祸。百姓安则乐生，不安则轻生者是也。今军旅之弊，夫妻不得安，父子不相养，五六年矣。自剑南尽河陇，山东由青徐曹汴，河北举沧瀛赵郑，或困水旱，或顿兵疫，死亡流离略尽。尚赖陛下悯其失职，凡兵戍调发，一切罢之。使人得妻子相见，父兄相保，可谓能静其机也。然臣恐将相有贪夷狄利以广地疆，武说陛下者，欲动其机。机动则祸构。宜修文德，去刑罚，劝农桑，以息疲民。蛮夷知中国有圣王，必累译至矣。于时吐蕃九姓叛，诏田扬名发金山道十姓兵讨之。十姓君长以三万骑战有功，遂请入朝，后责其尝不奉命。擅破回纥，不听。子昂上疏曰：国家能制十姓者，繇九姓强大臣伏中国。故势微弱，委命下吏。今九姓叛亡，北蕃丧乱，君长无主，回纥残破，碛北诸姓已非国有。欲掎角亡叛，唯金山诸蕃共为形势。有司乃以扬名擅破回纥，归十姓之罪，拒而遣还，不使入朝，恐非羁戎之长策也。夫戎有鸟兽心，亲之则顺，疑之则乱。今阻其善意，则十姓内无国家亲信之恩，外有回纥报仇之患。怀不自安，鸟骇狼顾，则河西诸蕃自此拒命矣。且夷狄相攻，中国之福。今回纥已破，既无可言。十姓非罪，又不当绝。罪止扬名，足以慰其酋领矣。近诏同城权置安北府，其地当碛南口，制匈奴之冲，常为剧镇。

三千一百三十四卷

臣顷闻碛北突厥之归者，已千馀帐，来者未止。甘州降户四千帐，亦置同城。今碛北丧乱荒馑之馀，无所存仰。陛下开府招纳，诚覆全戎狄之仁也。然同城本无储峙，而降附蕃落，不免寒饥更相劫掠。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，粟麦万斛，城孤兵少，降者日众。不加救恤，盗劫日多，夫人情以求生为急。今有粟麦牛羊，为之饵而不救其死，安得不为盗乎？盗兴则安北不全，甘凉以往，蹑以待陷，后为边患，祸未可量。是则诱之使乱，诲之使盗也。且夷狄代有雄杰与中国抗。有如勃起，招合遗散众将系兴，此国事大机不可失也。又谓河西诸州，军兴以来，公私储蓄，尤可嗟痛。凉州岁食六万斛，屯田所收，不能偿垦。陛下欲制河西定乱戎，此州空虚，未可动也。甘州所积四十万斛，观其山川，诚河西喉咽地。北当九姓，南逼吐蕃，奸回不测，伺我边罅。故甘州地广粟多，左右受敌，但户止三千，胜兵者少。屯田广夷，仓庾丰衍，瓜肃以西皆仰其乞军。一旬不往，士已枵饥，是河西之命系于甘州矣。且其四十余屯，水泉良沃，不待天时，岁取二十万斛。但人力寡乏，未尽垦发，异时吐蕃不敢东侵者，繇甘凉士马强盛以抗其入。今甘州积粟万计，兵少不足以制贼。若吐蕃敢大入，燔蓄谷，蹂诸屯，则河西诸州我何以守？宜益屯兵，外得以防盗，内得以营农，取数年之收，可饱士百万。则天兵所临，何求不得哉？其后吐蕃果入寇，终后世为边患最甚。后方谋开蜀山，由雅州道翦生羌，因以袭吐蕃。子昂上书以七验谏止之。后复召见。使论为政之要，适时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。子昂乃奏八科：一措刑，二官人，三知贤，四去疑，五招谏，六劝赏，七息兵，八安宗子。其大要谓今百度已备，但刑急纲密，非为政之要。凡大人初制天下，必有凶乱叛逆之人，为我驱除以明天诛。凶逆已灭，则顺人情，赦过宥罪。盖刑以禁乱，乱静而刑息，不为承平设也。太平之人乐德而恶刑。刑之所加，人必惨怛。故圣人贵措刑也。比大赦澡荡群罪，天下蒙庆，咸得自新。近日诏狱稍滋，拘捕支党，株蔓推穷，盖狱吏不识天意，以抵惨刻，诚宜广恺悌之道。赦法慎罚，省白诬冤，此太平安人之务也。官人惟贤，政所以治也。然君子小人各尚其类。若陛下好贤而不任，任而不能信，信而不能终，终而不赏，虽有贤人，终不肯至，又不肯劝。反是则天下之贤集矣。议者乃云贤不可知，人不易识。臣以为固易知，固易识。夫尚德行者无凶险，务公正者无邪朋。廉者憎贪，信者疾伪，智不为愚者谋，勇不为怯者死。犹鸾隼不接翼，董艸不共气。其理自然。何者以德并凶，势不相入；以正攻佞，势不相彳酋利；以廉劝贪，势不相售；以信质伪，势不相和。智者尚谋，愚者所不听；勇者徇死，怯者所不从。此趣向之反也。贤人未尝不思效用，顾无其类则难进。是以淹汨于时，诚能信任俊良，知左右有灼然贤行者，赐之尊爵厚禄。使以类相举，则天下之理得矣。陛下知得贤须任，今未能者。盖以常信任者不效，如裴炎，刘之，周思茂，骞味道，固蒙用矣，皆孤恩前死。以是陛下疑于信贤，臣固不然。昔人有以噎得病，乃欲绝食，不知食绝而身殒。贤人于国犹食在人，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餐；国不可以谬一贤而远正士，此神鉴所知也。圣人大德在能纳谏，太宗德参三王，而能容魏徵之直。今诚有敢谏骨鲠之臣，陛下广延顺纳以新盛德，则万世有述。臣闻劳臣不赏，不可劝功。死士不赏，不可劝勇。今或劝劳死难，名爵不及，偷荣尸禄，宠秩妄加。非所以表庸励行者也。愿表显徇节，励勉百僚。古之赏一人千万人悦者，盖云当也。今事之最大者，患兵甲岁兴，赋役不省，兴师十万则百万之家不得安业。自有事北狄于今十年，不闻中国之胜。以庸将御冗兵，徭役日广，兵甲日弊，愿审量损益，计利害势有不可，毋虚出兵，则人安矣。虺贼千纪，自取屠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灭，罪止魁逆，无复缘坐。宗室子弟，皆得更生。然臣愿陛下重晓慰之，使明知天子慈仁，下得自安。臣闻人情不能自明则疑，疑则惧，惧则罪生。惟赐恺悌之德，使居无过之地。俄迁右卫胄曹参军。后既称皇帝，改号周。子昂上周受命颂以媚悦后。虽数召见问政事，论亦详切，故奏闻辄罢。以母丧去官。服终擢右拾遗，子昂多病，居职不乐。会武攸宜讨契丹，置幕府，表子昂参谋。次渔阳，前军败，举军震恐，攸宜轻易无将略。子昂谏曰：陛下发天下兵以属大王，安危成败，在此一举。安可忽哉？今大王法制不立，如小儿戏。愿审智愚，量勇怯，度众寡，以长攻短，此刷耻之道也。夫按军尚威严，择亲信以虞不测，大王提重兵精甲，顿之境上。朱亥窃发之变，良可惧也。王能听愚计，分麾下万人为前驱。契丹小丑，指日可禽。攸宜以其儒者谢不纳。居数日复进计，攸宜怒徙署军曹。子昂知不合，不复言。圣历初，以父老表解官，归侍。诏以官供养，会父丧，庐冢次。每哀恸，闻者为出涕。县令段简贪暴，闻其富欲害子昂。家人纳钱二十万缗。简薄其赂，捕送狱中。子昂之见捕，自筮，卦成惊曰：天命不• ，吾殆死乎！果死狱中。年四十三。子昂性偏躁，然轻财好施。笃朋友，与陆馀庆，王无竞，房融，崔• 之，卢藏用，赵元最厚。唐兴文章承徐庾馀风，天下祖尚，子昂始变雅正。初为《感遇诗》三十八章。王适曰：是必为海内文宗。乃请交子昂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。大历中东川节度使李叔明为立旌德碑于梓州，而学堂至今犹存。子光复与赵元子少微相善，俱以文称。光终商州刺史，子易甫简甫皆位御史。董冲释音垲司亥切，高大央也。癯其俱切，瘠也。直乙切噍才笑切，嚼也。呼荒故切。邙谟郎切，北邙山名。墟丘于切，丘也。广会古外切，刍藁藏薄侯切，手鞠物也。瘵侧界切，病也。车酋夷周切，轻车狃女九切莫阝慕各切，县名。在河间碛七迹切，水中有石掎举绮切，偏引跷渠娇切。罅呼讶切，孔也。饣军音运，野饷。枵许娇切蹂忍九切，践也。狯古外切，狡也。喙许秽切。阪甫远切，坡阪。孱钅且山切，弱也。龟兹上祛尤，卜墙之切。榷古岳切莸夷周切，草也。讠幸许孟切，语。

【旧唐书】《列传》：陈子昂，梓州射洪人。家世豪富。子昂独苦节读书，尤善属文。初为《感遇诗》三十首，京兆司功王适见而惊曰：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。由是知名。举进士。会高宗崩，灵驾将还长安。子昂诣阙上书，盛陈东都形胜，可以安置山陵，关中旱俭，灵驾西行不便，曰：梓州射洪县草莽愚臣子昂谨顿首冒死，献书阙下：臣闻，明王不恶切直之言以纳忠，列士不惮死亡之诛以极谏，故有非常之策者，必待非常之时。有非常之时者，必待非常之主。然后危言正色，抗议直辞，赴汤镬而不回，至诛夷而无悔。岂徒欲诡伐夸俗，厌生乐死者哉？实以为杀身之害小，存国之利大，故审计定议而甘心焉！况乎得非常之时，遇非常之主，言必获用，死亦何惊？千载之迹，将不朽于今日矣。伏惟大行皇帝遗天下，弃群臣，万国震惊。百姓屠裂，陛下以克齐之圣，承宗庙之重，天下之望，• • 如也。莫不冀蒙圣化，以保馀年。太平之主将复于今日矣。况皇太后以文母之贤，叶轩宫之耀，军国大事，遗

三千一百三十四卷

诏决之。唐虞之际，于斯为盛矣。臣伏见诏书梓宫将迁出京师，銮舆亦欲陪幸，计非上策，智者失图。庙堂未闻骨鲠之谋，朝廷多有顺从之议。愚臣窃以为过矣。伏自思之，生逢圣世，日沐皇风，自顶至踵，莫非亭育，不能历丹凤，抵濯龙，北望玉阶，东面金屋，抗音而正谏者，圣王之罪人也。所以不顾万死乞陈一言，愿蒙听览，甘就鼎镬，伏惟陛下察之。臣闻，秦据咸阳之时，汉都长安之日，山河为固，天下服矣。然犹北假胡苑之利，南资巴蜀之饶。自渭入河，转关东之粟，沙绝汉，致山西之宝。然后削平天下，弹压诸侯，长辔利策，横制宇宙。今则不然。燕代迫匈奴之侵，巴陇婴吐蕃之患，西蜀疲耗，千里嬴粮。北国丁男，十五乘塞，岁月奔命，其弊奚堪。秦之首尾，今为阙矣。即所馀者，独三辅之间耳。顷遭荒馑，人被荐饥，自河而西，无非赤地。循陇已北，罕逢青草。父兄转徙，妻子流离，委家丧业，膏原润莽，此朝廷之所备知也。赖以宗庙神灵，皇天悔祸，去岁薄稔，前秋稍登。使羸饿之馀，得保沉命，天下幸甚，可谓厚矣。然则流人未返，田野尚芜，白骨纵横，阡陌无主。至于蓄积，犹可哀伤。陛下不料其难，贵从先意，遂欲长驱大驾，按节秦京。千乘万骑，何方取给？况山陵初制，穿复未央，土木工匠，必资徒役。今欲率疲弊之众，与数万之军，徵发近畿，鞭扑羸老，凿山载石，驱以就功。春作无时，秋成绝望，凋瘵遗噍，再罹饥苦。傥不堪其弊，有一逋逃。子来之颂，将何以述？亦宗庙之机，不可不深图也。况国无兼岁之储，家鲜匝时之蓄，一旬不雨，犹可深忧。忽加水旱，人何以济？陛下不深察始终，独违群议，臣恐三辅之弊，不止如前日矣。且天子以四海为家，圣人包六合为宇，历观邃古以至于今，何尝不以三王为仁，五帝为圣？故虽周公制作，夫子著明，莫不祖述尧舜。宪章文武，为百王之鸿烈，作千载之雄图。然而舜死陟方，葬苍梧而不，禹会群后，殁稽山而永终。岂其爱蛮夷之乡，而鄙中国哉？实将欲示圣人之无外也。故能使坟籍以为美谈，帝王以为高范。况我巍巍大圣，轹帝登皇，日月所照，莫不率俾。何独秦丰之地可置山陵，河洛之都不堪园寝。陛下岂不察之？愚臣窃为陛下惜也。且景山崇丽，秀冠群峰，北对嵩邙，西望汝海，居祝融之故地，连太昊之遗墟。帝王图迹，纵横左右，园陵之美，复何加焉？陛下曾未察之，谓其不可。愚臣鄙见，良足尚矣。况缠涧之中，天地交会，北有太行之险，南有宛叶之饶。东压江淮，食湖淮之利；西驰崤渑，据关河之宝。以聪明之主，养纯粹之人，天下和平，恭己正南而已。陛下不思缠洛之壮观，关陇之荒芜，乃欲弃太山之安，履焦原之险，忘神器之太宝，徇曾闵之小节，愚臣暗昧以为甚也。陛下何不览争臣之策，采行路之谣？谘谟太后，平章宰辅，使苍生之望知有所安。天下岂不幸甚？昔者平王迁周，光武居洛，山陵寝庙，不在东京，宗社坟茔，并居西土。然而春秋美为始王，汉书载为代祖，岂其不愿孝哉？何圣贤褒贬于斯滥矣？实以时有不可，事有必然，盖欲遗小存大，去祸归福，圣人所以贵也。夫小不忍，乱大谋，仲尼之至诫，愿陛下察之。若以臣愚不用，朝议遂行，臣恐关陇之忧未时休也。臣又闻太原蓄巨万之仓，洛口积天下之粟，国家之资，斯为大矣。今欲舍而不顾，背以长驱，使有识惊嗟，天下失望，傥鼠窃狗盗，万一不图，西入陕州之郊，东犯武牢之镇，盗敖仓一杯之粟，陛下何以遏之？此天下之至械，不可不深料也。虽则盗未旋踵，诛刑已及，灭其九族，焚其妻子，泣辜虽恨，将何及焉？故曰：先谋后事者逸，先事后谋者失。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，斯言岂徒设也。固愿陛下念之。则天召见，奇其对，拜麟台正字。则天将事雅州讨生羌。子昂上书曰：麟台正字臣子昂，昧死上言：臣闻道路云，国家欲开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蜀山，自雅州道入，讨生羌因以袭击吐蕃。执事者不审图其利害，遂发梁凤巴蜒兵以徇之。臣愚以为西蜀之祸自此结矣。臣闻乱生必由于怨。雅州边羌，自国初已来，未尝一日为盗。今一旦无罪受戮，其怨必甚。怨甚惧诛，必蜂骇西山，西山盗起，则蜀之边邑，不得不连兵备守。兵久不解，则蜀之祸构矣。昔后汉末西京丧败，盖由此诸羌，此一事也。且臣闻吐蕃桀黠之虏，君长相信而多奸谋，自敢抗天诛，迩来向二十馀载。大战则大胜，小战则小胜，未尝败一队，亡一夫，国家往以薛仁贵郭待封为武之将。屠十万众于太非之川，一甲不返。又以李敬玄刘审礼为廊庙之器，辱十八万众于青海之泽，身囚虏庭。是时精甲勇士，势如云雷，然竟不能擒一戎，酋或一丑。至今而关陇为空，今乃欲以李处一为将，驱憔悴之兵，将袭吐蕃，臣窃忧之，而为此虏所笑，此二事也。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，则蜀昔时不通中国。秦惠王欲帝天下，而并诸侯，以为不兼具宗，不取蜀，势未可举。乃用张仪计，饰美女，谲金牛，因间以啖蜀侯。蜀侯果贪其利，使五丁力士凿通谷。栈褒斜，置道于秦，自是险阻不关，山谷不闭，张仪蹑踵乘便，纵兵大破之。蜀侯诛，具宗邑灭，至今蜀为中州。是贪利而亡，此三事也。且臣闻吐蕃羯虏，爱蜀之珍富，欲盗之久有日矣。然其势不能举者，徒以山川阻绝，障隘不通，此其所以顿饿狼之喙，而不得侵食也。今国家乃乱边羌，开隘道，使其收奔亡之种为向导以攻边。是乃借寇兵而为贼除道，举全蜀以遗之，此四事也。臣窃观蜀之西南一都会，国家之宝库，天下珍货聚出其中。又人富粟多，顺江而下，可以兼济中国。今执事者，乃图侥幸之利，悉以委事西羌。得西羌，地不足以稼穑，财不足以富国，徒杀无辜之众，以伤陛下之仁。糜费随之，无益圣德，又况侥幸之利，未可图哉！此五事也。夫蜀之所宝恃险者也，人之所安无役者也。今国家乃开其险，役其人，险开则便寇。人役则伤财，臣恐未见羌戎，已有奸盗在其中矣。往年益州长史李崇真，图此奸利，传檄称吐蕃欲寇松州。遂使国家盛军师大转饷以备之。未二三年，巴蜀二十馀州骚然大弊，竟不见吐蕃之面，而崇真赃钱已计巨万矣。蜀人残破，几不堪命，此之近事，犹在人口。陛下所亲知，臣愚意者不有奸臣欲图此利，复以生羌为计者哉？此六事也。且蜀人• 劣，不习兵战，一虏持矛，百人莫敢当。又山川阻旷，去中夏精兵处远。今国家若击西羌，掩吐蕃，遂能破灭其国，奴虏其人，使其君长系首北阙，计亦可矣。若不到如此臣方见蜀之边陲不可守，而为羌夷所横暴。昔辛有见被发而祭伊川者，以为不出百年，此其为戎。臣恐不及百年，而蜀为戎，此七事也。且国家近者有废安北拔单于，弃龟兹，放疏勒，天下翕然谓之盛德。所以者何？盖以陛

三千一百三十四卷

下务在仁，不在广，务在养，不在杀，将以此息边鄙，休甲兵，行三皇五帝之事者也。今又徇贪夫之议，谋动兵戈，将诛无罪之戎，而遗全蜀之患，将何以令天下乎？此愚臣所以不甚悟者也。况当今山东饥，关陇弊，历岁枯旱，人有流亡。诚是圣人宁静思和天人之时，不可动甲兵，兴大役以自生乱。臣又流闻西军失守，北军不利，边人忙动，情有不安。今又复驱此兵投之不测。臣闻自古亡国破家，未尝不由黩兵。今小人议夷狄之利，非帝王之至德也。又况弊中夏哉？臣闻，古之善为天下者，计大而不计小，务德而不务刑，图其安则思其危，谋其利则虑其害，然后能长享福禄，伏愿陛下孰计之。再转右拾遗，数上疏陈事。词皆典美，时有同州下人徐元庆父为县尉赵师韫所杀，后师韫为御史。元庆变姓名于驿家佣力，候师韫手刃杀之。议者以元庆孝烈，欲舍其罪。子昂建议以为国法专杀者死，元庆宜正国法，然后旌其闾墓，以褒其孝义可也。当时议者咸以子昂为是。俄授麟台正字，武攸宜统军北讨契丹，以子昂为管记。军中文翰皆委之。子昂父在乡，为县令段简所辱。子昂闻之，遽还乡里。简乃因事收系狱中，忧愤而卒。时年四十馀。子昂偏躁，无威仪，然文词宏丽，甚为当时所重。有集十卷。友人黄门侍郎卢藏用为之序，盛行于代。

【文苑英华】：唐卢藏用撰陈氏别传　陈子昂字伯玉，梓州射洪县人也。本居颍川，四世祖方庆得墨翟秘书。隐于武东山，子孙家焉。世为豪族，父元敬瑰伟倜傥，年二十以豪侠闻。属乡人阻饥，一朝散万钟之粟而不求报。于是远近归之，若龟鱼之赴渊也。以明经擢第，授文林郎。因究览坟籍，居家园以求其志，饵地骨炼云膏四十馀年。嗣子子昂奇杰过人，姿状岳立，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。至年十七八未知书。尝从博徒入乡学，慨然立志。因谢绝门客，专精坟典。数年之间，经史百家罔不该览。尤善属文，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。初为诗，幽人王适见而惊曰：此子必为文宗矣。年二十一始东入咸京，游太学，历诋群公，都邑靡然属目矣。由是为远近所籍甚。以进士对策高第。属唐高宗大帝崩于洛阳宫，灵驾将西归，子昂乃献书阙下。时皇上以太后居摄，览其书而壮之，召见问状。子昂貌寝寡援，然言王霸大略，君臣之际，甚慷慨焉。上壮其言而未深知也。乃敕曰：梓州人陈子昂，地籍英灵，文称伟晔，拜麟台正字。时洛中传写其书，市肆闾巷吟讽相属。乃至转相货鬻，飞驰远迩。秩满随常牒补右卫曹。上数召问政事，言多切直。书奏辄罢之，以继母忧解。服阕拜右拾遗。子昂晚爱黄老言，尤耽味易象。往往精诣，在职默然不乐，私有才卦冠之意。属契丹以营州叛，建安郡王攸宜亲总戎律，台阁英妙，皆署在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军麾。时敕子昂参谋帷幕。军次渔阳，前军王孝杰等相次陷没。三军震，子昂进谏曰：主上应天顺人，百蛮向化。契丹小丑，敢谋乱常，天意将空东北之隅以资中国也。大王以元老懿亲，威略迈世，受律庙堂，吊人问罪，具精甲百万以临蓟门。运海陵之仓，驰陇山之马，积南方之甲，发西山之雄，倾天下以事一隅。此由举太山而压卵，建瓴破竹之势也。然而张玄遇，王孝杰等，不谨师律，授首虏庭，由此长寇威而殆战士。夫寇威长，则难以争锋。战士殆，则无以制变。今败军之后天下侧耳草野，倾听国政。今大王冲谦退让，法制不申，每事同前，何以统众？前如儿戏，后如儿戏，岂徒为贼所轻？亦生天下奸雄之心。圣人威制六合，故用声尔。非能家至户到，然后可服。况兵贵先声，今发半天下兵以属王，安危成败，在百日之内，何可轻以为寻常？大王若听愚计，即可行；若不听，必无功矣。须其成功报国，可欲送身误国耶！伏乞审听，请尽至忠之言。凡事须先比量智愚众寡，勇怯强弱，部校将帅之势，然可合战求利，以长攻短。今皆同前，不量力，又不简练，暗马丘乌合，败后怯兵，而欲讨贼，何由取胜？仆一愚夫犹言不可，况奸贼胜气十倍，未可当也！且统众御奸，须有法制亲信，若单独一身，则朱亥金槌有窃发之势，不可不畏。人有负琬琰之宝行于途，必被劫贼。何者？为宝重人爱之。今大王位重，又拥半天下兵，岂直琬琰而已？天下利器不可一失，失即后有圣智之力，难为功也。故愿大王于此决策，非小让儿戏可了。若此不用忠信，则至时机已失，机与时一失，不可再得。愿大王熟察。大王诚能听愚计，乞分麾下万人以为前马丘，则王之功可立也。建安方求斗士，以子昂素是书生，谢而不纳。子昂体弱多疾，感激忠义，尝欲奋身以答国士。自以官在近侍，又参预军谋，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。他日又进谏，言甚切至。建安谢绝之，乃署以军曹。子昂知不合，因箝默下列，但兼掌书记而已。因登蓟北楼，感昔乐生燕昭之事，赋诗数百，乃泫然流涕而歌曰：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苍然而涕下。时人莫之知也。及军罢以父老表乞罢职归侍，天子优之，听带官取给而归。遂于射洪西山构茅宇数十间，种树采药以为养。恨国史芜杂，乃自汉孝武之后以迄于唐为后史记，纲纪粗立，笔削未终，钟文林府君忧其中废。子昂性至孝，哀号柴毁，气息不逮。属本县令段简贪暴残忍，闻其家有财，乃附会文法将欲害之。子昂荒惧使家人纳钱二十万，而简意未已。数舆与曳就吏，子昂素羸疾，又哀毁，杖不能起，外迫苛政，自度气力恐不全，因命蓍自筮，卦成仰而号曰：天命不• ，吾其死矣。于是遂绝。年四十二。子昂有天下大名而不以矜人，刚断强毅而未尝忤物，好施轻财而不求报。性不饮酒，至于契情会理，兀然而醉。工为文而不好作，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。时人不知之也。尤重交友之分，意气一合，虽白刃不可夺也。友人赵贞固，凤阁舍人陆余庆，殿中侍御史王无竞，亳州长史房宁融，右史崔• 之，处士太原郭袭徵，道人史怀一，皆笃岁寒之交，与藏用游耳久。饱于其论，故其事可得而述也。其文章散落多得之于人口。今所存者十卷。尝著江上丈人论，将磅礴机化而与造物者游。遭家难，亡之荆州仓曹槐里马择日。择昔从父友王适，获陈君，欣然忘我幼龄矣。榆关之役君筹其谋戎安，累年不接晤语。圣历初君归宁旧山，有挂冠之志。予怀役南游，遘兹欢甚。幽林清泉，醉歌弦咏，周览所记，倏偏岷峨。予旋未几，陈君将化。悲夫，言绝道冥杳然若丧之儿，延陵心许而彼已亡。天丧斯文。我恨何及！君故人范阳卢藏用集其遗文为序传。识者称其实录。呜呼！陈君为不亡矣。遂为赞曰：岷山导江，回薄万里。浩瀚鸿溶，东注沧海。灵光氛氲，上薄紫云。其瑰宝所育，则生异人。于

三千一百三十四卷

戏，才可兼济屈而不伸，行通神明，困于庸竖，予曰道之将丧也。命矣夫！

【唐才子传】：子昂开耀二年许旦榜进士。初年十八时未知书，以富家子，任侠尚气弋博。后入乡校感悔，即于州东南金华山观读书。痛自修饰，精究坟典，耽爱黄老易象。光宅元年诣阙上书，陈灵驾入京召见，武后奇其才，遂拜麟台正字。令云：地藉英华，文称[日书]晔，累迁拾遗。凡所著论，世以为法，诗调尤工。尝劝后兴明堂太学以调元气。与游英俊，多秉权衡。柳公权评曰：能极著述，克备比兴，唐兴以来子昂而已。有集十卷今传。呜呼！古来材大或难为用，象以有齿，卒焚其身。信哉子昂之谓欤？

【潼川志】：陈子昂字伯玉，潼川志射洪人。其先居新城。隋大业初废梓州置新城郡盖居州城也垂拱初，诏问群臣调元气当以何道？子昂因上书劝后兴明堂太学，后召见令条上利害。子昂上疏以为朝廷遣使巡察四方，不可任非其人。及刺史县令不可不择，比年百姓疲于军旅，不可不安。其略曰：夫使不择人，则黜陟不明。刑罚不中，朋党者进，正直者退。谚曰：欲知其人，观其所使，不可不谨也。又曰：宰相陛下之腹心，刺史县令陛下之手足，未有无腹心手足而能独理者。又曰：天下有危机，祸福因之而生。机静则有福，机动则有祸。百姓安则乐其生，不安则轻其死。轻其死则无所不至，祆逆乘攸天下乱矣。隋炀帝不知天下有危机，而信贪佞之臣，冀收夷狄之利，卒以灭亡。其为殷鉴，岂不大哉？擢右拾遗。子昂多病不乐，居职，会曹仁师等讨契丹败绩。制发天下囚奴以武攸宜为大总管讨之。子昂为攸宜府参谋，上疏曰：恩制免天下罪人，及募诸色奴充兵讨击契丹。此捷急之计，非天子之兵。且比来刑狱久清，罪人全少。奴多怯弱，不惯征行。纵募集未可用，况天下忠臣勇士，万分未用其一？契丹小孽，假命待诛，何劳免罪赎奴，损国大体？臣恐此策不可威示天下。大历中东川节度使李叔明为立旌德碑于梓州金华山读书台，至今犹存。有文集十卷传于世。子光亦以文称，终商州刺史。子易甫简甫，皆位御史。唐史臣赞云：子昂说武后兴明堂太学，其言甚高。然后窃威柄，诛大臣宗室，协逼长君而夺之权。子昂乃以王者之术勉之。卒为妇人讪侮不用，可谓荐圭璧于房闼，以脂泽漫之也！瞽者不见泰山，聋者不闻震霆，子昂之言其聋瞽欤？杜少陵诗云：有才继骚雅，哲匠不比肩。公生杨马后，名与日月悬。韩昌黎云：国朝盛文章，子昂始高蹈。《卢藏用序拾遗文集》云：子昂崛起江汉，虎视亟夏，卓立千古。横制颓波，天下翕然质文一变。盖宋齐以后浮靡之文，自子昂始大变矣。然子昂官拾遗以父老乞归待诏以官供养，后顾待未衰也。及家居执丧，而一县令能捕系致之死。岂当时县令之权，足以杀天子侍臣而无畏忌耶？唐沈亚之有《答郑使君书》云：天后时乔知之，陈子昂受命通西北两塞还无酬劳。然乔死于谗，陈死于枉，皆由武。三思嫉怒，一则夺其妓妾以加憾，一则疑其排摈以为累，阴令桑梓之宰拉辱之。皆死于非命。则杀子昂者乃三思，非段简也。三思奸乱残忍，志在窃国柄，败李氏。子昂前后进言欲察诬告，缓诏狱，抚宗室。三思疑其排摈，阴令简杀之。史虽轶其事，而理有必然者。然夺妓妾以加憾，乃承嗣而指为。三思何也？嘉• 中文与可作拾遗亭记云：被诏校唐书新本见史臣第伯玉与传奕吕才同传，谓伯玉以王者之术，说武后故贬之。甚哉不探伯

玉为政理书之深意也。彼缘事警奸，立文矫，伯玉之言有味于中矣。传吕好历数方技之书，但能略顾大体，颛务记览以济其末学，讵可引伯玉为之等夷耶？当时尝具疏于朝以辩伯玉之不然。会际外官不果。叠是数者观之。拾遗生死皆有遗恨矣。杨• 甫跋拾遗感遇诗云，按感遇之目梁《昭明文选》，及唐吴兢《乐府古题》皆无见。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惟郭代公有《感遇诗》留通泉。陈郭同武后时人，而郭逮事明皇后死。则陈固先达，郭之诗必祖述陈公之为，非陈之诗蹈袭代公之目也。老杜既称其忠义，韩文公复以高蹈韪之。监察御史赵儋撰大唐剑南东州节度观察处置等，使户部尚书兼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鲜于公，为故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。公讳子昂，字伯玉，梓州射洪县人也。其先居于颍川，高祖方庆，好道得墨子五行秘书。白虎七变，隐于郡武东山。子孙因家焉。生曾祖汤，汤为郡主簿，汤生祖通，通早卒。生父辩为郡豪杰，辩生元敬，瑰伟倜傥，弱冠以豪侠简，属乡人阻饥，一朝散粟万斛以赈贫者，而不求报。年二十二乡贡明经擢第，拜文林郎，属青龙末，天后居摄，遂山栖饵木殆十八年。玄图大象无不达。尝拟张平子风鉴比郭林宗，即文林元子也。英杰过人，强学冠世。诗可以讽，笔可以削，人罕双全。我能兼有？年二十四，文明元年，进士射策高第。其年高宗崩于洛阳宫，灵驾将西归于乾陵。公乃献书阙下，天后览其书而壮之，召见金华殿。因言霸王大略，君臣明道，拜麟台正字。由是海内词人，靡然向风，乃谓司马相如杨子云复起于岷之间矣。秩满补右卫曹，每上疏言政事，词旨切直，因而解罢。稍迁右拾遗，属契丹以营州叛，建安郡王武攸宜亲总戎律，特诏左补阙属之，知及公参谋帏幕。军次渔阳，前军王孝杰等相次陷没。三军震，公乃进谏感激忠义，料敌决策，请分麾下万人以为前马丘。奋不顾身，上报于建安愎谏礼谢绝之。但署以军曹掌记而已。公知不合，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，赋诗而流涕。及军罢以父年老丧乞归侍。至数月文林卒。公至性纯孝，遂庐墓侧杖而后起，柴毁灭性，天下之人莫不伤叹。年四十有二葬于射洪独坐山。有《正声集》十卷著于代。友人黄门侍郎范阳庐藏用为之序。以为文章道丧五百年得陈君焉！由是太仲之词纸贵天下矣。有子二人并进士及第。长曰光，官至膳部郎中，商州刺史；仲曰非，历河东蓝田长安三尉卒官。光有二子，其长曰易甫，监察御史，次曰简甫，殿中侍御史。非生三子长曰灵甫，次曰兢甫，众甫，皆守绪业，有名于代。剑南东川节度使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鲜公自受分阃之征也。初年谋始立法，二年人富知教，三年鲁变于道，乃谓幕宾曰：陈文林散粟万斛以赈乡人，得非司城子罕贷而不书乎？拾遗之文，四海之内，家藏一本。得非藏文仲立殁而不朽乎？于戏陈君道可以济天下，而命不通于天下，才可以致尧舜，而运不合于尧舜，悲夫！昔孔文举为郑玄署通门，蔡伯喈为陈实立大丘颂，异代思贤之意也。况陈君颜闵之行，管乐之材，而守牧之臣久阙旌表何哉？爰命来学，第叙丰碑，厥后来者是则是效。其颂曰：有妫之后，封于陈国。根深苗长，世载明德。文林大器，质非雕刻。学术钩深，风鉴诣极。代公耿光，乔玄藻识。施不求报，退身自默。岷岷降灵，拾遗挺生。气总三象，秀发五行。才同

三千一百三十四卷

入室，学匪猎精。明明天后，群龙效庭。矫矫长离，轩飞梁益。封章屡抗，矢陈刑辞。匪君伊顺，惟鳞是逆。九德未行，三命惟惕。帝命建安，远征不伏。咨公幕画，骋此骥足。唯王玩兵，愎谏违卜。忠言不纳，前军欲覆。遂登蓟楼，冀写我忧。大运茫茫，天地悠悠。沙麓气冲，太阴光流。义士食薇，人谁造周。表辞右省，来归温清。如何风树，不宁不令。庐墓之侧，柴毁灭性。管辂之才，管辂之命。惟国不幸，非君之病。我鲜于公，中肃恭懿。光明不融，为君颂德。穆如清风，日月运安。江汉流东，不闭其文，永昭文雄。嗟乎！道不可合，运不可谐。遂放言于感遇，亦阮公之咏怀。已而已而！陈公之微意在斯。

【唐陈拾遗书】：应天广运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陛下· 统之九载。威加政和，风淳俗厚。冬十月诏天下牧守修前代圣帝功臣贤士陵墓之毁圮者，斯以崇至仁而修阙典也。化为异物者，尚藻饰之。縻之好爵者，则亭毒之恩可见矣。延谓权典是州，亦奉斯命。由是不俟驾而按其部至独坐山前过有唐故右拾遗陈君之坟。嘻！文集之中，尝饱其词学志气矣。下马一奠，能不凄然！因赋恶诗一章以吊之。曰： 鬼逐东流水， 坟依独坐山。时同官及僚属攻文者甚有继和。封树茂，不劳增筑而加植也。故节度使鲜于公所立之碑。苔藓侵剥，文字磨灭。因徵旧本命良工重勒于石。岂只显此公之懿行，之欲副吾君褒贤之云尔？开宝戊辰岁十二月十五日，推诚保节，翊戴功臣。静江军节度观察留后，光禄大夫捡校太傅知梓州军州事，兼御史大夫上柱国，大原郡开国侯，食邑一千三户，郭延谓撰。今更录唐代诸贤祭文，及过学堂览文集诗于碑阴。

【唐宋名贤确论】：卢藏用曰：昔孔宣父以天纵之才自卫返鲁，乃删诗书，述易道，而作《春秋》。数千百年，文章粲然可观者也。孔子殁，二百岁而骚人作，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。汉兴二百年，贾谊马融为人杰，宪章礼乐，有老成人之风，长卿，子云之俦，瑰诡万变，亦奇特之士也。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于流辞而显。其后班马崔蔡曹刘潘陆随波而作，虽大雅不足，然其遗风馀烈尚有典刑。宋齐已来，尽憔悴逶迤，陵颓流靡。至于徐庾，天之将丧斯文也。后进之士若上官仪者继踵而生，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。易曰：物不可以终否，故受之以泰。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，君讳子昂，字伯玉，蜀人也。崛起江汉，虎视亟夏，卓立千古，横制颓波，天下翕然质文一变。非夫岷峨之精，巫庐之灵，则何以生此？故有谏诤之辞，则为政之先也。昭夷之碣，则议论之当也。国殇之文，则大雅之怨也。徐君之议，则刑礼之中也。至于感激顿挫，微显阐幽，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，则感遇之篇存焉。观其逸足，方将搏扶摇而凌泰清，猎遗风而薄嵩岱。吾见其进，未见其十六日又览《陈拾遗文集》，东川观察判官长沙刘蜕已下皆是：中好事人，家藏君十轴。余来多暇日，借得昼夜读。意气高于头，冰霜冷人腹。就中大雅篇，日日吟不足。生遇明皇帝，君臣竟不识，沉淹死下位，我辈更莫卜。射洪客来说，露碑今已踣。剜存火半，势欲入沟渎。寓书托宰君，请为试摩拭。树之四达地，覆碑高作屋。愤君死后名，再依泥沙辱。世路重富贵，婉娩好眉目。文学如君辈，安得足衣食？不死横路渠，为幸已多福。我有平生心，摧残不局促。揖君盛年名，万钟何足禄？量长复校短，凫胫不愿续。悲君泪垂颐，云山空蜀国。

永乐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二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陈

陈 造

【容斋三笔】：陈，字季常，公弼之子，居于黄州之岐亭，自称龙丘先生。又曰，方山子。好宾客，喜畜声妓。然其妻柳氏绝凶妒，东坡有诗云：龙丘居士亦可怜，谈空说有夜不眠。忽闻河东狮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。河东狮子指柳氏也。坡又尝醉中与季常书云：一绝乞秀英君。想是其妾小字。黄鲁直元• 中，有与季常简曰：审柳夫人时须医药，今已安平否？公暮年来，想渐求清净之乐。姬媵无新进矣。柳夫人此何所念以致疾邪？又一帖云：承谕老境情味，法当如此。所苦既不妨，游观山川，自可损药石调护起居饮食而已。河东夫人亦能哀怜老夫，一任放不解事邪？则柳氏之妒名，固彰著于外。是以二公皆言之云。

【元一统志】：陈，字季常，本眉人。陈公弼之子。寓居于黄之岐亭。号龙丘子。苏轼谪居，与之往来唱和。东坡有《方山子传》。

【黄州府志】：季常，号龙丘居士。元丰三年，东坡谪黄州，至岐亭。有白马青盖来迎，乃故人陈也。留五日赋诗而别。

【宋苏东坡集】：方山子传方山子光，黄间隐人也。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，闾里侠皆宗之。稍壮折节读书，欲以此驰骋当世。然不遇。晚乃遁于光黄间曰：岐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。弃车马，毁冠服，徒步往来山中。人莫识也。见其所著帽方耸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乎，因谓之方山子，余谪居于黄，过岐亭适见焉。呜呼！吾故人陈季常也，何为而在此？方山子亦矍然，问余所以至此者，余告之，故俯而不答。仰而答，呼余宿其家，环堵萧然。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。余既耸然异之。独念方山子，少时使酒好剑，用财如粪土。前

十九年，余在岐下见方山子从两骑，挟二矢游西山。鹊起于前，使骑逐而射之不获。方山子怒马独出，一发得之。因与余马上论用兵，及古今成败，自谓一世豪上。今几时耳，精悍之色，犹见于眉间。而岂山中之人哉？然方山子世有勋阀，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。今已显闻，而其家在洛阳，洛宅壮丽与公侯等，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，亦足以富乐。皆弃不取，独来穷山中，此岂无得而然哉？余闻光黄间多异人，往往阳狂垢，不可得而见。方山子傥见之与？

【姓氏遥华】：季常，号龙丘居士。自洛之蜀，以骏马载二妹。遇溪山佳处，留数日。卜居黄冈北，称静庵。子瞻赠《临江仙》：细马远驱双侍女，青巾玉带红靴。溪山好处便

三千一百四十二卷

为家，谁知巴峡路，得见洛阳花。回旋落英飞玉芷。人间春日迟斜。十年不见紫云车，龙丘新洞府，[专杏]鼎旧丹砂。

陈知雄

【宋毕西台集】：陈水部墓志铭。君讳知雄，字守柔。陈氏故右正议大夫致仕述古之子。故太子太师致仕郑国文惠公尧佐之孙。故左谏议大夫赠太师尚书令秦国公省华之曾孙也。世为蜀君阆中人，后徙郑，今为郑人。君年十五，以文惠公恩守将作监主簿。累迁光禄寺丞。为人博文强记，倜傥任气节。喜周人急。其仕官不畏强御，日与上官辨是非，必得当而后止，上官多不悦者。人或告之，君自若。初监河南府酒税，次监信州盐酒税。竟以为上官办事，为所中伤而废。其年未三十也。君一废四十年。治平中以神宗皇帝即位，恩授检校水部员外郎、濮州团练副使。可以复仕矣，而遂不仕。其居闾里，日饮酒为诗篇治宅种田，油然自得。出入游纵，讥谯笑谑，虽老不衰。尝大病几死，人以为自此衰矣。而病已如故。人问之，君曰：它人病者忧死，病而有忧，所以益病且衰也。我病即待死耳，不忧故不衰。知者以为名言。君年六十有九，正议公尚无恙。往来蔡郑之间，白首问安人皆叹息焉。其后正议公薨，君持丧居郑里。至元• 八年，君年七十有一，平居无事，遂卒，实七月一日也。娶张氏，故翰林院学士复之女孙，故内殿崇班成之。女男三人：长曰复，前河南府永宁县尉；次曰某，次曰某。女三人：长适右通直郎辛发直次适进士介瑜，次未嫁。卜以某年日月葬公于怀忠乡。某里某原，其子复乞铭于东平毕某。某之外祖赠金紫光禄大夫。陈师古，即正议公之从凡，君于某母党也。其可不铭？铭曰：噫守柔公相孙。强其志，屯其身。仕一跌，不复论。年虽老，气益振。所好义，且多闻。人从游，日谆谆。今已矣，嗟外门，犹有待，观后昆。

陈太素

【宋史】：列传太素，字仲华，河南缑氏人。中进士第。尝为大理评断官。又入审刑为详议官。权大理少卿，又判大理寺，任刑法二十馀年。朝廷有大狱疑，必召与议。太素为推原人情，以传法意，众皆释然，自以为不及。虽号明习法令，然所论建，亦或有不中。每临案牍至忘寝食，大寒暑不变。子弟或止之，答曰：囹圄之苦，岂不甚于我也？历知江阴军兖州明州有治迹，如在大理尔。疾数求罢执政以为任职，弗许，累官至尚书兵部郎中。卒。太素家行修治，尤喜论刑名，常以为有司议法。当据[寸处]直断，不可求曲法。求曲法，所以乱也。同时有马寻者，须城人，举毛诗学究，累判大理寺，以明习法律称。历提点两

浙陕西刑狱，广东淮南两浙转运使，知湖、抚、汝、襄、洪、宣、邓、滑八州。襄州饥，人或群入富家掠粟。狱吏鞫以强盗，寻曰：此脱死耳，其情与强盗异，奏得减死。论著为例，终司农卿。又有杜曾者，濮州人，为吏号知法。尝言国朝因唐大中制。故杀人虽已伤未死，已死更生，皆论如已杀。大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。先王不易之典律，虽谋杀已伤则绞，盖甚其处心积虑阴置贼害尔至于故杀。初无杀意，须其已死，乃有杀名。苟无杀名而用杀法，则与谋杀孰辨？自大中之制行，不知杀几何人矣，请格勿用。又言：近臣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赦令，杀人已伤未死者，皆得原减。非律意请伤者，从律保辜法。死限内者，论如已杀伤勿赦，皆著为令。

【宋胡文恭公集】：陈太素等至中舍海词。敕具官某等，朕以季秋吉辰，涓诚孝飨。荐鬯之夕，休气熏蒸而祠官祝厘，归福于朕。思与九服之士，同均百顺之贶。以明乾施之普，无不周也。以尔等交修士矩，参服王官。或专握守符，或别抗。斋祠之恪，述职于外。有缮治贡助之勤，议劳则均覃赏，维等用进尔茂秩，往虔我恩。

陈师道

【宋史】：文苑传　师道，字履常，一字无已，彭城人，少而好学苦志。年十六，蚤以文谒曾巩，巩一见奇之，许其以文著，时人未之知也，留受业。熙宁中，王氏经学盛行，师道心非其说，遂绝意进取，巩典五朝史事，得自择其属，朝廷以白衣难之。元佑初，苏轼傅尧俞孙觉荐其文行，起为徐州教授，又用梁焘荐为太学博士。言者谓在官尝越境，出南京见轼，改教授颍州。又论其进非科第，罢归，调彭泽令，不赴。家素贫，或经日不炊。妻子愠，见弗恤也。久之，召为秘书省正字，卒年四十九，友人邹浩买棺[僉欠]之。师道高介有节，安贫乐道，于诸经尤邃诗礼，为文精深雅奥，喜作诗，自云学黄庭坚。至其高处，或谓过之，然小不中意，辄焚去，今存者财十一。世徒喜诵其诗文，至君奥学至行，或莫之闻也。尝铭黄楼，曾子固谓如秦石。初游京师年，未尝一至贵人之门。傅尧俞欲识之，先以问秦观，观曰：是人非持刺字颜色，伺候乎公卿之门者，殆难致也。尧俞曰：非所望也吾将见之。惧其不吾见也，子能介于陈君乎？知其贫，怀金欲为[个鬼]。比至，听其论议，益敬畏不敢出。章在枢府，将荐于朝。亦属观，延致师道，答曰：辱书论以章公见屈年德，以礼见招，不佞何以得此，岂侯尝欺之邪。公卿不下士尚矣，乃特见于今，而亲于其身，幸孰大焉，愚虽不足以齿士，犹当从侯之后，顺下风以成公之名。然先王之制，士不传贽为臣则不见于王，公所以成礼，而其敝必至自鬻，故先王谨其始以为之防，而为士者世守焉。师道于公，前有贵贱之嫌，后无平生之旧，公虽可见，礼可去乎！且公之见招盖以能守区区之礼也。若昧冒法义，闻命走门，则失其所以见招公又何取焉？虽然有一于此，幸公之它日成功谢事，幅巾东归，师道当御款段，乘下泽，候公于东门外，尚未晚也。及为相，又致意焉，终不往。官颍时，苏轼知州事，待之绝席，欲参诸门弟子间，而师道赋诗有向来一瓣香，敬为曾南丰之语。其自守如是，与赵挺之友婿，素恶其人。适预郊祀行礼寒甚，衣无绵，妻就假于挺之家，问所从得，却去不肯服，遂以寒疾死

【宋名臣言行录】：陈无已。一字履常， 事具文集序， 今见左方。彭城后山居士，陈师道无已，苦节厉志，自其少时，蚤以文谒南丰曾舍人。曾一见奇之，许其必以文著，时人未之知也。元佑中，侍从合荐于朝，起为徐州教授，除太学博士，言者谓当官尝。私至宋谒眉山苏公，改教授颍州。绍圣初，以进非科第而罢。退居彭城者累年，复教授州入秘书省为正字，以卒，实建中靖国元年也。未仕，贫无以养，寄其孥妇氏当权者，或召见之，顾非其好，不往，此岂易衣食者哉！在颍赋《六一堂》诗。有向来一瓣香，敬为曾南丰之句，而太守则苏公也。其罢而归彭城，家益穷空，至累日不炊，妻子愠，见而不恤。诸经皆有

三千一百四十二卷

训传，于诗礼尤邃，为文至多，少不中意则焚之，存者财十一也。世徒喜诵其诗文乃若奥学至行，或莫之闻也。谢克家撰文集序顷在广陵，秦观少游，为仆言彭城陈师道履常者，高士也，其文妙绝当世，而行义称焉。陈履常居都不年，未尝一至贵人之门，章子厚欲一见终不可得，中丞傅钦之侍郎孙莘老荐之，轼亦挂名其间。会朝廷多知履常者，故得一官。

【古藤郡志】：陈后山师道亦常游此，故山谷曰：闭门觅句陈无已，对客挥毫秦少游。二子不知饱风味，西风吹泪古藤州。

【晦庵续录】：陈无己，赵挺之，邢和叔，皆国大夫婿。陈在馆职，当侍祠郊丘，非重裘不能御寒气，无已止有其一，其内子为于挺之家假以衣之，无已诘所从来，内以实告，无已曰：汝岂不知我不著渠家衣耶？却之。既而遂以冻病而死。谢克家作其文集序中有云：箧无副裘。又云：此岂易衣食者。盖指此事。又云：后山差充郊坛上官，其妻以寒，故不可无重绵，遂于其夫赵挺之家借一绵袄归衣之。后山问何从得之，妻谓借赵家物，后山恶赵之为人不衣，止衣一绵往，竟以寒得疾而终。谢任伯作墓志所载不明，此岂可不白于后世也！

【扫编】：魏昌世言陈无已平生恶人节书，以为苟能尽记不忘，固善不然徒废口力而已。夜与诸生会宿，忽思一事，必明烛纟阅得之乃已。或以为可待旦者，无已曰：不然，人情乐因循，一放过则不复省矣。故其学甚博而精，尤好经术非如唐之诸子。作诗之外，他无所知也。

【黄氏日抄】：陈后山先生居都下，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，章子厚欲见之，终不可得。傅钦之荐公者也，以其贫怀金欲之，意不敢出口。先生之高行若此，而世独称其诗何耶？岂世之知公者浅耶？抑诗亦贤者之累耶？此录名臣之言行备焉。近思录诸儒之讲明详焉，彼此参验，环循阅习，以其行稽其所言，以其言进其所行。晦庵之望后学，学者其庶乎？

【老学庵笔记】：秦会之跋后山集，谓曾南丰修英宗实录，辟陈无已为属，孙仲益书数百字只之以为无此事。南丰虽尝预修英宗实录，未久即去，且南丰自为史属，乌有辟官之理，又无已元佑中方自布衣命官，故仲益之辨，人多是之。然以予考其实，则二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公俱失也。南丰元丰中还朝被命，独修五朝史实，许辟其属，遂请秀州崇德县令邢恕为之用，选人已非故事，特从其请。而南丰又援经义局，辟布衣徐禧例，乞无已检讨庙堂，尤难之，会南丰上太祖纪叙论不合上意，修五朝史之意寝缓，未几，南丰以忧去，遂已。会之但误以五朝史为英宗实录耳。至其言辟无已事，则实有之，不可谓无也。又陈无已子丰，诗亦可喜，晁以道集中有谢陈十二郎诗卷是也。建炎中以无已，故持命官，李邺守会稽来，从邺作摄局。邺降虏，丰亦被系累而去。无已之后，遂无臣江左者，丰亦不知存亡，可哀也。

【张拙轩初藁】：跋陈后山再任校官谢启　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。前辈直曰世间一种苛礼，过为谨细。陈无已任徐州校官，曰出境送东坡知杭州诗云：一代不数人，百年能几见？好事者造谤，无已处之如平时，略无诎色，而声名行乎天下，此岂得失而为变动耶！至其再任，又曰：昨缘知旧出守东南，念一代之数人，而百年之几见。又曰：使一有涂于先颠，为两十之后悔，此尤见无已之终不渝其守也。噫！今岂有是事耶？旧见人说东坡，好收拾士类，而士类乐为之用，集云代人作，岂知无已者耶！

陈　　亢

【京口耆旧传】：亢字退叔，金坛人。少读书，以父疾不任家事，乃请于师束书归养。殖赀治产，家用饶衍，而勇于为义，不吝施予。家居邑南，地多沮泽，古速渎久淤，壅水为灾，率众筑堤，延袤十许里，以便行者，而浚渎以通洮湖，水患遂息。熙宁乙卯，岁大饥，明年疫，倾家之储，粥饿药病，晨夜必躬，所活不可胜计。不幸死者，具衣衾收葬，又数千百人。尝自以少时为养废书，课子弟学尤力。一夕大雪往视，则二子寝矣，亟呼之起，曰：吾不强汝以书，汝宜出行道上，遇行者则归以告。二子奉命出门十里，遇贩夫负鱼而趋，二子问雪寒何自苦？曰：负贩吾业也。一夕不行，则生理蹶矣。二子感悟，归而自勉，晨夜不休。亢亦奖劝有方王成，虽衣服饮食之间，皆有品节。及彦明为监司度陛朝，亢尚无恙，累封朝散郎。而彦明之子王成亦擢进士第，余孙数上名礼部，亦有已命官者，福禄之盛，世所歆艳。苏公轼尝有帖云：退叔今年四十五而有四子，两人已登第守官，其叔耕且学，其季游上庠，艺业精甚，有男女孙十四人。玄孙之孙，古人所不知，若陈君者，当见所不知何人也。邹公浩以序送其孙瑭试礼部，亦云金坛有君子人焉。今以承议郎致仕，其少时不出户庭，而环千有余里，若寒饥急难失所，赖以无虞，数十年间，不知几人，仁义之声，飞驰东南。是生二子皆文高学博，趋操坚正，甫冠登第，盛年即显。又称其诸孙之贤，谓承议之德厚积而发三世矣。老子曰：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于承议见之。盖浩作序时，亢已封承议矣。大观元年卒，年六十八。亢二子，曰彦明、曰度。诸孙之著者曰、曰瑭、曰、曰，玄孙从古，兄弟之子，曰序、孙曰窠。

陈与义

【宋史】：文苑传陈与义，字去非，其先居京兆，自曾祖希亮始迁洛，故为洛人。与义天资卓伟，为儿时已能作文致名誉，流辈剑衽，莫敢与抗。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，授开德

三千一百四十二卷

府教授，累迁太学博士，擢符宝郎，寻谪监陈留酒税。及金人入汴，高宗南迁，遂避乱襄汉，转湖湘，岭峤，久之召为兵部员外郎。绍兴元年，夏至行在，迁中书舍人，兼掌内制拜吏部侍郎。寻以徽猷阁直学士，知湖州召为给事中，驳议详雅。又以显谟阁直学士，提举江州太平观被诏，会宰相有不乐，与义者后用为中书舍人直学士院。六年九月，高宗如平江，十一月，拜翰林学士知制诰，七年正月，参知政事，唯师用道德以辅朝廷，务尊主威，而振纲纪。时丞相赵鼎言人多谓中原有可图之势，宜便进兵，恐他时咎今日之失机。上曰：今梓宫与太后渊圣皆未还，若不与金议和，则无可还之理。与义曰：若和议成，岂不贤于用兵？万一不成，则用兵必不免。上曰：然。三月从帝如建康，明年扈跸还临安，以疾请复以资政殿学士知湖州。陛辞，帝劳问甚渥，遂请问提举临安洞霄宫，十一月卒，年四十九。与义容状俨恪，不妄笑言，平居虽谦以接物，然内刚不可犯。其荐士于朝退未尝以语人，士以是多之，以尤长于诗，体物寓兴，清邃纡余，高举横厉，上下陶谢韦柳之间，尝赋墨梅。徽宗嘉赏之，以是受知于上云。

【氏族言行类藁】：陈与义西洛人，河目海口大耳耸峙，识者知其为贵人也。政和中以上舍释褐，宣和中擢馆职符宝郎，坐王黻罢相例出。建炎中召为台郎，迁左史，除中书舍人，历吏礼二部侍郎，除直学士知湖州，复召为西掖，迁内相，旋参大政，以资政殿学士奉祠。侨寓鸟墩，寿不及中，诗人多恨之，有《简斋集十卷》葛胜仲为集引云：徽宗见所赋墨梅诗善之，亟命召对，有见晚之欢。

【王明清课】：陈去非，出处气节，翰墨文章，为中兴大臣之冠，乃陈公弼之孙，东坡先生曾为陈季常作公弼传。

【赤城续志】：陈与义，自号简斋居士。绍兴六年参知政事，建炎中避地临海，有诗集行于世。又见天台续集。

【宋张紫微先生集】：陈公资政《墓志铭》：陈氏本居京兆，亡其世系所出，后迁眉之青城，至太常少卿，赠太子太保讳希亮，始以进士起家，官仁祖时，位虽不大通显，而受知人主，知名当号，钜人长者，太常生恂为奉议郎，赠太子太傅，大傅生为朝请大夫，赠太子太师，皆世其业，蓄德不施。钟庆于后大师元配马氏，赠蕲春郡夫人，次配张氏，赠博平郡夫人，退传邓国文懿公之孙也。公讳与义，字去非，自其大王父，历官中朝，始又迁洛，故今为洛人。公资卓伟，自为儿童时已能作文辞，致名誉，流辈剑衽，莫敢与伉矣。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，授文林郎开德府教授，除辟雍录。丁内艰，服除为太学博士，著作

佐郎，司员外郎，擢符宝郎，谪监陈留酒。始公为学官居馆下，辞章一出，名动京师，诸贵要人争客之。时为宰相者横甚，强欲知公，不旦得祸。公为其荐达，宰相败，用是得罪。既王室始骚，丁外艰，避地襄汉，转徒湖湘间，岭峤，久之，召为兵部员外郎，以绍兴元年夏至行在所，为起居郎，迁中书舍人，兼掌内制，天下以为任职拜吏部侍郎，以病辞剧改礼部，后以徽猷阁直学士知湖州，召为给事中，驳议详雅，又以病告，为显谟阁直学士，提举江州太平观，被召。会宰相适不乐公者，复用为中书舍人，服以朝，旦以状言，有诏不许，既谢，上谕曰：朕当自以卿为内相。九月贺幸平江，十一月拜翰林学士知制诰，明年正月为参知政事，三月从幸建康，是岁绍兴七年也。明年春，扈跸还临安，以疾请去。凡五请而后许，以资政殿学士，特转太中大夫知湖州，陛辞上劳问甚渥，且云姑遂雅志，行复用卿矣。于是公疾益侵遂请闲，提举临安府洞霄宫，是年冬疾大甚，

原藏教育部图书馆

十一月某甲子薨于乌墩之僧舍，年四十九。讣闻赠某官令有司给葬事，以某年月日葬某所。公清慎靖一，与人语唯恐伤之，遇有可否，必微示端倪，终不正言极议，然容状俨恪不妄笑言。世皆知其以文字擅声当世，而其谋略识虑自过绝于人，参大政日浅，每师用道德以辅朝廷之阙，设张施置务于尊主威而振纲纪，调娱补察甚众，平居与人接谦下甚，然内刚不可犯。初上流人将项领已成。宰相不善，是欲去之而不果，会其来朝见，公颇自矜大，公正色谓曰：籍使无若辈，朝廷岂乏使耶？将色沮不复敢出一语。公立朝无所附离，前后官迁，一出于上。上遇公甚厚，而公益畏慎，其为吏部侍郎实司左选，会有武弁与部吏私斗，不乐公者欲因是中之。事闻，他日公对，但具左选之在部者名数上之，终不自辨。喜荐达后辈，有一善必极口称借，或抑己善以奖之。其荐人于上退未尝语人，士以是慕向，唯上益知公忠顺故倚以大用，而公不幸早世，有识之士，为斯文惜焉。公尤邃于诗，体物寓兴，清邃超特，纡余闳肆，高举横厉，上下陶谢韦柳之间。公之外王父邓，公之季子也，自号存诚子，善行草书，高视一世，其书过清，世俗莫知。公初规模其外家法，晚益变体出新意，姿态横出，片纸数字，得之者咸藏去之。公娶周氏，某官之女。某郡夫人，男曰洪某官，公之母与某同六世祖，视之为叔祖姑。顷公寓居汉上，某从公游，质问诗文利病。其后仕学，公颇有力，不专为亲也。既葬公若干年洪谓某曰：先公之墓木长矣，而铭文未立，使德善功烈不白著于后，奈何？愿以铭属予，既辞谢不得，则为取其世系行事而论次之以为之铭。其辞曰：陈氏之先，蜀眉青城，本自秦徙，世系莫存。奉常起家，家始以大，官非甚达，显融于代。历官在东，更宅于洛，父子传师，相继有作，蓄德固本，以厚厥垂。是生哲人，为世表仪，以文擅声，以德致位，考其始终，无所恨愧。持身清贞，体不胜衣。摧折悍刚，不借色辞。蔫士于朝，退不出口，一时慕乡，士众奔走。历官闻政，惟上是擢，毗辅王猷，号令允铄。来轸方道，未脯而税。云亡之伤，实深其类。位虽不穷，维德有耀，勒铭墓碑，来世是诏。又祭陈参政去非文　　维绍兴九年四月朔二十日，表侄左奉议郎新差权发遣荆湖南路转运判官，张谨以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于殁故参政大资陈公之灵。惟晋东渡，始披荆棘，衣冠踵来，异士亦出，王庚贺顾，同赞王室。我宋用人，亦杂南北，维南多士，栉比周行，北客凋零，晓星相望，憧憧众士，竞爽是期。岂系国栋，而遽夺之。昔汉倚相，惟壶洎韩，韩蹶于外壶不待年。显显惟公，异世而然，呜呼哀哉！名隹阳街居，冠盖是集，公起故家，超世特立。甲科既射，遂以文鸣。诗章一出，纸贵都城。诸公游士，让实推名。未几遭乱，转徙江湖。间关海峤，来觐清都。旋跻掖垣，赞为名命。号令宣明，文章雅正。大官宗伯，迭贰其司，铨材考礼，有誉无疵。作镇来归，黄闼是居。封还付外，两谊庶乎。属疾自言，外祠均佚，有命来朝，复居辞掖。人为公屈，公则怡然，命出自中，北扉遂迁。一时诏令，温纯炳蔚。淮氵贲德音，父老叹息。天子曰：愈贰我政机，挺然孤立，无所附依。同不为比，异不近名，工臣之节，物望所倾。扈跸而东，乞身甫力，近藩是殿，复去以疾。神明虽壮，沉疴内攻，中冬辛亥，离此闵凶。呜呼哀哉！惟公之德，清慎靖端，色庄以和，不妄笑言。高识绝世，洞照今古，闳博精深，议论证据，文章雅丽，不蹈前躅，贾马曹刘，是配是续，风神峻深，恍若尘外，不假矜庄，自然高迈。荐宠后进，不遗余力，拾奇掇英，如自己出。群士慕向，竞拽其裾，主盟吾道，期继歌苏。忽焉及此，士失楷模，失声相吊，有泪沾濡。呜呼哀哉！奥从早岁，谬参公知，亲惟外叔，义实师资。饮食教载，其施不赀。厚德莫报，

三千一百四十二卷

宁知我悲。临穴长恸，何痛如之？呜呼哀哉！伏惟尚飨。

【许有壬文集】：题陈璧家藏简斋墓志后靖康板荡思陵，踽踽东南。中原士大夫，有能自拔以从其君于间关流离之际，丁急贤之会，收录宜何如？然用之而未至者人也，得之而复失者天也。简齐陈公既参大政，寻以疾辞，遂至不起，用世之学，不究其施，岂非天乎？君子于此有以见胜国之不能复有中土也。世知其诗之工，而不知其心之苦。若向来万里意，今在一窗间之句。予每三复而悲之，墓志有不能尽者焉？

陈康年

【清源志】：陈康年，字季昌，政和壬辰上舍选，知海阳潮阳县捐俸金代逋赋运私谷，赈饥民当路，交荐通判潮州行郡事。冠黎盛犯境严备之。历官二纪余，无有瑕疵之者，居乡荐谊。李文肃尤加敬之，哭以诗云：公廉无吏议，重厚有乡评。孙谦。淳熙辛丑进士，终莆阳校官。

陈　　括

【绍兴正论】：括字叔度蕲州人，有弟名杲者，始徙西安之章戴，仕至龙图阁直学士，括其从弟也。擢政和三年进士之科，绍兴六年以新江西提举常平茶盐公事，除御史台检法官。八年三月罢，是年四月诏为大理寺丞主管右治狱。七月王伦假端明殿学士，为奉迎梓宫使，迁括金部郎官假徽猷阁待制副之。先是论请括自副有携省[签]入寺者，日晡，括户扃，户扣门云：有省[金]呈待制。括答云：此是陈寺丞宅竟不纳。其人逡巡而退，明日括堂白云：方多事时，臣子不敢辞难，若朝廷遣台省诸公，括愿为之副。如欲使括介王伦之行，必不敢奉命。桧怒，于是以阁门事蓝公佐代括，而黜括监浙东酒税。日下出国门，久乃得祠，不及桧之亡而卒。孙汶，登绍兴七年进士第。

永乐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五十六　　九真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陈

陈　　亮

【宋史】：儒林传陈亮，字同父，婺州永康人。生而目光有芒，为人才气超迈，喜谈兵，论议风生，下笔数千言立就。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，著《酌古论》。郡守周葵得之，相与论难，奇之曰：他日国士也！请为上客。及葵为执政朝士，白事，必指令揖亮，因得交一时豪俊，尽其议论，因授以中庸大学，曰读此，可精性命之说。遂受而尽心焉。隆兴初，与金人约和，天下欣然，幸得苏息，独亮持不可。婺州方以解头荐，因上中兴五论，奏入不报，已而修于家，学者多归之，益力学，著书者十年。先是亮尝环视钱塘，喟然叹曰：城可灌尔，盖以地下于西湖也！至是当淳熙五年，孝宗即位，盖十七年矣，亮更名同诣阙上书曰：臣惟中国，天地之正气也，天命所钟也，人心所会也，衣冠礼乐之所萃也，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。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，虽天命人心，犹有所系。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。天地之正气郁遏，而久不得骋，必将有所发泄，而天命人心，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。因家二百年太平之基，三代之所无也。二圣北狩之痛，汉唐之所未有也。方南渡之初，君臣上下，痛心疾首，誓不与之俱生，卒能以奔败之余，而胜百战之敌。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，忠臣义士，斥死南方，而天下之气惰矣。三十年之余，虽西北流寓，皆抱孙长息于东南，而君父之大讎，一切不复关念，自非海陵送死淮南，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。况望其愤故国之耻，而相率以发一矢哉！丙午丁未之变，距今尚以为远，而海陵之祸，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，独陛下奋不自顾，志在殄灭，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时，方口议腹非，以陛下为喜功名，而不恤后患。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，隐忍以至于今，又十有七年矣。昔春秋时，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，举一世皆安之，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，则人道遂为禽兽，皇皇奔走，义不能以一朝安，然卒于无所遇，而发其志于《春秋》之书，犹能以惧乱臣贼子。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，此岂人道所可安乎？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，当道陛下以有为，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。南师之不出，于今几年矣，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？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！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，必将有承之者矣。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，祖宗积累之深，以为天命人心，可以安坐而久系也。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；民心无常，惟惠之怀。自三代圣人，皆知其为甚可畏也。春秋之末，齐、晋、秦、楚皆衰，吴越起于小邦，遂伯诸侯黄池之会，孔子所甚痛也，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。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讲也。今金源之植根既久，不可以一举而遂灭，国家之大势未张，不可以一朝

三千一百五十六卷

而大举，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，劝陛下积财养兵，以待时也。臣以为通和者，所以成上下之苟安，而为妄庸两售之地，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。自和好之成十有余年，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，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。今日之击射雕者，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。府库充满，无非财也，介胄鲜明，无非兵也。使兵端一开，则其迹败矣。何者？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，安坐而能者，不足恃也。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，安坐而盈者，不足恃也。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，庸愚龌龊之人，皆得以守格令、行文书，以奉陛下之使令。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。徒使度外之士，摈弃而不得聘，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。臣故曰通和者，所以成上下之苟安，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。东晋百年之间，南北未尝通和也，故其臣东西驰骋，多可用之才。今和好一不通，朝野之论，常如敌兵之在境，惟恐其不得和也。虽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。昔者金人草居野处，往来无常，能使人不知所备，而兵无日不可出也。今也城郭宫室，政教号令，一切不异于中国。点兵聚粮，文移往反，动涉岁月，一方有警，三边骚动，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？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，乃国家之福，而英雄所用，以争天下之机也。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？晋楚之战于也。栾书以为楚自克庸以来，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，于民生之不易，祸至之无日，戒惧之不可以忽，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。于胜之不可保，纣之百克，而卒无后。晋楚之弭兵于宋也，子罕以为兵所以威不轨，而昭文德也。圣人以兴，乱人以废，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。而求去之，是以诬道蔽诸侯也。夫人心之不可惰，兵威之不可废，故虽成康太平。犹有所谓四征不庭，张皇六师者，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。况南北角立之时，而废兵以惰人心，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讎，而置中国于度外，徒以便妄庸之人，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。陛下何不明大义，而慨然与金绝也，贬损乘与舆，御正殿，痛自克责，誓必复讎以励群臣，以振天下之气，以动中原之心，虽未出兵，而人心不敢惰矣。东西驰聘，而人才出矣，盈虚相补，而兵食见矣。狂妄之辞，不攻而自息，懦庸之夫，不而自退缩矣。当有度外之士起，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。是云合响应之势，而非可安坐所致也。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，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，论天下形势之消长，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，惟陛下幸听之。唐自肃代以后，上失其柄，藩镇自相雄长，擅其土地人民，用其甲兵财赋，官爵惟其所命，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，卒以成君弱臣强，正统数易之祸。艺祖皇帝一兴，而四方次第平定，藩镇拱手以趋约束，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。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，财归于漕司，而兵各归于郡，朝廷以一纸下郡国，如臂之使指，无有留难自库微职必命于朝廷，而天下之势一矣。故京师常宿重兵以为固，而郡国亦各有禁军，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。兵皆天子之兵，财皆天子之财，官皆天子之官，民皆天子之民。纪纲总摄，法令明备，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。士以尺度而取官，以资格而进，不求度外之奇才，不募绝世之隽功。天子早夜忧勤于其上，以义理廉耻，婴士大夫之心，以仁义公恕，厚斯民之生，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，而二百年太平之基，从此而立。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，与中国抗衡，严然为南北两朝，而头目手足，浑然无别，微澶渊一战，则中国之势浸微，根本虽厚，而不可立矣。故庆历增币之事，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，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，盖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。天子供贡，是臣下之礼也。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，其积有渐也。立国之初，其势固必至此。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，宽郡县而重守令，于文法之内，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；于格律之外，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奇杰，皆所以助立国之势，而为不虞之备也。庆历诸臣，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，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，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。严按察之权，邀功生事，而郡县又轻矣，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，又从而削之。虽微章得象，陈执中以排沮其事，亦安得而不自沮哉！独其破去旧例，以不次用人而劝农桑，务宽大为。有合于因革之宜，而其大要已非矣。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，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。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，首合圣意，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，尽归于朝廷，别行教阅以为强也。括郡县之利，尽入于朝廷，别行封椿以为富也。青苗之政，惟恐富民之不困也。均输之法，惟恐商贾之不折也。罪无大小，动辄兴狱，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。西北两边，至使内臣经画，而豪杰耻于为役矣。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，锐然南北征伐，卒垂圣意，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。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，正患文为之太密，事权之大分，郡县太轻于下，而委琐不足恃，兵财太关于上，而重迟不易举。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，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，真不足以谋国也。元佑绍圣，一反一复，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，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！南渡以来，大抵遵祖宗之旧。虽微有因革增损，不足为轻重有无，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，况泰桧尽取而沮毁之，忍耻事雠，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，其罪可胜诛哉！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，励志复雠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，括郡县之利以为富，加惠百姓，而富人无五年之积，不重征税，而大商无巨万之藏，国势日以困竭。臣恐尺籍之兵，府库之财，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。陛下早朝晏罢，冀中兴日月之功，而以绳墨取人，以文法事，圣断裁制中外，而大臣充位，胥吏坐行条令，而百司逃责，人才日以茸。臣恐程文之士，资格之官，不足当度外之用也。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，太宗已不能尽用。今其遗意，岂无望于陛下也。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，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，而况于复故物乎？不然，维持之具既穷，臣恐祖宗之积累，亦不足恃也。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，则今日大有为之略，必知所处矣。夫吴蜀，大地之偏气，钱塘，又吴之一隅，当唐之衰，钱以闾巷之雄，起王其地，自以不能独立，常朝事中国以为重。及我宋受命，以其家入京师，而自献其土。故钱塘终始五代，被兵最少，而二百年之间，人物日以繁盛，遂甲于东南，及建炎绍兴之间，为六飞所驻之地。当时论者，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，而事恢复矣。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，以讲礼乐于中，其风俗固已华靡，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、台榭、以乐其生，于干戈之余，上下晏安，而钱塘为乐国矣。一隙之地，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，且五十年山川之气，盖亦发泄而无余矣。故谷、粟、台桑、麻、丝、木之利，岁耗于一岁，禽、兽、鱼、鳖、草、木之生，日微于一日，而上下不以为异也。公卿将相，太抵多江浙闽蜀之人，而人才亦日以几下，场屋之士以十万数，而文墨小异，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。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，用闽浙日衰之士，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，北向以争中原，臣是以知其难也。荆襄之地，在春秋时，楚用以虎视齐晋，而齐晋不能屈也。及战国之际，独能与秦争帝，其后三百余年，而光武起于南阳，同时共事，往往多南阳故人。又二百余年，遂为三国交据之地，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，荆楚之士，从之如云，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，周瑜、鲁肃、吕蒙、陆逊、抗邓艾、羊• ，皆以其地显名。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，荆雍常雄于东南，往往倚以为强梁，竟以此代齐，及其气发泄无余。而隋唐以来，遂为偏方，下州五代之际，高氏独常臣事诸国。本朝二百年之间，降为荒落之邦，北连许汝，民居稀少，土产卑薄，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，如晨星

三千一百五十六卷

之相望，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，群盗出没于其间，而被祸尤极，以迄于今。虽南北分画交据，往往又置于不足用，民食无所从出，而兵不可由此而进，议者或以为忧，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。其地虽要为偏方，然未有偏方之气，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，况其东通吴会，西连巴蜀，南极湖湘，北控关洛，左右伸缩，皆足以为进取之机。今诚能开垦其地，洗濯其人，以发泄其气而用之，使足以接关洛之气，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。是以形势消长之常敷也。陛下慨然移都建业，百司庶府，皆从草创，军国之仪，皆从简略，又作行宫于武昌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。常以江淮之师，为金人侵轶之备，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，开豁无他者，委以荆襄之任，宽其文法，听其废置，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，则国家之势成矣。石晋失卢龙一道，以成开运之祸，盖丙午、丁未岁也。明年，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，卒以平定天下，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，而丁未戊申之间，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太平，盖本朝极盛之时也。又六十年，而神宗皇帝，实以丁未岁即位，国家之事，于此一变矣。又六十年丙午丁未，遂为靖康之祸，天独启陛下于是年，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雠之志。今者去丙午丁未，近在十年间耳，天道六十年一变，陛下可不有以应其变乎？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，不可久安以玩岁月也。臣不佞，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，尝数至行都，人物如林，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，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。辛卯壬辰之间，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，考古今沿革之变。以推极皇帝伯王之道，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，天人之际，昭昭然可考而知也。始悟今世之儒士，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，皆风不知痛痒之人也。举一世安于君父之雠，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，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？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，臣于是服陛下之仁。又悟今世之才，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，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，不以暇时，讲究立国之本末，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，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？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，臣于是服陛下之明。陛下属志复雠，足以对天命，笃于仁爱，足以结民心，而又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，此百代之英主也。今乃委任庸人，笼络小孺，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。臣不胜愤悱，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。陛下诚令臣毕陈于前，岂惟臣区区之愿，将天地之神，祖宗之灵，实与闻之。书奏孝宗，赫然震动，欲朝堂以励群臣，用种放故事，召令上殿，将擢用之。左右大臣，莫知所为，惟曾觌知之。将见亮，亮耻之，垣而逃，觌以其不诣己不悦。大臣尤恶其直言无讳，交沮之，乃有都堂审察之命。宰相临以上旨问所欲言，皆落落不少贬，又不合，待命十日，再诣阙上书曰：恭惟皇帝陛下厉志复雠，不肯即安于一隅，是有大功于社稷也。然坐钱塘浮侈之隅以图中原，则非其地；用东南习安之众以行进取，则非其人；财止于府库，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有无；兵正于尺籍，则不足以兼天下之智勇。是以迁延之计遂行，而陛下大有为之志垂矣！此臣所以不胜忠愤，斋沐裁书，献之阙下，愿得望见颜色，陈国家立国之本末，而开大有为之略。论天下形势之消长，而决大有为之机，务合于艺祖经画天下之本旨。然待命八日，未有闻焉。臣恐天下豪杰，有以测陛下之意向，而云合响应之势不得而成矣。又上书曰：臣妄意国家维持之具，至今日而穷，而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指，犹可恃以长久，苟推原其意而变通之，则恢复不足为矣。然而变通之道有三，有可以迁延数十年之策，有可以为百五六十年之计，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基。事势昭然，而效见殊绝，非陛下聪明，度越百代，决不能一一以听之。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，而大臣拱手称旨以问，臣亦始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。其一曰：二圣北狩之痛，盖国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家之大耻，而天下之公愤也。五十年之余，虽天下之气销铄颓惰，不复知雠耻之当念，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，振作其气，以泄其愤，使人人如报私雠，此春秋书卫人杀州吁之意也。其二曰：国家之规模，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，群臣救过之不给，而何暇展布四体，以求济度外之功哉！其三曰：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，以易武臣之任事者，故本朝以儒立国，而儒道之振，独优前代。今天下之士，熟烂委靡，诚可厌恶，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，反其道以教之，作其气而养之，使临事不至乏才，随才皆足有用，则立国之规模，不至戾艺祖之本旨，而东西驰聘以定祸乱，不必专在武臣也。臣所以为大臣论者，其略如此。书既上。帝欲官之，亮笑曰：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，宁用以博一官乎？亟渡江而归，日落魄，醉酒与邑之狂士饮中戏为大言，言涉犯上，一士欲中亮，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，尝为考试官黜亮。亮不平语数侵澹，澹闻而之，即缴状以闻，事下大理笞掠，亮无完肤。诬服为不轨。事闻，孝宗知为亮，尝遣左右廉知其事，及奏入取旨，帝曰：秀才醉后妄言，何罪之有？划其牍于地。遂得免。居无何，亮家僮杀人于境，适被杀者尝辱亮父，次尹其家，疑事由亮闻于官，苔榜僮死而复苏者数不服，又囚亮父于州狱，而属台官论亮情，亮情重下大理，时丞相准知帝欲生亮，而辛弃疾，罗点素，高亮才，援之尤力复得不死。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，归家益厉志读书，所学益博。其学自孟子后，惟推王通尝曰：研穷义理之精微，辩析古今之同异，原心于杪忽，较礼于分寸，以积累为功，以涵养为正，面盎背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。至于堂堂之阵，正正之旗，风雨云雷，交发而并至，龙蛇虎豹，变现而出没，推倒一世之智勇，开拓万古之心胸，自谓差有一日之长，亮意盖指朱熹、吕祖谦等。云高宗崩，金遣，使来吊简慢，而光宗由潜邸判临安府。亮感孝宗之知，至金陵视形势，复上疏曰：有非常之人，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，求非常之功，而用常才，出常计，举常事以应之者，不待知者，而后知其不济也。秦桧以和误国，二十余年，而天下之气索然无余矣。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，又二十余年，天下之志始知所向，其有功于宗庙杜稷者，非臣区区所能诵说其万一也。高宗皇帝春秋既高，陛下不欲大举，惊动慈颜，抑心俯首，以致色养，圣孝之盛，书册之所未有也。今者高宗既已庙，天下之英雄豪杰，皆仰首以观陛下之举动。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间，所以作天下之气者，一旦而复索然乎？天下不可以坐取也，兵不可以常胜也，驱驰运动，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。东宫居曰：监国。行曰：抚军。陛下何以不于此时，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，岁巡建业，使之兼统诸司尽护诸将，置长史司马以专其劳，而陛下于宅忧之余，运用人才，均调天下，以应无穷之变，此肃宗所以命广平王之故事也。高宗与金有父兄之仇，生不能以报之，则死必有望于子孙，何忍以升遐之哀，告诸仇哉？遗留报谢三使，继遣金帛宝货千两连发，而金人仅以一使如临小邦，哀祭之辞，寂寥简慢，义士仁人，痛切心骨，岂以陛下之圣明智勇，而能忍之乎！陛下傥以大义为当正，抚军之言为可行，则当先经理建业，而后使临之，纵今岁未为北举之谋，而为经理建康之计，以振动天下，而与金绝。陛下之初志，亦庶几于少伸矣。陛下试一听臣，用其喜怒哀乐之权，鼓动天下大略，欲激孝宗恢复，而是时孝宗将内禅不报。由是在廷交怒以为狂怪，先是卿人会宴末，胡椒特置亮羹中，盖村俚敬待异礼也。同坐者归而暴死，疑食异味有毒。已入大理，会吕兴，何念四，欧吕天济且死，恨曰：陈上舍使杀我，县令王恬实其事台官，谕监司，选酷吏讯问无所得，取入大

三千一百五十六卷

理，众意必死。少卿郑汝谐，阅其单辞，大异曰：此天下奇材也。国家若无罪而杀士，上干天和，下伤国脉矣。力言于光宗，遂得免。未几，光宗策进士，问以礼乐刑政之要，亮以君道师道对，且曰：臣窃欢陛下之于寿皇，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，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，而问要视寝之余，所以察辞而观色，因此而得彼者，其端甚众，亦既得其机要，而见诸施行矣，岂徒一月四朝，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！时光宗不朝重华宫，群臣更进迭冻，皆不听，得亮策，乃大喜，以为善处父子之间，奏名策三，御笔擢第一。既知为亮，则大喜，曰：朕擢果不谬。孝宗在南内，宁宗在东宫，闻之皆喜，故赐第告词，曰：尔蚤以艺文首贤能之书，旋以奏动慈宸之听，亲阅大对，嘉其渊源，擢置举首，殆天留以遗朕也。授签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，未至官一夕卒。亮之既第而归也，弟充迎拜于境，相对感泣，亮曰：使吾他日而贵，泽首逮汝，死之日，各以命服见先人于地下足矣。闻者悲伤其意，然志存经济，重许可人。人见其肺肝，与人言，必本于君臣父子之义。虽为布衣荐士，恐弗及，家仅中产，畸人寒士，衣食之久不衰。卒之后，吏部侍郎叶适请于朝命补一子官，非故典也。端平初谥文毅，更与一子官。

【元一统志】：当乾道中，首上书请迁都金陵，以系中原之望，凡钱塘一切浮靡之习，尽洗清之。君臣上下，作朴实工夫，以恢复为重，若安于海隅，使士大夫溺湖山歌舞之娱，非一祖八宗所望于今日，况有大纲大领，又非纸笔所能尽。宜谕宰臣，呼臣至都堂，应所以问，又与宰相虞允文书。故相张魏公薨已数年，老将在淮上，惟李显忠又多疾，在关西，惟吴拱又地远，自余文臣诸子等，是肉食可鄙之流，禁卫诸军等，是海鲜啖饱之辈。公忠贯日月，采石之熏已著，而规恢之任，在公一身。若迁延岁月，而不是究是图，何以系中原士民之望，何以雪祖宗二百年之辱，何以副主上宵旰之托。当丞相有可为之时，尚不能为，则后之人子，安能为此哉。上谕允文曰：陈亮屡上书，卿呼至都堂，问大纲领为何如？允文召亮问，则曰：先罢科举百余年，朝廷内外，专以厉兵秣马为务，以实心实意行实事，庶几良机至而可为，秀才徒能多言，无补于事。允文壮其言，而参政梁克家由伦魁进不谓然。翌朝上问允文未及奏，克家遽言，不过秀才说耳。上嘿然。后允文罢政，宣威累欲表亮以舍法特补官入幕府，亮对众辞焉，曰：候丞相进取中原亮赴廷对，为汴京状首，允文击节再三。淳熙戊戌，亮又上书曰：自故相虞允文，再抚西师，风饕雪虐，经理兵事，不幸而薨于汉中。相曾怀，怀以理财进；相叶衡衡以诞谩进；相史浩，浩主和议犹若也。相赵雄能如虞允文以恢复为念否，雄罢王淮为丞相。亮上书指淮委靡，不堪用淮，与亮为同郡，而恶其议己。会亮在佛寺，与一二士友醉，饮中，作君臣问答礼，剧谈无所禁忌，其实酩酊中作戏耳，飞语闻送诏狱。凡数月，理寺官言秀才醉中语，实无他也。上曰：亮每上书甚忠，沉是醉中语，置之可也。亮得脱而忠愤不渝，光宗登极，亲友勉之，赴廷对，绍熙四年，始就天子亲擢为第一。上知亮名旧矣，一见亮甚悦，朝野庆得人。

【临安志】：陈同甫当孝宗时，尝奏力请移都建业，且建行宫于武昌，以用荆襄，以制中原。上题其议，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，问下手处，陈与考亮先生游，王素不喜，考亭故拼

陈而嫉之。陈至都省，不肯尽言，度纵言，亦未必尽复于上。翌日，上问以亮所欲言者，王对曰：秀才说话耳。上方鄙远俗儒，遂不复召见。时两学犹用秦桧禁，不许上书言事，陈尝游太学，故特弃去，用乡举名，伏丽正门下。王又短之以为欺君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【名臣言行录】：公天资异常，俯视一世，常以经纶天下自任，壮岁应乡举推为褒然之选。继而补太学博士弟子员，其生平议论，以虏仇未雪，为国大耻，六诣天阙上书，皆主于恢复，故及第后谢恩诗，有复雠自是平生志，勿谓儒臣鬓发苍之句。其禀性忠谊，至老弥笃。云：戊申岁，再上书略曰：本朝以儒道治天下，以格律守天下，而天下之人，知经义之为常程，科举之为正路，法不得以自用其允，人不得以自用其智，二百年之太平，由此出矣。至于艰难变故之际，书生知议论之当正，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，知节义之当守，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。宛转文法之中，无人能自拔者。陛下虽欲得非常之人，以共斯世，而天下其谁肯信乎？陛下用其喜怒哀乐之权，以鼓动天下，使如臣者，得借方寸之地，终前书之所言，而附寸名于竹帛之间，不使邓禹笑人寂寂，而陛下得以发其雄心英略，与四海才臣智士共之。天生英雄，殆不偶然，而帝王自有真，非区区小臣所能附会也。绍熙初，上皇帝鉴成箴一首，其辞曰：五闰失驭，伪主窃，纲常丝棼，宇县瓜裘，干戈日寻，汤沸火热，元元憔悴，无所存活。艺祖勃兴，天为民设，受命之日，兵刃不血。痛兹版图，尚尔割截，丙夜不安，往就普说。独立门外，冲冒风雪，谋定戈指，莫我敢遏。首征杨州，重进诛亟，旋征泽潞，李筠就杀，复掩湖南，保权力屈，爰敢荆南，继冲悚慑。一鼓孟昶，蜀城斯拔，徂征岭南，刘[乍长]面缚。驰使江南，煜蹐，传檄吴越，钱纳国。十余年间，忧虏危，头若蓬葆，雨沐风栉。东征西伐，天下始一，解兵修贡，降王在列。施[礻夸]麻[革系]，绿布衣袍，训练六军，法度陛级。太宗继之，乾乾夕惕，亲征河东，督励士卒。人百其勇，城无全堞，下诏宽赦，继元乃伏。收复漳泉，洪进屏息，真宗嗣之，二祖是法。契丹来寇，人心业业，决意亲征，俯从准策。亲御鞍马，躬秉黄钺，白旄一麾，王师奋发。我气既盈，虏气斯竭，稽首请和，干戈载戢。譬以祸福，实赖臣弼，于皇仁祖，善继善述。未几元昊，在西复悖，谋臣勇将，连年讨伐。边民既困，国用亦乏，阙后智高，忽尔猖獗。南岭东西，扰扰数月，以时讨平，狄青之力。靖康之难，言之汗浃，二帝北巡，狼窠熊窟。沙漠万里，风霜冽冽，胡尘扑面，惊弦惨骨。国祚若旒，孰任其责，赖有高宗，克绍前烈。匆遽渡江，心胆欲折，皇天降监，风涛安帖。所至成市，暂都于，颜亮凶焰，震憾六合。投　采石，意谓无越，幸而倒戈，自取夷灭。寿皇履位，求贤如渴，崇事高宗，孝心尤切。二十八载，始终无缺，高宗上仙，哀号哽咽。四方来观，其容惨怛，王业艰难，坦然明白。今王嗣位，祖宗是则，无湎于酒，无沈于色。色能荒人之心，酒能败人之德。以宰相为腹心，以台练为耳目，以将帅为爪牙，以尚书为喉舌。登崇俊良，斥退奸[木弄]。勿谓天高，常若对越，勿谓民弱，实关治忽。勿俾祸起于萧墙，勿使患生于仓卒，勿私赏以格公议，勿私刑以亏国律。勿侮老成之人，勿责无益之物，勿妄费生灵之财，勿妄兴土木之役，勿谓[口颏]笑之微，而莫我知；勿谓号令之严，而莫我逆。尽孝乃明主之治，论相乃人主之职。圣言不可侮，人心不可，倾耳乎公卿之言，游心乎帝王之术。勿谓和议已成，而不虑乎远图；勿谓大位已得，而不恤乎小失。当效夏王寸阴是惜，当效文王日昃不食。勿效夏王瑶台琼室，勿效商王涉剖直。如履薄水，深虞没溺，如驭六马，切虞奔轶。勿谓微过，当绝芽孽。勿谓小患，当窒孔穴。左右前后，当用贤哲，王惟戒兹，民罔不悦，草茅作箴，敢告司关。与晦翁书曰：伊洛诸公，谓三代以道治天下，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，其说固已，不能使人心服。而近世诸儒，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，汉唐只是人欲，信斯言也。千五百年之间，天地不过架漏过时，人心亦是牵补

三千一百五十六卷

度日，万物何以阜蕃，而道何以常存乎！诸儒之论，为曹孟德以下诸人设可也，以断汉唐岂不免哉！又曰：高祖太宗，本君子之射也，惟御者不纯乎正，故其射，一出一入，而卒归于禁暴戢乱。爱人利物而不可掩者，其本领宏大，开广故也。故某尝有言，三章之约，非萧曹之所能教。而定天下之乱，又岂刘文靖之所能发哉！此儒者之所谓见赤子入井之心也。其本领宏大开广，故其发处，便可以震动一世，不止如见赤子时，微眇不易推广耳。天下大物也，不是本领宏大，如何担当得去？惟其事变万状，而真心易以汩没，到得失枝落节落处，其皎然者终不可诬耳。高祖太宗，盖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，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，而谓道之存亡，非人之所预则过矣。汉唐之君，果无一毫气力，则所谓卓然者，果何物耶？使二程若在，犹当正色而辩明之。某之不肖，其不足论甚矣，然亦要做人，非专为汉唐分　也。正欲明天地常运，而人为常不息，要不可以架漏牵补度时日耳？愿书平心所听，惟理之从，尽洗天下之横竖、高下、清浊、黑白，一归之正道，无使天地有弃物，四时有剩运，人心或可欺，而千五百年之君子，皆可盖也。又曰：某大概以为三代，做得尽者也，汉唐做不到尽者也。若谓其假仁诈义以行之，切恐待汉唐之君太浅狭，而世之君子，有不厌于心者矣。康章，通国皆称其不孝，而孟氏独礼貌之，眼目既高，于驳杂之中有以得其心。故当波流奔迸，利欲百端，宛转于其中，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，此君子之道，所以为可贵耳。若万虑不作，全体洁白，而曰真心在焉者，此始学之事耳。一生辛勤于尧舜相传之心法，不能点铁成金，而不免以银为铁，使千五百年之间，成一大空缺，人道泯息，而不害乎天地之常运，而我独卓然而有见，无乃甚高而孤乎！宜某之不心服也。晦翁答曰：以兄之高明，俊杰世间荣悴得失，本无足为动心者，而细读来书，似未免有不平之气。区区窃独妄意，此殆平日才太高、气太锐、论大险、迹太露之过，是以困于所长，忽于所短，虽复更历变故，颠沛至此，而犹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。曰：若高帝则私意分数未甚炽，然已不可谓之无。太宗之心，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。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，而当时与之争者，才能智术，既出其下，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，是以彼善于此，而得以成其功耳。若以其能建立国家，传世久远，便谓其得天理之正，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，但取其获禽之多，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。千五百年之间，正坐如此，所以只是架漏牵补，过了时日，其间虽或不无小康，而尧舜三王周孔所传之道，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。若论道之常存，却又初非人所能预，只是此个自是，亘古亘今，常在不灭之物，虽千五百年，被人作坏，终殄灭它不得耳。汉唐所谓贤君，何尝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耶？况人物奇伟英特，恐不但今日所未见，向来得失短长，正自不须臾挂齿牙，向人分说。但鄙意，更欲贤者百尺竿头进取一步，将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，省得气力为汉唐分　，即更脱洒磊落耳。夫人只是这个人，道只是这个道，岂有三代汉唐之别？但以儒者之学不传，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，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，故汉唐之君，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，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，此其所以尧舜三代，自尧舜三代，汉祖唐宗，自汉祖唐宗，终不能合而为一也。今若必欲撤去限隔，无古无今，则莫若深考尧舜相传之心，法汤武反之之功。夫以为准则而求诸身，却就汉祖唐宗心术微处，痛加绳削，取其偶合，而察其所自来，黜其悖戾，而究其所从起，庶儿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谊，有以得之于我。且如约法三章固善矣，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，一时功臣无不夷灭，除乱之志固善矣，而不免窃取宫人，私侍其父，其他乱伦逆理之事，往往皆身犯之。举其终始而言，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其合于义理者常小而少，不合于义理者，常大而多，后之观者于此根本工夫，自有欠阙，故不知其非，而以为无害于理，抑或以为虽害于理，而不害其获禽之多也。若夫点铁成金之譬，施之有教无类，迁善改过之事，则可至于古人已往之迹，则其为金、为铁，固有定形，而非后人口舌议论所能改易矣。今乃欲追点功利之铁，以成道义之金，不惟费却闲心力，无补于既往，正恐碍却正知见，有害于方来也。圣人者，金中之金也，学圣人而不至者，金中犹有铁也。汉祖唐宗，用心行事之合理者，铁中之金也。曹操刘裕之徒，则铁而已矣。金中之金，乃天命之固然，非由外铄，淘择不净，犹有可憾。今乃无故，必欲弃舍自家光明宝藏，而奔走道路，向铁炉边，查矿中拨取零金，不亦乎？大风吹倒亭子，却似天公会事发，彼洛阳亭馆，又何足深羡也？尝论孟子说大人则藐之，孟子固未尝不畏大人，但藐其巍巍然者耳。辨得此心，即便掀却卧房，亦且露地睡，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。然此一种英雄，却从战战兢兢，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，若是血气粗豪，却一点使不着也。老兄志大宇宙，勇迈终古，伯恭之论，无复改评，今日始于后生从中出一口气，盖未足为深贺，然出身事主，由此权舆，便不碌碌，则异时事业，亦可卜矣。兄高明刚决，非吝于改过者，愿以愚言思之，绌去义利，双行王伯并用之说，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，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，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，而其所以培缠本根，澄原正本，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，益光大而高明矣。绍兴间，天子廷策多士，擢公第一，诰词云：某官三岁大比，人徒知为布衣进身之途。乞祖皇帝有言曰：设科取士，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，大哉王言。朕所当法也，廷策者，再乃始得汝，尔蚤以艺文首贤能之书，旋以论奏动慈宸之之听，亲阅大对，嘉其渊源，擢置举首，殆天留以遗朕也。尚循故事，往佐帅幕，益茂远业，以须登用。公少以文名于天下，至老方第，尝抱不平之恨，故及第后，谢宰执有启云：数十年穷居畎亩，未谐豹变之怀，五千言上彻冕旒，误中龙头之选。人云：如某者材不逮于中人，学未臻于上达，十年壁水，一儿明窗，六达帝廷，上恢复中原之策，两讥宰相，无辅佐上圣之能，荷寿皇之兼容，恢汉光之大度，留张齐贤以贻主上，俾宋广平而冠群儒，静言叨冒之多，知自吹嘘之力。又云：某敢不益励初心，重温旧业，以片言而悟明主，尚愧古人，设三表以系单于，请从今日。公才气超迈，下笔立就数千言，略无凝滞，议论风生，娓娓不倦，其视当世苟禄窃位之士蔑如也。尝自赞其画像云：其服甚野，其貌亦古，倚天而号，提剑而舞，惟禀性之至愚，故与人而多忤，欢朱紫之未服，谩丹青而描取，远观之，一似陈亮，近目氐之，一似同甫。未论似与不似，且说当今之世，孰是文中之虎？稼轩辛幼安祭之曰：呜呼！同甫之才，落笔千言，俊丽雄伟，珠明玉坚。人方窘步，我则沛然，庄周李白，庸敢先鞭。同父之志，平盖万夫。横渠少口，慷慨是须，拟将十万，登封狼胥。彼臧马荦，殆其庸奴，天于同父，既丰厥禀。智略横生，议论风凛，使之早遇，岂愧横伊。行年五十，犹一布衣，问以才豪，跌宕四出。要其所厌，千人一律，不然少贬，动顾规检。夫人能之，同父非短，至今海内，能诵三书。世无杨意，孰主相如，中更险困，如履冰崖。人皆欲杀，我独怜才，脱廷尉系，先多士鸣。耿耿未阻，厥声浸宏。盖至是而世未知同父者，益信其为天下之伟人矣。呜呼！人才之难，自古而然，匪难其人，抑难其天，使乘崖公而不遇，安得征吴入蜀之休绩？大原决胜，即异时落魄之齐贤。方同父之约处，孰不望乖夫上之人谓握瑜而不宣？今同父发策大廷，天子亲之第一，是不忧其不用，以同父之

三千一百五十六卷

才与志，天下之事，孰不可为？所不能自为者，天靳之年，闽浙相望，信问未绝，子胡一病，遽与我诀。呜呼！同父而止是耶，而今而后，欲与同父憩鹅湖之清阴，酌瓢泉而共饮，长歌相答，极论世事，可复得耶！千里寓辞，知悲之无益，而涕不能已，呜呼！同父尚或临监之否？晦翁曰：同父才高气粗，故文字不明莹，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。又曰：同父在利欲胶漆盆中。

【宋叶适水心集】：陈同甫，王道甫，墓志铭，志复君之雠，大义也。欲挈诸夏合南北，大虑也。必行其所知，不以得丧壮老二，其守大节也。春秋战国之材，无是也。吾得二人焉，永康陈亮，平阳王自中。亮，字同甫，童幼时，周参政葵请为上客，朝士白事，参政必指令揖同甫，因得交一时豪俊，尽其论议。隆兴再约和，天下欣然，辛复苏息，独同甫持不可，婺州方以解头荐，著中典五论。奏入，不报。后十年同甫在太学，睨场屋士余十万，用文墨少异，雄其间，非人杰也，弃去之，更名同。复上书至再，天子始欲召见。臣耻不诣已，执政尤不乐，复不报。又十年，亲至金陵视形势，复上书：陛下试一听臣，用其喜怒哀乐之权，鼓动天下。上顾内禅决矣，终不报。由是在廷交怒以为怪狂，前此乡人为宴会，末胡椒特置同甫羹中，盖村俚敬待异礼也。同坐者归而暴死，疑食异味有毒，已入大理狱矣。民吕兴何廿四，殴吕大济，且死恨曰：陈上舍使杀我。县令王恬实其事，台官谕监司，选酷吏，讯问数岁，无所得，复取入大理，众意必死。少卿郑汝谐，直其，得免。未几，光宗策进士擢第一，既知为同甫，则大喜曰：朕亲览果不谬，授建康军签判。同甫虽据高第，忧患困折，精泽内耗，形体外离，未至官，病，一夕卒。哀哉！葬家侧龙窟马铺山，世所谓陈龙川也。自中，字道甫，岸谷深厚，山止时行。所历虽知名胜人，或官序高重，逆占其无忧当世意，直嬉笑，视不与为宾主礼。一日赴丞相坐，有[个鬼]鹿至，请赋之。韵得方字，摇膝朗唱曰：世间此物多为马，宝匣还宜出上方。相惨愠，亟入复出，出入数四，客皇恐不自得，道甫神色不异，饮啖自若，以此甚不悦于流俗。乾道四年，议遣归正人，伏丽正门争论，且言曰：今内空无贤，外虚无兵，当纲罗英俊，广募忠力，为中原率。坐斥徽州，每应试皆陈实策，无一语类时文，或笑曰：此子也。然竟亦得乙第。中书舍人王藺荐于上，藺上所厚得召对。上壮其貌，亲其言，改官为籍田令。又使举其所知将用矣。以谏官蒋继周罢，上徐悔，差通判郢州，道知光化军。还朝光宗曰：寿皇以卿属朕，姑为郎相伴乎？公谢，臣已累寿皇，不敢复累陛下，固请知信州，复召，以王恬罢知郡州。以谢原明罢知兴化军，以高文虎罢。是其人之于二公，非有睚眦激发之愤，肤腠[口替]螫之苦也。相传以嫉，望风而忌尔。然二公自料，苟其人志不复君之雠，虑不足挈诸夏，合南北，固不与并立矣。则进退离合之不相容，亦其势也。然党偏而方隅乱，说胜而白黑混，至使旁观不敢平论，后世不能分别，又足悲夫！道甫既罢兴化而死，始道甫乐仙坛山北之原，即以葬焉。外戚擅事，累世必其危汉者，刘向耳。宦官擅事，累世必其亡唐者，刘耳。以穷乡素士，任百年复雠之责，余固谓止于二公而已。彼舅犯先轸识略，犹不到公子胜新垣衍，奚由知之，余固谓春秋战国之材无是也。虽然，上求而用之者也，我待求而后用者也。不我用，则声藏景匿，而人不能窥；必我用，则智运术展，而众不能间。若夫疾呼而后求，纳说而后用者，固常多逆而少顺，易忤而难合也。二公之自处，余则有憾矣。同甫，称信州韩筋柳骨笔，研当独步，自谓不能及。又叹今日人材众多，求如道甫，

仿佛邈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不可得，盖亦指文墨少异者言之，犹前意也。今同甫书具存，芒彩烂然，透出纸外，学士争诵惟恐后，则既传而信矣。道甫乃独无有是信而不传也。鲍叔，管仲友也，鲍卑而管贵，美在叔也。王猛，薛强友也，王显而薛晦，过在强也。同甫得无以死后余力，引而齐之，使道甫亦传而信乎？是以并志二公，使两家子弟刻于墓，若世出，则碑阴叙焉，铭曰：哦彼黍离，孰知我忧，竭命殚力，其为宗周。又云：陈同甫、王道甫墓志铭。同甫婺州以解头荐，著《中兴五论》不报，后十年在太学上书至再，复不报。又十年，亲至金陵视形势，复上书，终不报。在庭皆怒以为狂，乡人为燕会，同坐者归暴死，疑有毒，入大理狱。民吕兴，何廿四，区支吕天济且死，恨曰：陈上舍使杀我，复入大理狱。少卿郑汝谐直之，未几，策进士第一，未至官，病一夕卒。道甫名自中，平阳人，登第，仕不显，多奇节。同甫称之，水心曰：鲍叔，管仲友也，鲍卑而管贵，美在叔也。王猛，薛强友也，王显而薛晦，过在强也。同甫得以死后余力，引而齐之，使道甫亦得而传，是以并志。又云：余既为同甫序龙川文，而太守丘侯真长刻于州学，教授侯君敞，推官赵君崇，皆佐其役费。同甫虽以上一人赐第，不及至官而卒，于是二十年矣，遗藁未辑，愈久将坠，真长不惟收恤旧故，存其家声，可以托生死，厉薄俗，至于超然，以其文字废兴任为己事，僚友一时志同义合，相与扶立，俊豪魁特之绪，使流风余论，犹能表见于后人，盖知古太守职业者也。同甫集有《春秋》《属辞》二卷，放今世经义破题，乃昔人连珠急就之比，而寄意尤深。远又有长短句四卷，每一章就，辄自叹曰：平生经济之怀，略已陈矣，余所谓微言，多此类也。若其他文，海涵泽聚，天齐风止，无狂浪暴流，而回旋起伏，萦曰英妙巧，极天下之奇险，固人所共知，不待余言也。嘉定七年三月望日，叶适书。

【晦庵语乍录】：或谓同父口说皇王帝霸之略，而一身不能自保，先生曰：这只是见不破，只说个是与不是，便了。若做不是，恁地依阿，苟免以保其身，此何足道？若做得是，便是委杀身，也是合当做底事。又云：陈同父学，已行到江西浙人，信向已多，家家谈王伯，不说萧何、张良，只说王猛，不说孔孟，只说文中子。可畏可畏。

【紫阳宗旨】：陈同父书来，其说虽多，大概不过推尊汉唐，以为与三代不异，贬抑三代，以为与汉唐不殊，而所以为说，又不过以为古今异宜，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。但有救时之志，除乱之功，则所为虽不尽合义理，亦自不妨。为一世英雄，然又不肯说此不是义理，故又须说天地人，并立为三，不应天地独运，而人为有息。今既天地常存，即是汉唐之君，只消如此，已能做得人底事业。而天地有所赖以至今，前后反复，缕缕多端，要皆证成此说而已。切恐后生传闻，转相染习，使义利之别不明，舜跖之徒不判，眩流俗观听，坏学者心术，此所深忧而甚惧者也。

【涧泉日记】：陈亮，字同父，婺州人，有才气，笔力有议论远略，忿世疾邪。在太学欲

言天下事，学官沮之，遂变名，作陈同奏三书，极论当世之敝，甚欲一言寤主。虽召至都堂，竟与执政不合而止，屡以它事桎梏，几置于理，人或以是少之。绍兴四年作第一人，今年正月遂死。昔参政周葵礼重之，吕祖谦伯共，朱熹无晦，皆与之议论上下。南涧翁亦爱其文而怜其才，叶适与之为至交。当今天下文章，陈亮、叶适。

【呓集】：陈同甫，斫马徒行气不群，定交十载酒边文。醉中失口江南事，聊赠先生十万缗。同甫，名亮，号龙川，始闻辛稼轩名，访之将至门，遇小桥，马三跃而三却，同甫怒，拔剑挥马首，推马仆地，徒步而进，稼轩适倚楼，见之大惊异，遣人询之，则同甫

三千一百五十六卷

已及门，遂定交。稼轩帅淮时，同甫与时落落家甚贫。访稼轩于治所，相与谈天下事，酒酣，稼轩言南北之利害，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，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，且言钱塘非帝工之居，断牛头之山，天下无拔兵，决西湖之水，满城皆鱼鳖。饮罢，宿同甫于斋中，同甫夜思稼轩沉重寡言，醒必思其误，将杀我以灭口，遂盗其骏马而逃。月余，同甫致书于稼轩，假十万缗济贫，稼轩如其数与之。

【宋叶适水心集】：祭陈同甫文。呜呼！同甫气足盖物，力足首事，天所畀也，孰可抑制！以智开物，以机动事，学而得之，又相比。载书以来，纠结披藉，解剥阖辟，过其殊特。著于词章，无后无前，启蛰涤醒，独为时先。补空续高，抉英植豪，探海取鳖，惟己所操。回视世人，磨细研精，俯墨仰绳，用影律形。视人而行，服劳终身，俎豆仅列，我漫一奏。韶坏雅阙，呜呼同甫，绝代之宝，众岂同美。抵掷弃捐，亦其常理，子重受祸，嘻又已甚。寓矢以攻，杀者无禁，脱廷尉械，为进士头。天子第之，始莫我尤，谓天弗省，天乃终定。谓天既定，而弗永命，呜呼同甫，心事难平。罢光易满，万世之长，一朝之短，余蚤从子。今也变衰，子有征言，余何遽知，畏子高明。痛子憔悴，镌磋无勇，和随有罪，子不余谬。悬俾余铭，且曰必信，视我如生，畴昔之言。余不敢苟，哀哉此酒，能复饮否。

【宋东莱吕太太集】：陈同甫维淳熙八年，岁次辛丑秋七月二十九日癸卯，东莱先生以疾卒于家。越四日丙午，从表弟永康陈亮，奔哭其柩。越九月甲戌朔，始西向。陈薄币于庭，再拜遣香烛茶酒之酹。呜呼！孔氏之家法，儒者世守之，得其粗而遗其精，则流而为度数形名。圣人之妙用，英豪窃闻之，徇其流而忘其源，则变而为权谲纵横，故孝弟忠信，常不足以趋天下之变，而才术辩智，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经。在人道无一事之可少，而人心有万变之难明，虽高明之独见，犹小智之自营。虽笃厚而守正，犹孤垒之易倾。盖尝欲整两汉而下，庶几及见三代之英，岂曰自我，成之在兄，方夜半之剧论，欢古来之未曾。讲观象之妙理，得应时之成能。谓人物之间出，非天意之徒生。兄独疑其未通，我引数而力争，岂其于无事之时，而已怀厌世之情。俄遂婴于未疾，喜未替于仪刑，何所遭之太惨，曾不假于余龄。将博学多识，使人无自立之地，而本末具举，虽天亦有所未平邪！兄尝诵子皮之言曰：虎帅以听，孰敢违子，人之云亡，举者莫胜。假设有圣人之宏才，又将待几年而后成？孰知夫一觞之恸，徒以拂千古之膺。伯牙之琴，已分其不可复鼓。而洞山之灯，忍使其遂无所承。眇方来之难继，尚既往之有灵。呜呼，哀哉！尚享。

永乐大典卷之五千三百四十五　　十三萧
1954年6月苏联送还

潮　潮州府三

【图经志】：唐韩昌黎《请置乡校牒》孔子曰：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，则不如以德礼为先，而辅之以政刑也。夫欲用德礼，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。此州学废日久，进干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。贡子王庭，试于有司者，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。未闻鹿鸣之歌，忠孝之行不劝，亦县之耻也。夫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今此州户万有余，岂无庶几者耶？刺史县令，不躬为之师，里闾后生，无所从学耳。赵德秀才，学雅专静，颇通经，有文章，能知先王之道，论说且排共端而宗孔氏，可以为师矣。请摄海阳县尉，为衙推官，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，兴恺悌之风。刺史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，收其赢余，以给学生厨馔。《潮州谢孔大夫状》：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，以愈贬授刺史，特持加优礼，以州小俸薄，虑有关乏，每月虽给钱五十千以送。使钱充者开缄捧读，惊荣交至。顾已量分，惭惧益深。欲致辞为让，则乖伏属之礼；承命苟贫，又非循省之道。进退反侧，无以自宁。其妻子男女，并孤遗孙侄奴婢等，尚未到官。穷州使宾罕至，身衣口食绢米足充，过此以往，实无所用。积之于室，非庶者所为。受之于官，名且不正。特蒙眷待，辄此披陈。赵德《昌黎文录序》：昌黎公圣人之徒欤？其文高出，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。所履之道，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轲杨雄所授受。服行之实也，固已不杂其传。由佛及聃，庄杨之言不得干其思。入其文也，以是光于今，大于后，金石销铄，斯文粲然。德行道学，又庶几乎古，蓬茨中手持目鉴，饥食渴饮，沛然饱满。顾非适诸圣贤之域，而谬志于斯，将所以盗其影响，僻处无备，得以所遇，次为之卷，私曰《文录》实以师氏为请，益依归之所云。

五千三百四十五卷

昌黎《鳄鱼文》：维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，潮州刺史韩某，使军事卫推秦济以羊一猪一，投恶溪之潭，以与鳄鱼食，而告之曰：昔先工既有天下，烈山泽罔握刃，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，驱而出之四海之外。及后王德薄，不能奄有，则江汉之间，尚皆弃之，以与蛮夷楚越。况潮岭海之间，去京师万里哉？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，亦固其所。今天子嗣唐位，神圣慈武。四海之外，六合之内，皆抚而有之。况禹迹所掩，扬州之近地，刺史具令之所治，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坏者哉？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。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，治此民。而鳄鱼不安溪潭，据处食民畜熊豕鹿，以肥其身，以种其子孙，与刺史抗拒，争为长雄。刺史虽驽弱，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，[illegible]为民吏羞，以偷活于此耶？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，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辩。鳄鱼有知，其听刺史言，潮之州，大海在其南，鲸鹏之大，暇蟹之细，无不容归。以生以食，鳄鱼朝发而夕至也。今鳄鱼约，尽三日，其率丑类，南徙于海，以天子之命吏。三日不能至五日，五日不能至七日，七日是终不肯处也，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。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，刺史虽有言，有闻不知也。夫傲天子之命吏，不听其言，不徙以避之，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，皆可杀。刺史则选材技吏民，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，必尽杀乃止，其无悔。《奈界石神文》：或言即三山国王。　维年月日，潮州刺史韩愈，谨遣耆寿成寓，以上清酌少牢之奠，告于界石神之灵曰：惟封部之内，山川之神，克庥于人。官则置立室宇，备具服器，奠饷以时，淫雨既霁，蚕穀以成，织妇耕男，忻忻行行，是神之庥，庇于人也。敢不明受其赐，谨选良月吉日，斋洁以祀，神其鉴之。《祭城隍文》：维年月日，潮州刺史韩愈，谨以荤毛刚烈清酌庶羞之奠，祭于城隍之神，间者以淫雨，将为人灾，无以应贡赋，供给神明，上下获罪罚之故，乃以六月壬子。奔走分告，乞晴于尔明神。明神悯人之不辜，若响若答，粪除天地山川，清风时兴，白日显行，蚕穀以登。人不咨嗟，惟神之恩，夙夜不敢忘怠，谨卜良日，躬率将吏，荐兹血毛，清酌嘉羞，侑以音声，以谢神贶，神其餐之。《祭大湖神文》：维年月日，潮州刺史韩某，谨差报潮阳县尉史虚已以特羊庶羞之奠，告于大湖神之灵：某承朝命为此州长，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，凡大神降依庇贶斯人者，皆某所当率徒属奔走致诚，亲执祀事一朝庭下。今以始至，方上奏天子，思虑不能专一，冠衣不净洁。于人吏未相识，知牲[月盾]酒食器皿[牛角]币不能严清，又未卜日时，不敢自荐见，使摄潮阳县尉史虚已以告，神其降鉴。　　又云云，谨以清酌　修之尊，祈于大湖神之灵曰：稻既穗矣，而雨不得熟以获也。蚕起且眠矣，而雨不得老以簇也。岁且尽矣，稻不可复种，而蚕不可复育也。农夫桑妇将无以应赋税继衣食也。非神之不爱人，刺史失职也，百姓何罪，使至极也。神聪明而端一，听不可滥以惑也。刺史不仁，可坐以罪，惟彼无辜，惠以福也。沉沉云阴，卷月日也。幸身有衣，口得食，给神役也。允上之须，脱刑辟也。选牲为酒，以报灵德也。吹掣管鼓，侑香洁也。拜庭跪坐，如法式也。不信当治，疾殃殛也。神其尚饷。又云云惟神降依兹土，以庇其人。今兹无有水旱、雷、雨、风、火、疾疫，为灵各宁厥宇，以供上役。畏吏免被其谴，赖神之德，夙夜不敢忘谨具食饮，躬斋洗，奏音声，以献以乐，以谢厥肠，不敢有所祈。

宋陈尧佐《招韩文公文》并序。　　祭法。法施于民则祀之。祀之之义，盖所以奖激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忠义而厉贤材也。唐元和十四年，昌黎文公愈，以刑部侍郎出为潮州刺史。至郡声以孔子之道教民，民悦其教，诵公之言，藏公之文，绵绵焉迨今知学者也。郡之下即恶溪焉，有鱼曰鳄，陆生卵化，蛟之流也。大者仅百尺，小者即其子孙耳。早暮城下以人为食，虽牛马羊豕见必尾之。居民信宿大风雨，率其种类而遁。郡之上下才一舍不居焉，民到于今赖之。溪东有亭址存焉，俗曰“ 侍郎亭”，即以公尸之也。南粤人率尚鬼，而公之祠弗立，官斯民者，又曰仁乎？余由京府从事，出吏兹土，观求所然，颇得其实，且欢旧政之阙也。会新夫子庙，乃辟正室之东厢，为公之祠焉。既祠之，且招之曰：公之生而不及见之山山兮，惟道是师。公之没不得而祀之兮，乃心之悲。虫虫• 民兮，奉实有亏。济济多士兮，官斯者谁？南奥之裔兮，在天一涯。吾道之行兮，自公之为。苍苍海隅兮，咸阅礼以敦诗。浩浩江湍兮，悉走害以奔奇。功之大者，亘古今而不衰。德之盛者侣，轲雄而并驰。何庙食之弗供兮，俾祀典之孔• 。实我生之包羞兮，亦斯文而已。耽耽逐宇兮，孔堂之东。俨俨盛服兮，如生之容。辟窈窕之轩松兮，列游夏之朋从。陈浊洁之俎豆兮，奏锵洋之鼓锺。顾丘祷之不缪兮，幸神道之来通。庶斯民之仰止兮，尊盛德以无穷。陈尧佐《鳄鱼文》并序　　己亥岁，余于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，作招韩辞，载　鱼事以旌之。后又图其鱼为之谮，凡好事者，即以授之。俾天下之人，知韩之道不妄也。明年夏，余郡之境上，地曰万江，村曰硫黄。张氏子年始十六，于其母濯于江[汀奚]，忽鳄鱼尾去，其母号之弗能救。洎中流则食之无余。余闻而伤之，且谓天子圣武，王泽昭洽，刑不僭，赏不滥，海内海外，罔不率俾昆虫草木裕如也，鳄鱼何悖焉，而任毒任虐之如是，是不可不为之思也。命县邑李公诏郡吏杨勋拿小舟，操巨细，驰往捕之。咸谓余曰：“ 彼不可捕也。穴深渊游骇浪，非人力之所能加也。”余则以为不然。复之曰“ 方今普天率土，靡不臣妾。山川阴阳之神，奉天子威命，晦明风雨弗敢渝。鳄鱼恃阴于远，毒兹物律，杀人者死，今鱼食人也，又何疑焉？昔昌黎丈公投之以文，则引而避，是则鳄鱼之有知也。若之何而遂之？姑行为，必有主之者矣。苟不能及，余当请于帝，躬于鳄鱼决。”二吏既往，即以余言告之，乃投网辄止伏不以举，繇是左右前后力者凡百夫，拽之以出。缄其吻，械其足，槛以巨舟，顺流而至。全郡闻之，悉曰：是必妄也，安有食人之鱼形，越数丈而能获之者？”既见之，则骇而喜，且曰：“生于世有百岁者矣，凡上下水中，或见其隆髟伏弗之状，虽相百步，尚不敢抗；今二吏捕之犹拾芥，实今古之所未闻也” 。向非公之义洽于民，公之令严于吏，自诚而不欺也，又安能殖巨害，平大怨，宣王者之威行焉？余始慎之终得之，又意韩愈逐之于前，小子戮之于后，不为过也。既而鸣鼓召吏告之，以诛其首而烹之。辞曰：水之怪则曰恶兮，鱼之悍则曰鳄兮，二者之异，不可度兮。张氏之子，年方弱兮，尾之食之，胡为虐兮。茕茕母氏，俾何说兮，余实命吏史，颜斯怍兮。害而弗去，道将索兮。夙夜思之，哀民瘼兮，[走斗走斗]二吏，行斯恪兮。矫矫巨尾，迎而搏兮。获而献之，俾人乐兮。鸣鼓召众，舂而[昔斤]兮。而今而后，津其廓兮。王十朋《祭王尚书大宝文》：惟公生禀南方，君子之强，簸弄明月。于潮之阳，妙龄射策。遇太上皇，擢为亚魁，名震四方。权臣用事，明哲自将，潜心问古，得圣行藏。于《易》《春秋》尤其所长。帝初览权，思用忠良。贰我成均，儒林有光。说书崇政，屡上封章。帝嘉其直，人指曰狂。出守东嘉，奉祠故乡。主上龙飞，召自南荒。以长谏垣，以肃周行。正色立朝，谔谔以昌。笔端凛然，不赦豺狼。言如蓍龟，去自芬芳。公虽在外，上

五千三百四十五卷

念不忘。入司喉舌，行登庙堂。彼何人斯，敢为藏仓。如毁日月，于明曷伤。身虽可屈，肠不减刚。归老于家，天相寿康。名德益尊，如曲江张。如余襄公，如日南姜。盍归乎来，弼谐赞襄。天不忍遗，哀哉讵亡。　　十朋昔以诸生，受知上庠。穷第来归，礼遇共常。公居谏省，我滥其网。人呼二龟，亦曰两王。举岂虎偶，葭依玉傍。把麾泉南，稍近门墙。敬虽获修，见则靡遑。忽闻讣音，痛摧肺肠。譬彼大厉，坏其栋梁。如体无骨，四支曷强。为国惜贤，氵林日然涕滂。苏东坡《祭远游先生吴子野文》：朝奉郎提举成都王局观苏轼，谨以清酌庶羞之奠，告于故麻田子野远游吴君先生之灵。　　呜呼子野，道于世远。寂然自求，阖门垂帷。兀然坐忘，有似子微。或似壶子，杜气发机。遍交公卿，靡所求希。急人缓已，忘其渴馈。道路为家，惟羲是归。卒老于行，终不自非。送我北还，中道弊衣。有疾不药，但却甘肥。问以后事，一啸而麾。飘然脱去，云散露• 。我独何为，感欢嘘欷。一酹告诀，逝舟东飞。尚飨。《韩文公朝碑》：匹夫而为百世师，一言而为天下法。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，关盛衰之连。其生也有自来，其逝也有所为，故申吕自岳降，传说为列星，古今所传，不可诬也。孟子曰：“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是气也，寓于寻常之中，而塞乎天地之间。卒然遇之，王公失其贵，晋楚失其富，良平失其智，贲育失其勇，仪秦失其辩，是孰使之然哉？其必有不依形而立，不恃力而行，不待生而存，不随生用死非而亡者矣。故在天为星辰，在地为河岳，幽则为鬼神，而明则复为人。此理之常，无足怪者。自东汉以来，道丧文弊，异端并起。历唐正观开元之盛，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。独韩文公起布衣，谈啸而麾之，天下靡然，从公复归于正，盖三百年于此矣。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溺。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冠三军之师。此岂非参天地，关盛衰，浩然而独存者乎？盖尝认天人之辨，以谓人无所不至。惟天不容伪，知可以欺王公，不可以欺豚鱼。力可以得天下，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。故公之精神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。能训作驯非鳄鱼之暴而不能弥皇甫专专李逢吉之谤。参信一南海之民朝食百世。始潮人未知学公，命进士赵德为之师，自是潮之人士皆笃于文行，延及齐民至于今，号称易治。信乎孔子之言。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潮人之事公也，饮食必祭。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。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，民以出入为艰。前守欲请诸朝，作新朝不果。元• 五年，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。凡所以养士治民者，一以公为师，民既悦服，则出令曰：愿新公庙者听，民欢趋之，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，期年而庙成。或曰，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，不能一岁而归，没而有知，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，轼曰不然。公之神在天下，如水之在地中，无所往而不在也。而潮入独信之深，思之至，为蒿凄怆。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，而曰水专在是，岂理也哉？元丰元年，诏封公昌黎伯，故片旁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。潮人请书其事于石，因为作诗以遗之，使歌以祀公。其辞曰：公昔骑龙白云乡，手扶云汉分天章。天孙为织云绵裳，飘然秉风来帝傍。下于浊世扫米比糠，西游咸池略扶桑。草木衣被昭回光，追逐李杜参翱翔。汗流籍　走且僵，减汝倒影不可望。作书诋佛识君王，要观南海窥衡湘。历舜九嶷衡吊英皇，祝融先驱海若藏。约束蛟鳄如驱羊。钧天无人帝悲伤，讴吟卫招遣巫阳。牲杂卜羞我觞，于烁荔丹于蕉黄。公不少留我涕滂，翩然被发下大荒。艹铭》并序：　吴复古子野，吾不知其何人也，徒见其出入人间，若有求

东坡《远游奄

1954年6月苏联送还

者，而不见其所求。不喜不忧，不刚不柔，不隋不修，吾不知其何人也。昔司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，居山泽问，形容甚鄙之。乃取屈原远游作《大人赋》，其言宏妙，不遣而放。今子野行于四方十余年矣，而归于南海之上，必将俯仰百世，奄忽万里，有得于屈原之远游者。故以名其奄而铭之曰：悲哉世俗之迫隘也，愿从子而远游，子归不来而吾不往，使罔象乎相求。问道于屈原，介车于相如，忽然不自知，历儿嶷而遇崇丘。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，踞龟壳而食蛤者必子也，庶几为我一啸而少留乎。

胡铨《王尚书墓铭》：于吁噫嘻，材何难耶？抑偶生耶？谓为固耶？曷用而不尽耶？上在潜宫，公力抗议，太上感悟，卒定大计。隆兴之初，笔稿典礼。曾不逾时，擢试谏议。屡婴逆鳞，谋慝褫气。肉食者鄙，相时射利。请罢督府，专守和议。公三抗疏，面折力诋。触宰相嗔，左官司马，引疾丐归，诏留不可。回首谓铨，君遂孤立。相顾泫然，作新亭泣。乾道改元，召擢常伯。突不得黔，何独叹墨。一片不复，善类太息。锓石经皇，以表夕室。

廖德明《八贤讠赞》：天水先生赵公：粤始距今，五百载余。风同邹鲁，此其权舆。簸弄明珠，光联北斗。沾溉者多，实维师友。

贤良都连许公：天赋共才，帝加优擢。褒然之举，声动海岳。于尘埃中，已遇知音。在处护持，德重神钦。

草节先生林公：直忤权贵，忠彻冕簇。一官莫繁，拂衣归休。俯视玄虚，研深探繇。会我真机，有待其后。

知郡直讲卢公：名闻于朝，文行经学。法蠹力陈，持论尤确。朱车番弗艹车，未竟发舒。仰止高风湖，山旧庐。远游先生吴公：车辙盈门，心不染尘。问及源委，契妄而真。无取无求，不忧不喜。清风万古，有道之士。金紫知郡刘公：辞爵弗受，解章弗绾。却返真游，琼楼玉馆。青娥有约，素屏留诗。问君来时，蟠桃为期。知郡朝散张公：竹符千里，一片水壶。传家有子，不队清孤。南国仪刑，上

心简记。万古难磨，屏间姓字。

五千三百四十五卷

阁学尚书王公：逊步举首，投闲下僚。正涂再辟，喉舌清朝。谋声沃心，言多逆耳。进退从容，直道终始。

后序：事有当于人心而关于风俗教化之本，郡子于斯不容已。盖今之为郡者，惟汲汲于财赋狱论簿书之末。风化之本，鲜有经意。沈侯自脱履文闱，驰声仕路，被荐公朝者屡矣。治郡牧民，出于存诚。故洞明本末，加以天资高明，学力宏博，发为文章政事，过人远甚。昔柳恽有具美之称，谓其才艺可了十人余。今于沈侯见之，公之嗜好一无所溺。惟寓意于翰墨，考古访贤，意谓风俗之本，教化之原。自贤者出，究唐以来，所得八人，其余特未易概举，要之八贤。道羲文章，青史中罕见。其建祠立象，冠湖山之颠，以鼓舞邦人，顾不微欤。经曰：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吾大了亦以文献不足，不能证夏商之礼。八贤者，典刑也。文献也，风俗之本也。想大英灵萃上，鹤之在表。今昔孰是，鹿之覆樵。梦觉皆非，惟尔邦人。桑之于梓，必恭敬止。况令仪令则，洋洋如在其上，瞻仰之际，岂不发感动之机。东汉之时陈实平心率物，以处乡闾。人有化争讼，为晓曲直。退而叹曰：宁为刑狱所加，不为陈君所短。王烈以义行称，乡里有为盗者，请罪曰：刑戮是甘，乞不令王彦方知之。由是而观贤者之有益于风化，岂浅浅哉。去古还矣，九原不可作矣。植表未仪，化顽成仁，亦庶几焉。王大宝撰《韩木赞》潮东山上有亭，唐韩文公游览所也。亭陆有木，蚪干鳞文，叶长而傍，耆老相传公所植也，人无识其名，故曰韩木。乃橡了木， 广无是种，故潮人不识之。上株既老，类更滋蕃，遇春则华，或红或白，簇簇附枝，如桃状而小。每值士议，春官邦人以卜登第之祥，其来旧矣。绍圣四年丁丑开盛，倾城赏之。未几，捷报三人，盖比前数多也。继是榜不乏人，繁稀如之。最盛者崇宁五年，宣和六年也。今不花十有五载，人材未遇。或时运适然，未可知尔。大宝当读苏端明为公庙碑，论能不能，有天人之辨。穷观公植之木，能逃化机，为一方瑞。夫岂容伪，殆其善教之道，反造物而藏诸用，使潮人思慕，千万年莫之厌者矣。碑何以不书？未盛也，盛而无妄，邦人诚之。诚而不书，天下后世曷然之？大鸟兽草木之奇，符于前事谓之现瑞。箫韵仪凤，而周亩嘉禾，各以类应。公刺是邦，命师训业，绵绵厥后，三百余年，士风日盛。效祥于木，理之宜然。若乃术业荒忽，惟瑞灾害证，书世妄诞者之为，君子鄙之。为之讲曰：召公之棠，孔明之柏，既诵勿剪，且歌爱惜。瞻彼韩木，是封是沃，匪木之渎，德化维服。化隆而孚，华繁以符，邦人励之，此理匪诬。陈文惠公撰《鱼图赞》：余读昌黎文公传，见鳄鱼事甚异。且未敢诚其说。太岁已亥，出官海上，乃公之故郡也。郡之下即大江焉，讼口而下，舟人则曰入恶，以其沉渊巨浪覆者相继也。江有鳄鱼，大者数丈，玄黄苍白厥类惟错，似龙无角，如蛇有足。卵化谷间，其卵无数，大率成鳄鱼者一二焉。余则或鼋或鼍。鳄鱼喜食人，狎于水者每罹害，民居畜产亦辄尾去。潮州旧苦此患，俗不能禁。元和中，公出刺下车，文而逐之，信宿鳄鱼遁去，郡之上下有三十里不居焉。自是州孰无之，殆今犹然。余至郡，访其事，乃于传舍，始信史氏之不诬也。会蜒网于渊，获始化者以献。悍目利齿，见者骇焉。呜呼，貌狠而性仁者有之乎？孔子曰有教无类。小人之殆不若此乎？余感公之行事，乐鱼之迁善，且虑四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方未之信也，乃图而赞之：惟水之奇，有鱼曰鳄。利口剑戟，贪心溪壑。猗欤文公，示之好恶。鱼既化焉，人宁不怍。图鳄时犹未戮鳄， 故赞中不及之。元周伯琦伯温《肃政箴》：元稽古建官，分天下为二十又二道，设肃宪政使者，岁巡部境，察民俗，以树政网，以绊吏治，方岳是宁，邦本是固。岭南古百粤地，广是都会，东宪府在焉。潮去广二千里，盖东履至是而止。岸海介闽，舶通瓯吴，及诸蕃国，人物辐集，而又地平土沃，饶鱼盐，以故殷给甲邻郡。然贾集岛里，农错洞獠。完孽荐蠢，狱犴独滋。子特宪节。，以至正六年岁丙戌之腊至潮。适诏天下肆大眚，减租征，惠安元元。于是边围告靖，吏牍十汰其九。而有司繁不原者，具狱犹三十又四，总之百七十余人。乃谳释其枉，若诖者三之一，论当者半之。决壅锢隙，硖墨 残，申明要束，道以德礼。吏民颇重犯法，由是而变庶几哉。昔人所谓海濒邹鲁者，于乎匹氓寸壤，全归版图者将百年。圣天子声教讫四海，而现成宦臣者尤至。则凡承是任者，靡间迩逖，孰敢不自献，以远然外之德然于苍生哉？爰作《肃政箴》刻于分司之署，以念来者，其词曰：惟辟代天，立法人民。秉法率下，职在宁臣。准夫直指，周建汉因。彝黄招揭，用礼体仁。刑以弼教，战处革器。明目远聪，授节方巡。水霜时肃，以远阳春。政滞情遏，恫疗乃身。黩货灭公，忄齐天怒神。正已正人，孰敢不循。纪网吕振，风俗吕淳。致告执事，敬慎咨询。是月已酉，经筵参赞官，朝散大夫仓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司事，鄱阳周伯琦伯温甫记，并书此篆。时左史长沙田仁德济可，姑孰邢思羲仁仲偕行。越二日丁亥，宪府译掾贺兰普颜不十从，钦奉圣旨，作新风宪，来潮宣谕。宋王汉撰《金山记》：金城山，境之最奇者也。距州治越二百步，东临恶溪，西瞰大湖，阎闾占其南，垣墉囿其北。从昔榛莽翳之，为蛇虫之囿，尘鹿之居。径始未辟，人不得游。山之形势万态，询州之耆老咸曰目所未观。壬子仲冬，余始至郡。阅其近逼库廪，畏盗之伏其间也。始命剪辟，非意其为胜耳。初得一径从石门东上，几半得地如砥，方广三十步，左右巨树，惟荔枝为多，始立亭曰“ 荔枝亭” 。上五十步至顶，见一石峨然，出丛薄间，因以峰名之曰“ 独秀”。北行十步，出大石中，地形孤耸，顾望旷绝。西南凤山对，遂立亭曰“ 凤亭” 。由凤亭东行七十步得一址，前数石尤佳，宜日之初，立亭曰“ 初阳”。其石之最高者，号曰“ 初阳顶” 。由凤亭西广一百步地如堂，南有石子如望，名之曰“望贤” 。由望贤石西连大网跃十步，有石复巨，观者必先，傍无所依，号曰题石网。其下有石宜日之仄，立亭曰“ 西晖”。亭南岩壁峭险，亦以“ 西晖”名之。岩东南五步，丛石怪诡，隐篁条间，披剪未竟，势若腾勇，题曰“ 隐石” 。石侧有洞曰“ 仟游”，有台曰“ 凤台”，谓仟所宜游，凤所宜集也。凡命名皆刻于石，俾来者得以观焉。噫，潮为郡，隋唐而还，贤守相继。兹山之不兴，得非有待于我乎？韩文公赏即东山为亭，以使游观，人呼曰“ 侍郎亭” 。渡恶溪，陟峻岭，土无嘉葩美木，亭久已坏，惟一树独存。夏灵赫曦，傍无以芘。矧兹山居城隅，迩郡署，树石间错，坡径纡直，陟降忘疲。游者知其境胜，比韩之东山相无也。余既为诗以纪，有未尽，复书以记之。大中祥符五年壬子仲冬，太守王汉记。山以仙名，水以龙灵，不在乎高深也。今王侯以金山胜境，过于韩山为可纪，毋乃失言欤？旧亭虽废，新朝随兴，居者思其泽，过者拜其像。伫瞻赞仰埂，如有所得。游观宴

五千三百四十五卷

集者，如有所怀。虽千载如一日，而金山茅塞且久矣。君子之言，可不慎欤？守斯土，牧斯民，从其大者，而小者勿论也。胜境云乎哉！因题认自警。至顺壬申晖郡守螽吾五居敬书。陈尧佐撰《独游亭记》：群居侣游依可以终日。而守道之士，患乎仆仆之未能也。顺乎俯仰，媚乎啸语，从之悔也，违之咎也。故君子谨铬焉。《易》曰：闲邪存诚。又曰：比之匪人，凶也。玩其占其象，得其象，则书其意。所谓正夫一者，其静而胜乎？余少居长安，杜门力学。耳目视听，不喜于人接。士有造余者必绐而却之，虽来之益勤，而拒之益坚。盖道不可苟合，颜不可妄悦，由是咎余者云云。且曰：“ 陈氏子傲人也，何为交焉？ ”余闻之不敢逃其说，作《傲士箴》以自警。后第名礼部，游宦凡一纪。颠顿狼狈，人或听之。会余失律京府，奔命海上，乃早不能为碌碌子所知也。今万里南处，又安得其友而经之乎？余复之曰：夫形骸之交，势利之合，盖偶而已，久而不败者几希焉。如子之说，则所恋爱咸其腓，执其随者也。吾后帝万国，家六合，而圣贤事业具在方册，何往而不得其友。潮州处越之南，实声教所被，养业复往，亦其所也，余何求焉。余既至，即辟公宇之东偏，古垣之隅，建小亭焉，名曰“ 独游” 。清江照轩，叠岩堆望，几案琴酒，轩窗图书，是独也，不犹愈于人之嗷嗷者乎？呜呼！人非犹则近乎辱，道非独则牵乎俗。所谓周而不比者斯人欤？余闻或者之说，不果承命，义惧潮之民，谓余𠂆邑𠂆邑而来，而独善也，故载其说于屋壁。陈余庆《韩山亭记》：州之东山，惟双旌为最高。山有韩亭，昔文公之胜游之所也。自亭之右，陟而寝峻。豁然地稍平衍，有旧亭之东者曰“ 观海”，有新堂之北者曰“ 仰斗”。由亭阴以级，跻于南北之巅有圆亭曰“ 执云” 。落成之日，尚书王公取史氏之赞苏公之词而名之也。增治之意，命名之旨，所以壮形势，所以耸瞻观。盖期兴邦人景慕高标，宏达远览，飘飘然有风云之志，要无愧于前古焉。大凡奉天子命为千里师帅者，一听断，一举措，必存教化于其间。俾规模遣爱，渐溢于修久，母徒为簿书漂没而已。文公以忠言直节，不容于朝，来刺是邦，首命赵德训导诸生。自唐迄今，文风滋盛。其建亭于山脊，植木亭左，以舒襟宇，以繁休泽，以慰厥后去思之怀。而其精神若于神明参，若于造物伍。故五百年之后，韩木时花，以为邦人科第之应。旄倪爱载，衣冠敬仰，凡分符于斯者，罔不歆艳其余烈。独鲁公报政之后，登临环视乃亭，以纵游步幽，以栌峻极之灵显，以发山川之秀意。英杰辈出于邦，用广文公之懿节，呜呼伟哉！尚书公式嘉其志，以思韩之念，励乡闾之晚进。博学笃行，藏器食浩，以遂其还者大者，故揭是名。且有深意存。昔孟子以登泰山，观澜水，以明其道；司马迁上会，窥九疑，浮沅湘，涉汶泗以发其文；谢灵连陟危岭，穷幽峻蹑障，以畅其诗歆其思；谢安亦寓会稽，娱乐山水，以丰其相业。而传说之岩，太公之渭，亦未必不因感慨而成功薰者。部兹东山，巍在有峭拔之气象；亭堂之设，又益之以眺望之佳致。四表八荒，恍乎目前。奇峰叠岩，拱手胸次。长江巨海，波涛湍激，以勇其汗漫之词源；朝霞莫云，变态殊胜，以丽其撤藻之章句。尚书公既以经术忠鲠为天子侍臣，破荒于前，是必有真贤实能，嘉猷义礼，接踵于其后。然则鲁公之举，岂以为游览之乐而已哉。鲁公自下车来，云为洋书，未当不以文公为仪式。禁暴残奸，如清潭鳄；修学待士，如立师训，拓东山之景，以表其景行之笃，殆见邦人思之，于文公齐化于不朽。某仅负郡庠，乐其有敦劝之诚，敢不书之。乾道七年乙酉秋，郡博士陈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余庆谨志。

工大宝《清平阁记》：仲尼叹川，感时易迈。孟子观澜，致用广大。凡寓意于物理，罔匪摅素蕴而表真趣也。山下有泉，蒙以育德。地上有水，比以亲贤。行于地中，险不失信。溢于泽上，节不跃度。万折必东，朝宗于海。是以君子审所归向尔。潮在峤南，负山抱海。屡峦环翠，蟠溪演绿。众会于江，以掖郡治之左，源远派拱，混混不息。余先庐沙堤内址，去江绕二十步。晨华暮景，风纹雨镂。目稔而情怡。其乐根诸中，于水之性不难则清，莫动则平，淡相亲也。特因请间纵武江湄，经营堤外，得夹山岂焉。旧口之佃地，不妨民舍，不剔荆卉。亘城郭，绕• • ，奠方隅，面形胜。恢基崇址，挹朝阳以考宅相。楹桷瑰挺，堂室宏远。文峰秀气，卑拱于襟宇。练流萦带，泓若一池。于是直居之前，恍涯砌筑，建阁以舒旷望，揭之曰清平，盖庄周所谓天德之象也。噫，性未赏不清，亦未赏不平。嗜欲贪储，玩习侈靡，一或难之，何以能清？忌怨喜怒，权势名利，一或动之，何以能平？然则郁而不流，激之过颡，岂水之性哉？澄清准平，越东达海，率水之善，殊未可量。圣贤观感，各有攸措。客莞尔而啸曰，时际清平，乃能乐是阁。人惟清平，乃能成是阁。名一得三，请书以训。

王宗烈《八贤堂记》：庆元五年冬，晋陵沈杞来守古瀛。越明年夏，政静民安，百废具兴。乃搜访是邦，昔之有贤哲八人，立堂而祠，命宗烈属文以记。切尝凝神静观，八极之表，一气流畅，得之者靡不取重于世。景星庆云，耀其光彩。荥阳河洛，吐其精微。荥而为植物，则梗楠梓杞；神而为动物，则麟凤龟龙。及其秀而为人，则古今之所景仰者，皆此气之呈露。然则是邦八贤，其亦有得于此乎？客有讯余曰：“ 美则美矣，而未大也。在昔古瀛，岭南佳郡，山川炳灵，英材皆出。子果何见而艰是选耶。”余应之曰：“ 人之于物，徒知以多为贵，而不知少之为尤贵。揖逊致理，众贤和朝。时则八元八恺，世济其美，忠厚成风，多士生国。时则八士，圣人首称。寥寥数百载间，而君厨俊及之俦始类于东都。如是者岂苟得哉？胡不观术多君子，何补于术；晋多贤大夫，亦何益于晋。一儒冠

五千三百四十五卷

立于国中，而曲阜风声气习，迨今可掬，其轻重为何如？八贤之祠，义取斯矣”。因为客评之曰：逍经有文问，排异端而宗孔氏，赵公其人也；对策忤权贵，献灾异而过仲舒，林公其人也；草泽应诏而魁进士，许公其人也；枫宸召对而授直讲，庐公其人也；若夫金紫刘公，则未老称归，注籍迁官；远游吴公，则有禄逊兄；知己名士，清节如张，则录而著御屏。刚鲠如干，则投闲而避权相。一方英气，萃在八贤，宋不为古瀛之贵耶？客曰：“唯”。或者从而诿其说。山川犹在，风物逾胜。昔何炳焕，今何寥落。毋乃气有盛衰欤？噫嘻，日月昏兮开则明，雷霆息兮震而惊。气之在人，不以生存，不以死而灭。夺于生前，一时之荣也。振于死后，千百世未可量也。天诱其秉，爰命我侯，发其幽光，咎其往躅。孰知此气薰蒸，将见彬彬蔼蔼，登金门，步玉堂，图云台，貌烟阁。勒功鼎彝，垂名竹帛，其必由我侯今日之举，有以畅之。昔荀氏有子皆贤，得颖川八龙之誉，后官位毕显。小而一家尚尔，况一国乎？侯之志广矣，异时以副其愿望者，若亲若故，若子若孙，皆获殂豆于左右斯堂也。辟而增之，继是必有待焉。宗烈幸睹盛事，竦然援笔而书，俾后人得以见侯之志。至若输费度材，计工董役，末也，故略之。庆元庚申六月朔日，迪功郎潮州州学教授王宗烈记。

黄景祥《湖山记》：湖山峙立于郡城之右，鳄渚绕其前，浮图矗其巅。环顾则平林垒岩，纷然献状；俯瞰则万家鳞次，萃于一盼，胜地也。昔时诸公登临赋咏，磨崖纪石，遗迹尚存。阅岁旷久，径蹊堙堑，榛菅荫翳。木伐于斤斧，石瘁于敲断，遂为童叟趋牧之地，殊未有赏音者。三山舍人林公[山票]，守潮之明年，政成俗阜。暇日偕郡丞延平廖公德明登州治之金山，从容眺望，西挹其秀而得佳趣。不能知秘，思与邦人同其乐。堑者夷之，翳者剔之，崎岖者砌而级之。植以松竹，杂以花卉，复筑三亭，以便游憩。缘山在趾，扪藤萝而上，半蹑烟云者，命之曰“ 云路” 。岿然负塔而东向，垤视前峰者曰“ 东啸” 。少迁而西，巨石数四，卓牵而环侍者曰“ 立翠” 。洞心骇目之观，一朝阐露。得非天造地设，固有自然之境，必得人而后与耶？斯时也，吏不踵门，村无吠犬。阖郡之人，以恬以嬉。相与具盘飧，罗樽垒，以穷登览之胜。饮者酡颜，歌者呕哑，舞者[扌卞]跃。朝而往，夕而归。而公之与卒，和若一家。待僚属也亲若朋友，爱士民也不翅若子弟。故时亦坐蓝舆，联驱从，盘桓其间，相忘相狎而无间。春温而林木茂，隆暑而清风来。徂秋而爽气豁，祁寒而青青不改，四时无非乐也。然公之乐，不在山而在民。故能因民之乐而乐其乐，昔滁之郎邪，下有娘泉，太守欧公亭其上。公余与客来饮，肴蔬杂陈，觥筹交错，颓然而醉，醉而与滁人游以相乐也，滁之山水因以名胜。然则林公于湖山，殆亦欧公之于郎邪也夫。庆元己未郡人黄景祥记。

方[礻合]《思古亭记》：潮阳古垒，旧传地居鸭湖。唐刺史韩文公当治观，鳄为民害，公文以遣之。又当登双旌山，手植嘉木，邦人以比甘棠。岁寒之姿，迄今不易。旁有屋数椽，俗号“ 侍郎亭”，二者咸在溪东。自公去潮垂四百载，遗爱在民，如周人之思召公。 后州治移建于金山之麓，溪东父老作亭于此。南望韩木，右顾鸭湖，以表去思，故亭名

“思古” ，盖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岁月浸久，老屋倾颓。邑子蔡氏，易以柱石，营而新之，庶几过者因亭以有感，今流俗乃号为“ 师姑亭” ，殊溪东老父去思之意。推原其故，得无类于小姑彭郎之谓哉？夫小姑本“ 小孤”也，鼓郎本“ 平浪”也。传讹既久，且移小姑以嫁彭郎。况是邦乃昌黎旧治，声名文物，不减中原。南有迴野，北有思古，皆旧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候馆。迥野之名，或讹为行者，俗揉南间之为累也如此。守亭者以为请，因用思古旧名，申述故事，且告来者，示不忘也。西山真德秀《潮州贡院记》： 嘉定十二年闰三月壬子朔，潮州贡院成。郡学职十有四人，以其绘事之图来请记。余既受图于使者，则进而问之曰：“始子读梅溪王公诗，知潮之有贡院久矣。今者所创，将新其旧耶？抑改作之耶？且其地焉在？”曰：“ 郡城之北有曰“ 凤啸坊”者，故试士之所也。郡地之东有曰“ 登云坊”者，今试士之所也。故基之废八十有八年，而今复始旧也”。问其所以复之意，曰：“以形势言之，则背负五龙，前峙金鳌，大江之水回环而索带，双旌雁塔，骈罗而鼎列者，昔人卜地之胜也。旁联民庐，后迫隍水，山川清明之气，还而弗瞩。市厘喧嚣之声，迩而狎闻者，近岁草创之陋也。况夫以人物则昔盛而今歇，以规模则前敞而后隘，此其复之之指也。”余于是辣然曰：“ 春秋大复古，谓其复而当也。是役也，复之而当，春秋之法所宜书。然余不知主之进为谁，与费之所自出。”则又曰：“ 知是役之当为，而勇以决其议者，太守莆阳陈公也。知是役之可为，而力以任其事者，别驾浚仪赵侯也。若夫考视工程，则寓客之贤曰王君恪。勾稽出纳，则郡痒之隽，曰方遇。施仪凤等，实分任焉，而吏弗与也。会其费用之目，为钱千三万有奇。郡之气损者百万，别驾斗之，自余则为士者合以相为，而民弗知也。子曰：“ 嘻，是真宜书。”盖今为守贰者，有簿最丹墨之殷，有牒讼听埋之烦。苟能是，则曰吾之责塞而人亦莫之责也。今二君子者，乃独尽其心于责之所不及，非贤而能之乎？然使邦之大夫士不能协智并力，以讫于成，则二君子虽有必为之志，其势将有未易者。然则诸君亦贤也哉。虽然，愿有献焉。夫所为复选士之宫于旧观者，非以舍庳狭而就高明故邪？学者之于学，亦若是焉而已尔。夫以三日之试，犹必惟庳狭是去，而高明是趋，则士之尚志立德以终其身者，其可苟乎？故莫尊于道义，莫美于名节。士而志乎此，则上达之基也。莫累于势权，莫夸于货利，士而志乎此，则下流之委也。辨是非于锱铢之间，决取舍于熊鱼之际，昔者潮之君子，盖有庶几乎此者矣。今诸君将由科举以进于天子之廷，则其于义利之分，诚不可不早辨也。若止知媒富贵而已，是岂贤审贰所望于潮士者哉？陈公名瞻，字伯廷，由太学上舍赐第。赵侠名善涟，字清乡，亦以文学中甲科云。院为屋千有三百楹，其制具于图者，此不著。四月某日建安真德秀记。元刑世衡《思韩亭记》东于郡山有韩名，唐潮州刺史昌黎伯韩文公庙焉，相传即揭阳楼遗址。其繇守居徒者今为精舍，在郡之南七里。苏文忠公所著文，石刻实存。延• 四年二月朔，休告，佥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事长安张公奚欠精舍，只谒竣事。谓兹山公素所游息杖鸟经行，草树荣耀，以未至为怃。于是屏驳徒，擎舟绝江，盘姗勃• ，循是而上，自举武梯石阶乃至，荐款揭虔，稽图访古。赈枝丛条，美荫繁缛，手植木滋蔓生不复识。旧侍郎亭，曰仰韩则近名，危槛浮澜，风榭逆空，与郡西湖山对望。彼丹垩锈错，而此漫漶腐挠，仅得不废，可怪也。公慨然捐俸属郡府，鸠工优材，完旧益新，更榜思韩，以仰之目，不若思之心也，”犹惧蔑以贻永久。越十日丁未，孔子用敝，郡士毕集，公曰：“潮诗书泽由韩公始，尔士子忘之耶？”皆辞：“不敢”。乃佥志一力，助钱相役，为钱中统万缗。公命置永业田为租百石，廪士之家旁近者奉祠事，籍岁入　葺。不时出纳，不实者有司察之，志虑深矣。郡之晋绅处士，耆老之俦，咸愿有纪。谨桉公扶树教道，息邪抵异。论宫市，出牛远翼荣裴晋公平蔡用取中，事在史传，此皆不书。特惜夫世常以文论

五千三百四十五卷

公，而不知其绵道绪直指正传，其有处非汉唐诸儒所及。三即广南，一随件父贬官于韶，一令阳山，一刺潮，咸以言事故。迹其不鄙遐亡勤治务，视谪宦犹资迁。郡有鳄鱼食人，以文遂去，遂无患民卖口为常，计庸免之。未相直，辄与钱赎，且著令，故至今思侯为深，传颂侯事为习。夫以公之弘义滂仁，虽身海上，乃心罔不冀主之悟道之行。至谓公要观南海，窥衡湘，词迫切，非公本意。独贺兹郡之遭者，彼其玉带金鱼，秉执钧轴。论说唐虞，各天一隅。云龙上下，晨星落如。而沈雅通经之赵德聪明识理之大颠，遂得附著于公，以托下朽，独非斯人之幸欤？遐想一时，亲见子云，以为适然。百千载之后，万头胥延，音法邈不可得，然后知公之虽过也。然则举酒相属，俯仰江山，咏侯遗爱，闻风而与起，醉义而忘归。其获徒今公游者，岂独非幸欤？书诸石，所以志公之难遇。而潮独幸俾邦人寿厥贻，钦于世世忽怠，将仁郎前南雄教授新安刑世衡记。

范椁撰《总管府爱堂壁记》： 潮阳，古百粤地，控海之隅，虽俗杂夷夏而民称易治。国朝承平日久，涵养生聚。郡之殷庶，名岭志右。人民之休戚，实系守者同德焉。泰定二年，制授广平宋侯用朝散大夫为同知总管府事，至未期月，洒涤故弊，厥政大行，一新公府之署，揭其视事之厅曰："忠爱之堂"，与府判官买住君推官刘君克敬。及其知事赵弘道，驰书三山，属予文以记之。予谓潮岭南右郡，一时同德，其作新振起于斯堂宜矣。抑当求古圣王之所以建侯置守者乎？今太守古诸侯也。天以天下付一人，不能遍履而周治。于是剖千里之地，与其民简其人，使分牧之，所以重所付也。太守受地与民，拥朱[车番]，绾三品章绶。官有承贰佐吏，奔走者，自邑令长群执事，咸下风听命焉，亦崇且华矣。得人则一方受其安，不得人则一方蒙其残。苟残矣，是太守负所简，而简之者轻所付矣。曾谓志忠爱者，固如是乎？汉人有言，与共治者，惟良二千石。然不必尽良，得一人则一方重，势可岁已。国朝疆守之广，度越三代，人材之盛，超轶汉唐。诏书方又重郡守之选焉，有膺是责而居是邦，食天禄而治天职，乃自附于不为者乎？或曰之距京师远，其治固有缓急，是又不然。譬之天生物之丽乎土者，去天诚若尤绝矣。而物之所由以生者，雨露之泽至深切也。郡视京师虽万里，有国之制，昭如日星。设官分职以宣布之，信赏必罚，具在有司。今且云然，是犹知天之高不可极，而不知生物之无一日不蒙其泽；知朝廷之远，而不知典章法度之至近也。太守任宣布之职于其间，亦思无愧于易，与良者而已。此非独为潮言也，为天下道也。今诸君当莅政之初，适丰暇之岁，因其故弊，爰有改作求言之意，乃不藻绘之尚。而拳拳以人心世道兴起惩劝为先，非真知忠爱之实，有所为而必无所负者，又能如是乎？余虽未获登潮之堂，然切识诸君之义于旧辞之表，故乐颂之，夫同知而下郡丞贰也。而所立如真守，况守者哉？因请刻文堂上，且为方来执事规。异时论相于郡，如汉故事，必自潮始。则今日之规，又所以为颂也。泰定三年正月范椁记。《经历司衡政听记》： 余既记潮之公堂已，其请则又曰：郡幕之署，扁以衡政。政言正，衡言平也，幸遂识之。呜呼！夫正人者，焉得有不平者乎？且百官之有佐，莫今郡为难也。郡方千里，责有民社。都辖者厌于上，众听者仰于下，郡处中焉。制经历知事照磨秩自七至九，郡凡三负。上以承太守，下以摄郡吏己，又处中焉。卑不得有所挫，崇不得有所陵。凡所兴起，处操持者，皆国之故也。事无大小重轻，具于案牍。纷至吾前者，有万不同。吏曰可，未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也；守曰否，未也。质佐者常执其衡，进退其权。而轻事之中，举无是乎平，讼于是乎理，教化于是乎宣，风俗于是乎淳。其致此者何哉？以吾无私而已。夫私者非贪黩。比同之谓，一有容于吾心，即贼乎天理之公矣。故有诘强以立异，依违而苟随，居两上下之间而上不思其难。所与起处操持或异，则衡将不在已人，欲正人而人反正之。正人则衡在己，人正则衡在人，一公私之间而利害相悬若此，服庶官者，可不慎欤？今潮之幕贰则浚仪赵君也。君举茂异起家风纪，当明正人之说矣。因志厅壁，念之君子。泰定三年三月七日范椁记。吴澄《潮州路重建庙学记》： 二广南服之极南也，三阳又东广之极东也。古先声教之暨于其地，盖不与中国同。然天之生斯民，民之秉是性，岂以地之远近偏正而异哉？或谓潮人始未之学，自韩文公为刺史而后士皆笃于文行。夫韩至潮以前，固已有赵德，其人恶谓之未知学乎？国朝承宋文盛之余，潮之士学非唐元和时比矣。至元戊寅，郡痒毁于兵，宪官牧官，继继　复而未克完也。丁侯聚之典郡也，讲堂斋舍初构；张侯处恭之按部也，庙殿门庑略具。潮人以为卑小，弗称王祀先圣之仪，悉愿更造。以民则蔡氏献石柱三十，以官则判官小云赤海牙助缗钱一千。既有其资，议迁孔庙于学之右。天历庚午春，佥宪任侯仲琛，又率诸官捐俸，命群士输材，于是大成之殿不日而巍然其隆也，廓然其敞也。明年郡牧王侯元恭，华之以黝，垩之以彩，翼之认左右之庑。居民丛集，喧聒逼迫，谕而徒之，地域混并。绕以宫墙，尊严门必[illegible]，昔所未有。又私出钱五百缗，塑两庑，从祀明伦堂竦立孔庙之左，于是潮之庙学始大备。董营缮者教授李复，学正刘贡珍也。至顺三年春，有事先圣，虔告成绩，邦人士咸喜，乃来谒文以记。临川吴澄曰：王制以泮宫为诸侯之学。鲁侯　泮宫颂于《诗》，而不书于《春秋》，何也？盖《春秋》常事不书，非常乃书，学事常尔。然则潮学之记，其效诗人颂美之辞欤？抑放春秋记事之笔欤？澄谓他郡之　学，常事也，潮郡之学，则非常也。何也？潮为柬广诸郡最，中人以下，往往喜官兹土，亦有素号胜流，一旦入竟，如饮广界之泉。然靡不毁节坏名，安于浴污，泥坐积圊而不悟。岂直司牧者忘其所以牧，虽或司宪者亦失其所谓宪，如是徇物而丧已，灭理而穷欲，又焉知崇士学迪民彝之当务。今而司宪有若任侯马，司牧有若王侯马，其笃意于庙学也，事之非常者也，可不特书乎？前之张宪、丁牧及郡判官，事俱可书也。然《春秋》所书之非常者，书其异于占，以示惩也。今予所书之非常者，书其异于众，以示劝也。呜呼！世之凡庸，谁不受变于流俗。惟豪杰不然，岂仕潮之官而无一豪杰乎？澄尝考古验今，密窥天下之故而知在上之教，固能道率其下，以革易其所习；在下之俗，亦能感动其上，以转移其所为。虞芮二君争田，一睹周民之让畔让路，赧然虽愧而息。潮之士果能明经，果能修行，虽隐处未仕，人人望而敬之。官于潮者，傥见如此之士，虽有缪戾，亦必颇有惭怍；虽未[illegible]然改悔，亦必少戢其纵恣。继今以往，子于二三千里之外，闻潮郡之仕，庑循接踵，则可验潮士之学足以转移其上，而非止如今也。潮之士其勉哉！是年六月既望，前翰林学士，资善大夫，知制诰，同修国史临川吴澄记。

《潮州路韩山书院记》： 孟子而后，儒之知道盖鲜矣。西汉诸儒，文颇近古，实太傅，司马太史卓然者也。徐考其言论识趣，大率非鞅仪秦之绪余，于道竟何如哉？降自东汉晋，不惟道丧，而文亦

五千三百四十五卷

弊。历禹汤文武周孔之道，传至孟轲而止。是又为文而有见于道也，岂三代以下文人所能及哉？当因论佛骨事，谪潮刺史，其后潮人立庙以祀。宋元• 间，庙徙州城之南七里。逮淳• 初，又于庙所设城南书庄，俾学者居焉游焉。皇元奄有此土，屋毁于兵。至元甲申，韩书院重兴，即庙之旧址为先圣燕居，先师兖戚沂邹四国公侍，而韩子之专祠附。唐时先圣配祀独一颜子，宋儒推孟子之专传由子思，由曾子上接孔氏。其言本诸韩子送王埙序，于是配孔者四祠，韩而继一圣四师之后也，固宜然书。仅复规模隘陋，营缮多缺，前守拟更造不果。至顺辛未夏，太守王侯至，偕其长阿里沙，其贰暗都剌哈蛮协谋，命山长陈文子计其费，乃撤旧构新韩祠燕居，位置相直，宽袤齐等。后有池广十丈许，畚土实之，建堂其上，扁曰原道。两庑辟，齐舍馆诸生。日食之供有庖，岁租之入有禀。教官之寝处，祭器之门藏，一一备具。宏敞壮伟，倍加于前。五月经始，九月落成，海阳长忻都董其役。越明年，山长陈将潮士之意来请记。子谓书院之肇基也，以韩子之有见于道也。书院之增修也，以五候之有志于教也，潮之士如之何，必也学韩子之学，业精行完，进进而贤。则奚王庭，如韩牒所期而已。由是学四先师之学于书院，昔犹夫人，今犹夫人，欲与赵德并且不可，是为深有负于君师之作养，又何望其高白儿贤圣之蕴奥乎？陈文子曰，潮城之东，隔水有山。文公平日甜息之地，手植木尚存。潮人称其木为韩木，山为韩山。后取城东之韩山，以号城南之书院云。王侯名元恭，蠡人也。岁在壬申，七月已已吴澄记。

刘应雄《潮阳县东山张许庙记》：诸庙碑皆略之，惟许二公，功德在天下，迨今赫赫若前日。而刘之文复能备述，以示荒裔。且谓与韩公或有默合之说，尤为超见，故不敢略而录之。祭法曰，以死勤事则祀之，以劳定国则祀之。人固有一死，有重于泰山，有轻于鸿毛。世方阽危，拿累卵而措磐石，虽不幸且死，亦不为徒丧矣。有如张许二公，支汗血累战之惫，杆矢石四面之攻，不疚于回，宁以义殉。挺身为东南之长城，而模横遏之功不在太师临淮下。距今五百余年，闻之者犹胆掉目此裂，毛发洒淅，凛然见先轸如生之面。讵非严天炯炯之五行，宅土茫茫之上党者欤？唐皇养虎遗患，致渔阳击鼓之震，河朔二十四郡且不能支。矧九州之上胂，自开元晏粲以来，豢养安恬，士习脆车大而，闻有声而陨如雨者众矣。翠华摇摇仓皇幸蜀之辟，嘘唏割爱之惩，乱匪降自天，上失其驭故也。赖天地之灵宗庙之福，二三豪杰整顷乾坤。储皇即真于灵武。禄见员雨矣，尚有余孽，锋猬斧螗，朵须函夏，而逐在野之鹿。尹子奇同罗突厥奚，颈兵与杨朝宗合攻睢阳。张公志吞逆雏，拥兵三千，马三百，与太守许公会，以寡制众，以奇取胜。贼每战辄败，复益兵攻围愈急。城中粮竭矢尽，使霁云求援于贺兰。此申包胥哭于秦庭时也，而援兵不至。割妾杀奴以饲士。此宋华元所谓析骸易了时也，而馈饷不给。众议东奔，二公谓睢阳江淮之保障，弃睢阳则亡江淮，誓以死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守。惜夫兵赢势戚，城不能全，频素篇天，为厉以去贼。穹示鬼神，若闻兹言，亦黯淡变色而为之悲吒矣。公死二日而援至，十日而贼亡。而唐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，皆二公之力，可谓以死勤事，以劳定国者矣。当时犹有议者，赖韩昌黎辞而辟之，廓如也，肆今崇祀。隶韩公过化之乡，意皆精灵之合。以韩公为知己，故翩然被发而下大荒。不然，神之周流如水之行地，无往不在，何乃洋洋于潮之子男邦耶？相庙初基，宋熙宗间，郡遣军校钟英部领方物贡于朝。道归德，谒庙乞灵，夜梦神语以神像十二，铜辊一门卡后殿匮中锡汝，保当俾奉归以礼而邑之东山。明发越亦事迄允济，回具　脯胖答神贶毕。记梦中语，取所与者星驰而返，置诸狱祠，钟旋踵而立化，邑人骇异。时见玄旌树于岳麓，邻寺僧徒夜见光怪。白有司，请移寺以宅神。由是公私有祷，其应如响。事闻于上，赐庙额曰灵威。二神册尊王爵，钟亦封嘉• 侯，其来尚矣。中罗兵毁，庙祀浸疏。大德末年，邑令袁天汉就邑寓，前进士赵嗣助复谋营创。赵为潮著姓，率众易徒，捐资市材，竖三门两庑，前后殿，通三十二间。旋题玉英，藻绘丹垩，与同死忠者，像设俨然。仪卫甲仗，骈尘于壁循之间，历历如见当时握拳喷血之勇。惟嘉• 侯实肇始者，故特祀之。经始于至大戊申冬，落成于皇变壬子春，糜褚瞥币二万五千余缗。荔丹蕉黄岁时荐奠鳞集，雨阳若而巢珍消，晨桑气愤而降镝戢。则神之血食于潮。赫灵濯声，恶有冰天桂海之异哉？唐吕温云，烈气不散，攻为风雷，生而为国，死而为民。一何神也！皇元统一，首褒忠义。名纪祀典者五人，而二公与联事南公居其三。信夫！大忠大义，越古越今，虽万世犹一日也。乃系以辞曰：天将完节付二公，杆蔽江淮婴孤墉。四百余战挫贼降，谁知祭连阳九穷。生为人英没愈雄，桓圭丹与膺王封。地无南北锡福同，吏民岁祀端厥躬。赵公精诚与神通，植僵起废新斯宫。巍峨双庙等山崇，镌珉勒石纪丰功。刘希孟《潮州路贶三山国王庙记》： 元统一回海，怀柔百神。累降德音。五岳四渎，名山大川，所在官司，岁时致祭，明有敬也。故潮州路三山之神之祀，历代不惑。盖以有功于国，弘庇于民，式克至于今日休。潮于汉为揭阳郡，后以郡名而名邑焉。邑之西百里有独山。越四十里，又有奇峰曰玉峰。峰之右乱石激湍，东潮西惠，以一石为界。渡水为明山，西接于梅州，州以为镇。越二十里为巾山，地名淋田。三山鼎峙，其英灵之所种，不生异人，则为明神，理固有之。世傅当隋时，失其甲子，以二月下旬五日，有神三人出于巾山之石穴，自称昆季，受命于天，分镇三山，托灵于玉峰之界石，庙食于此地。有古枫树，降神之日，上生莲花。绀碧色，大者盈尺，咸以为异。乡民陈其姓者，白书岁三人乘马而来，招为徒者，已忽不见。未几陈遂与神俱化，众尤异之，乃周爰咨谋，即巾山之麓，置祠合祭。前有古枫，后有石穴，昭其异也。水旱疾疫，有祷必应。既而假人以神言，封陈为将军。赫声濯灵口以著，人遂共尊为化王，以为界石之神。唐元和十四年，昌黎刺潮。淫雨害稼，众祷于神而响答。爰命属官以少牢致祭，祝以文曰：淫雨既霁，蚕谷以成。织妇耕男，忻忻。是神之庇庥于人，敢不明受其赐。则神有大造于民也尚矣。宋艺祖开基，刘[专长]账拒命。王师南讨，潮守侍监王某赴朔于神。天果雷电以风，[专长]兵败北。南海以太。逮太宗征太原，次城下，忽睹金甲神人，挥戈驰马，突陈师，遂大捷，刘继元以降。凯旋之夕，有旗见于城上云中曰，潮州三山神。乃诏封明山为清化威德报国王，巾山为助政明肃宁国王，独山为惠感弘应丰国王，赐庙额曰明贶。劝本部增广庙宇，风时合祭。明道中，复加封广灵二字，

五千三百四十五卷

则神有大功于国亦尚矣。革命之降，郡罹兵凶。而五六十年间，生聚教训。晨桑烟火，
如后元时，民实阴受神赐。潮之二邑，梅惠二州。在在有祠，远近人士岁时走集，莫敢遑宁。自肇迹于隋，灵显于唐，受封于宋，迄至顺壬申，赫赫若前日事。呜呼盛矣！古者祀六宗，望于山川，以捍大灾，御大患。今神之降灵无方无体之可求，非神降于莘，石言于晋之所可同日语。又能助国爱民，以功作元祀，则捍甾御患抑末矣。凡使人斋明盛服，以阴祭祀，非谄也。惟神之明，故能鉴人之诚。惟人之诚，故能恪神之明。孰谓神之为德，不可度思者乎？潮人之事神也，社而稷之，一饭必祝。明山之镇于梅者，有庙有碑。而巾山为神肇基之地，祠宇巍巍。既足以揭虔妥灵，则神之丰功盛烈，大书特书，不一书者甚宜。于是潮之士某，合辞征文以为记。记者记宗功也。有国有家者，丕视功载，锡命于神，固取其广灵以报国。而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傥雨赐时若，年穀屡丰。则福吾民，即所以宁吾国而丰吾国也，神之仁爱斯民者岂不补哉？虽然，爱克厥威，斯亦无所沮劝。必威显于民，祸福影响，于冠平仲表种竹之灵，于刘器之速闻钟之报，彰善瘅恶，人有戒心，阳长阴消，气运之泰。用励相我国家，其道光明。则神之庙食于是邦，使山为厉，与海同流，岂徒曰扌干我一二邦以修。是年秋七月望，前翰林国史院编修官，兼经延检讨，庐陵齐希孟撰文。亚中大夫，潮州路总管，兼管内劝农事，蠡吾王元恭篆盖。

《南珠亭记》： 南粤自尉佗分封之后，推结余风，繇汉历唐而未殄。惟潮阳乃韩文公过化之邦，较之他郡，染为易新。自置乡校牒，进士赵德为之师。潮之人士，始笃于文行，遂为海滨之邹鲁。至宋大中祥符三年，天子东巡时，则有若许公申，以贤良应诏，试学士院，擢进士第一。授秘书省校书郎，历官宪漕，至刑部郎中。尝因灾异言事，极诋时弊，凛然有直臣风。后此以贤德称，表表当世者，代不乏人。沂其源则由赵公始。韩公吕山斗之望，来刺于潮，赵公吕乡国之善，见知于韩，声应气求，是可观其所主。迨韩公刺于袁，以诗留别赵公，有“ 婆娑海水南，簸弄明月珠”之句，民到于今诵之。潮人以思韩之故，而有庙祀，而有书院，扁以韩山，以赵公配。庆元庚中，郡守沈公杞，复采赵许二公而后有若林公巽，有若卢公侗，有若吴公复古，有若刘公允，有若张公变，有若王公大宾，皆为古贤，一邦之所尊敬者为一祠。淳• 癸卯，郡守郑公良臣，移建书院于城南。顾人又以姚公宏中通杞为九贤，与书院对峙。有亭翼然，临于前者，扁以南珠。取韩之诗，示不忘也。中历兵毁，草创之余，书院虽存，而堂废矣，地易主矣。至顺辛未夏，今守亚中王侯，自江西省连分竹南来。下车初政，不急不徐，惟厥中，先有司以清狱讼，访民瘼以苏疲癃。除螟去蠹，振滞广王之，好贤下士，悉以韩公为师，一洗积年衰陋之习，以新我众民，鼎建泮宫礼殿，官尊先圣。次撤书院而新之，以敬先贤。重建九贤堂于旧基，归侵疆若干亩攵步；仍并亭于前，以复太平之盛观。此岂徒政而不文者之所能哉？初公之治省关也，当梦至一僧寺，有以手卷书“ 南珠”二字以遗，公觉而异之。比至于潮，暇日于书院邻寺中，或指南珠亭故址以白公，公恍惚记前梦而新是图。岂非九贤之精爽不昧，豫以起废之事，属之公耶？继自今登斯亭者，景仰高风，罔俾古贤专美前代，此则公之所望于士也。世人有爱珠者至剖腹而藏诸，其与匹夫怀璧其罪者相去不能以寸。回视公之与礼崇化，所实惟贤，而其颡者儿希。公之治绩宜不一书，将如西都之良二千石，增秩赐金于在官之日，征为公乡于选表之余，此又士之所望于公者也。昔孟尝为合浦太守，洁其身而去珠复还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今公之至于是邦，帅以正而百废具，使南珠之亭复旧，汶阳之田来归，方之孟尝所复，讵肯溟幸然第之哉？公名元恭，字居敬，蠡吾世家，宁轩所自号也。若夫九贤之爵里，详载图经，公之修理与学院，自有碑刻，故不书。

周伯琦《宋死节臣马侯祠记》： 人之立得，苟有可以扶世教者，君子必有取焉。况当城昨复于隍之时，而能以危为安，以敝为完，奋不顾身，以尽委质之义者哉？国朝至元十又二年，岁乙亥，宋既内附，东南风靡。惟潮僻在海名右，大兵且压境，守今弃印绶，窜山泽。郡人马侯发承宗室之命，繇砦将摄州事，荣慰上卒，婴城坚守屡战捷。事出不虞，变生肘腋。外郭既虚，犹收创残百余人，以死誓保子城至不可为。乃令妻妾自缢，于是服鸩变就死，潮遂平。时十五年戊年戊寅岁三月一日也。是年冬十一月，文丞相天祥亦在郡就执，后六十又九年，当至正丙戌之腊，予司宪问俗于潮，潮之父老犹能能言其略。及阅郡乘，乃得其人，知未有祠。父老欲为之而未能也。因• 属郡宾佐三衢张君宗元焉。即言于郡郡，贰差吉为主，治祠于校宫东偏之室。先正之次，为文告之，已复请予记其事。今夫衣冠而禄食者，孰不曰我为良。我为忠夷考其行，非怵于势，则夺于利。忘君父，背理义，无所不至。方炎赵讫命，四海之人，莫不顺时变以为已计。马侯独以孤孱之余，扰骁鸷之众，非有所挟而气益厉，非有所冀而志益坚。其所成就，真足以暴于天下，所谓舍生取义者，于是乎见之。学校所以明人伦也，君臣之义大焉。宾佐是举，可谓知为政之本矣。故为感而书之，使后千百年有过潮者曰，南粤之陬，宋有斯人焉。是月既望，朝散大夫，仓海比广东道政廉访司事，周伯琦伯温甫记，并书篆。时佐史田仁德济可刑思义仁仲偕行。欧阳玄《赵忠简公得全书院记》： 故宋丞相赵忠简公，有祠于解之闻喜，玄尝记之，时以子博士赵君继清之请也。继忠简之六世孙，而玄之同年进士也。作闻喜祠事甫毕，寻迁亚中大夫，出为潮州路推官，潮盖忠简为秦桧所斥居之地。忠简为相，欲使其君正名定义，以讨金人之罪。桧为相，欲使其君慝怨事雠，以修金人之好。于是桧必杀忠简然后已计行。忠简已斥，桧怒未已，事未可测也。忠简因扁所寓之堂口得全，自以为庶几获免丁权奸之手。呜呼！忠简为国元臣，而以免于横逆为其身之幸，宋事岂不大可伤也。忠简再斥，而潮人慕之不忘，堂存如新尔，后祠之于堂。有司因民所欲，视书院仪，岁时遣官献享。迨嘉泰初，忠简之孙谧为潮守。淳• 中，陈圭典郡咸增葺焉。宋祚讫而书院废继，清之求外补于潮也，志固在得全。及至潮，刑清讼理，大振厥职。以所得职廪之訾，复所谓全书院于潮城，名贤坊，西街之右。燕居祠庭讲肆之室，垣墉门庑，灿然毕备，俾潮民之秀受业于其中，请设录事司校官以主领之。报政京师，即玄曰：解之祠，君记之矣。潮书院，君又当记之。玄窃有感焉。古之君了敬其身，故爱其身，而以全而生之，全而归之者孝。君曾了之以孝之称，孜孜然保是以为训也。然语有曰：事君能致其身。致之云者，委而不有之名也。其全其毁，岂复计哉？龙逢、比干，未尝以是有负于孝。公有致身之义于宋，何独以得全为幸乎？已而思之，在其当时，使忠简死于桧，而其事有益于宋，则身非所当异也。方桧挟上令，行已私，与其徒互而无益于事，则不如姑全吾父母之所生。事君事亲之道，犹庶几可也。忠简之为是言，岂得已也哉？况万一桧毙，身得独全，犹冀收再用之功也。乂焉得不以是身之存为一时之幸乎？至于使公获奉其得全之躯，以归其父母，而使宋之时君不获有其全付之

五千三百四十五卷

业，以见其祖宗，殆天之所为也。虽然，忠简不幸遇夫幅员分裂之世，遂齐志以殁。继请乃幸生于车书混一之时，北作解祠，南为潮之书院，相距万里，所欲无不克遂其志，岂不大幸于乃祖之所遇欤？宜其有光于前人也。学子来游，思忠简之以道事君，而于得全为非得已。又思继清显亲为孝，而淑人以锡类，则藏修进退，动审其是。海邦黎献，衰然为时出焉。此作书院之本意也。忠简名鼎，字元镇。事业详见大宋人所纪载，兹不悉书。继清名实翁，延• 初科进士，易文历中外，今位通显，寓居淮泗间。至正二年五月一日，翰林学士、资善大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欧阳玄记。

《三阳志》元何民先《文庙石柱记》：潮阳之地多石，故家巨室，寺观庙宇，往往断认为柱，阑槛石楚石戚末尔，而释氏元壮，独文学鲜焉。匪吝也，力不赡也。予一日阅《三阳志》，因见宋有教授赵崇郛。当以石为车车星门柱。此事更伟，窍有慕焉。遂与直学卢斌商之，召丘计之，索直三千褚酬以二，犹不足，增五百焉。乃定议为石柱六，石阈三，每柱左右长二丈有二尺，中稍加。议甫协，部使者刘公适至。只谒先圣，慨礼殿于制弗合，材且易蠹。问建几何年，诸生前曰："此五虎陈侯之故厅也。兵后造次，以故弗如制。"公曰："盍更之。"畴昔陈氏歌舞是间，而居大圣人，可乎？宜更之。由是罢前所计，而专意于其大者。会岁入不给，儒人石国珍等自陈愿输力焉，与蠲役三岁。公义其请，下之府，府率而行之。下之学，业既承命唯谨，抡材是务，直学卢斌得石柱于里中蔡氏。蔡君景，大官裔也。当其盛时，建祠堂以奉祖考。柱断以石，小大凡三十。大而圆者八，中而圆者四，小而方者十有八。今废矣，有释氏之徒，购以楮五千，蔡不售。乃悉以归诸学。盖其诗书之泽，道义之味，忧出流俗，犹古意也。予既得之，告于公，公大悦，命与之偕来。劳之杯酒，温以仁言，且戒县大夫免尔桥役，蔡亦诉然，无骄与悔。学即输费，委卢斌募夫与匠及舟，坏之析之，维之仆之，推之挽之。车运于陆，舟载于川。勿亟勿徐，不趾而进。枚置于庭，其劳且难，可既言哉，观者啧啧惊羡。讵意事与愿同，总两月间，主议者去职，输力者背盟，而势涣矣。又越一年，而儒氓同役，纷纷莫止矣。虽欲为之，末由也已。嗟夫，石不负余，余其负石，岂废兴有数而犹待乎？抑好事之难成也。予夙夜以思，怃然怃然，姑记其由，有望于后之人。后之人庶有以知予心。何民先记。

陈余庆《重修州学记》：潮之为郡，实古瀛州。文物之富，始于唐而盛于我宋。爰自昌黎文公，以儒学与化。故其风声气习，传之益久益光大。绍圣以来，三岁实兴，第进士者衮衮相望。而名臣钜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公，节义凛然，掩曲江之美，而增重东广之价者挺挺间出。迹其所自，岂惟山川炳灵，抑亦学校作成，积习之所致也。郡有学，始基于南郭之广法，改筑于今之贡院。绍兴十一年辛酉，又改卜于兹。风聩雨隙，栋梁• 剥，斋庐湿漏，经阁倾侧。士之鼓箧来游者，若不安迹。春秋课试，皆以学校为寄材之地，而无入留意。噫，学校之设，岂徒尔哉？今太守鲁公造，下车之初，只谒于先圣先师。周行顾视，有动于色，其规模固以默定而未发也。粤明年提纲挈领，百废具举。一日谓郡丞姚公某，与其属曰，夫瞿云以祸福渺茫之说，恐动流俗。其徒之居，金碧照耀。争务壮丽，陋则增修，坏则易置。若无其难者，矢引吾先圣以大中至正之道立名教，其福天下泽万世者，为如何？而学宫之弊，一至于此，是为可后。乃以海阳令张君某为才，命董其事。役于农隙而民不告劳，资以羡财而敛不及众。昔之蠹朽者易而新之，昔之未备者增而置之。加意修饰，有司经始，不逾时而告毕。映以清垣，环以粉垣。轮奂相新，一何盛耶！公之在朝也，以严明为治，清以克勤，敏而有断。秋霜肃物，吏畏其威，淑景熙春，民怀其惠。歌谣载道，境内晏然。其于敦奖士类，尊崇学校，尤切致意。学有颁赐大成乐，皆他郡之所无有，久废而不讲。公之始至，乃命生徒肄习乐章，释奠举而用之。冠弁峨如，衣冠久如，珩璜琚禹之声，适乎疾徐；调丝比竹，敲金击玉，黄钟大吕之奏，成乎激绎。公与诸生仰登俯降，周旋揖逊乎其间。使在庭之人，竦观动听，皆知贤邦君之将以礼乐化导此邦也。嗟夫！今之为政者，莫不以刑狱财赋为急，而视学校礼乐为不切之务。公独后其所先，而急其所缓者，岂非家学有源，而见闻独与时异趣乎？学既讫工，又率诸生行祭之礼，以告其成。公拳拳之意，岂徒为是文具也哉？继自今学者讲于斯，游息于斯，庶几亦有得于斯。他时以孝显其亲，以道致其君者，亦莫不由斯而出，则公之为赐岂浅浅哉？某幸祭盛事，谨摭其实以传诸来者。乾道元年乙酉九月日，郡博士陈余庆谨记。

王大宝《放生池记》： 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替天地，范阴阳，载成滋育之化，以蕃庶类之殖。羽腾蹄逸，艹鳞流介息，蠢动根亥，均被其泽，德亦大矣。绍与癸亥夏，诏郡县访唐旧迹，置放生池。申严法禁，以敦忠厚之风。潮于西山之麓，淹烟湖余壤，仅存步亩，莲沼以奉约束。索鱼于筌，倾缶以注，邀禽于笼，附掌而扬。治袭浸久，罔有革之者。恭惟太上皇帝，体尧舜以推至仁，稽商周以恢洪业。量包溟渤，恩沛雨露，睿志弘廓，岂以寻常之丘壑，纵呛喁啾唧之惠为哉？今上皇帝，寅奉严训，笃丕绪，好生之德，洽于迩遐。群黎万物，咸薰陶于泰和之域。乾道乙酉秋，守臣曾造，来莅兹顾，政事条举，期年而治。乃询元有临江立界之意，命海阳邑令张某，相所以易之。维城之东，清江浩漫，源远而浴会。尽夜之流，混混不停。于是即其要津，累基建阁，以祭弘深。龙石刻名于其侧，揭标上下共十里以禁采捕。涉旬而号孚，诚克称于承宣之职矣。噫，济以乘与，曷若虹梁之为便；灌以桔槔，曷若脉沐之为渥。鳝鲩之沟，奚可以活膻鲔；鹪鹩之枝，奚可以舒鸿鹄。详斯池之规，方于曩制。旷邈优裕，任期自适。广乎众多，巨细之无容，无一物之不得其所。是以有瞻则晨峰弄晖而传鸣和，回顾则暮云归岫而栖翮乐。南观则灵潮嘘吸而鲸鳄潜，北望则憎帝幽

医殳交鸟青鸟之翳而尘鹿伏。徒倚而环视之，颁首莘尾，漾鬈虚尾，油油洋洋于波涛间。而凫鸟属，徊翔乎烟渚，翘昂于沙碛，迄无纲罟赠弋之虞。仰而思之，踌著而绎之，永与圣寿长久，等于生生不穷之道焉。书载若之训，诗咏于物之章，其见于今日乎？老臣居枕江湄，

五千三百四十五卷

时乐斯乐，故特书于右。

余靖《开元寺重修大殿记》： 金仙氏立，空有二教。弥纶天人之际，以三乘四果，开陈渐路。其说曰：一切诸善，皆由起，不造业故。种种诸法，皆由戒起，能摄心故。六波罗密，由布施起，断贪爱故。百福之报，由庄严起，无骄慢故。是以群生归向，如流显就燥，不可卸者，其有最胜之理乎？潮于岭表为富州，开元于浮屠为胜寺，畅师于僧官为极选。又以金仙氏福报性学之说，开导后人，故其答者如响之应。先是寺有罗汉殿，岁时浸久，基倾栋桡，压焉是惧，风雨向庇，乃倡而新之。其募资也，无喜腆，无羞薄，同焉者怀，异焉者观，归于信而后已。由是伐材于山，埏土于陶，购工于市，而规模立焉。自释迦金人部从，至五百罗汉之容，率节化而像之，归于庄严而已。又为二楼一储，宋朝太宗睿烈皇帝御书，真宗章圣皇帝及仁宗皇帝御制一县洪钟而对峙人。康定庚辰乃始基之，庆历癸未而告成。凡寺之制，完者修之，缺者补之，• 者革之。凡五百楹，为一郡表，至者瞩焉。既落成，逾岭渡江绝淮，走辇下七千里，以其状来请识岁月，乃为之书云。

王涤《拙亭记》： 东莱太原叟，年六十余，承命假守于潮，起小亭于燕居堂后池之北。岸有水竹，皆因其旧，虽景最幽寂，而规模甚朴。叟公余退食，横书隐几，默坐其上。妻孥嬉啸于旁，且不知其异乡之牢落也。叟太息而自讼曰：信劳二纪，当途名公卿固有知者。不能求温希凉，致位显要，携幼稚，穷山水之险。南走七千余里，叨窃存禄，以期饱暖。既至增学田以瞻诸重生，建韩庙以尊先贤，决芹菜沟以疏水患，乐梅溪堤以障民田。可矣！而又将辟金汤之固，为朝廷设险，以容保斯民。而辄取上官之怒，几不免窜逐。赖仁者继至，察其无私，怒为完人。呜呼！何其拙之甚也。遂以名其亭。麻田居士子野吴君，惠然访叟，问其所以。叟语其故，居士曰：嘻，叟何惑也。夫性，天之命也。富贵贫贱亦天之所命。惟乐天知命，直以事道。不作伪以劳心，不饬诈以钓名。古君子之守分也，奚谓之拙。叟矍然而起，擎跽以谢。居士曰：拙之义至矣哉。不独终身请事斯语，原诲子孙，使守之无敌，

莫俦《隆庆寺一真轩记》： 建炎二年，岁在戊申。一真居士馆于潮之北城精舍曰隆庆。其东有屋，衡从函丈，居士葺之，因其号日之曰“ 一真轩”。有客过为曰：“ 请问一真之境若何？”居士曰：“ 子见上栋下宇，赤白圭洁。楼楹洞辟，游者改观，此非前日坏于奴隶之庐者耶？乔木挺秀，修篁丛树，扶疏际空，苍翠溢目，此非前日之荒榛秽区者耶？太唐廖廊，山色相迎，使人起然，志在凌云，此非前日之蔽于藩离屏障者耶？芙蕖覆水，蛙蝇屏迹，泓澄淳澈，须眉可鉴，此非前日潢潦之所钟者耶？夫有成有坏，有治有荒，有现有隐，有净有垢；于是可喜可愠，可悲可愕，可厌可慕者，比梦幻之境，非一真之境也。吾与子试为一真之游乎？摘日月，挟宇宙，而未尝试于犬也。于一毫端现宝王刹，坐征尘

里转大法轮，而未当拘于细也。上与造化者游，下与无终始者友，而未当堕于数也。是境也，人我都忘，善恶双泯，能否俱绝，荣辱两谢。迁于其间无有间断，贯今昔而同时，混天壤而共处。凡目击者无非文殊门户，风耳剽者无非观音坛场，凡意造者无非普贤壮几。”客乃[†敞]恍自失，改容礼谢而退。居士书以为记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曾汪《康济桥记》： 金山，俯瞰洪流，悍鳄曩时吝以为居。自昌黎刺史咄嗟之后，一害去矣。江势蜿蜒，飚横浪激，时多覆溺之患。循抵中流，势若微策杀，往来冠楼，踵蹑肩摩，轻舸短揖，过者寒心。佥欲编尽画而虹之，几阅星霜，未遑斯举。适时与事会，龟谋协从，一倡而应之者如响。江面一千八百尺，中蟠石洲，广五十尺，而长如之，复加锐焉。为舟八十有六，亘以为梁。昔日风波险阻之地，今化为康庄矣。偿资钱二十万，户椽洪杞通仕王汲式司其事，从人欲也。乾道七年六月已酉始经之，落成于九月庚辰。是日也，霜降水收，为之合乐，以宴宾僚，坦履之始，人胥怿云。郡守长乐曾汪书。

张羔《仰韩阁记》： 氵公潮之东，古鳄溪也。航溪有桥，因邦人之愿而作也。桥之西有阁，翼然壮丽，因兹桥而作也。溪当闽广之冲，凡道于是者，立马倚担溪渡，移晷骤雨暴涨，翻覆一转臂间。漕使长乐鲁公汪曩领郡，阖郡请维舟为梁以济，公领之，不三易月而桥成。潮人镂石颂美，述令德焉。岁在甲午夏，潦怒溢自汀赣循梅下，溃流奔突不可遏。噬缆漂舟，荡没者半，存者罅漏。太守临邛常公• 曰：利众者易兴，谋众者易成。是桥之建千里一词，已成之功，可中尼耶。乃酌约宜费，括帑扌力羡，首为倡，响应乐输，鲁公闻而喜。于是协谋参订成略，指授旧舫之大者少损之，锐者易平之，以便操习。出金贸材，计直偿工，众皆一力，后不淹时。舳舻编连，龙卧虹跨。昨病涉者既履坦已，复计余缗，创杰阁于岸右。赎地辟基，迤石捍溢，隆栋 梁，重檐叠级，游列览眺，遂甲于潮。福建舶使虞公似良，以古隶体，扁之曰“ 仰韩” 。盖韩文公芟憩旧地，实与阁对也。桥凡百有六舟，造于是年秋仲，告成冬初。阁以腊月经始越，次二月讫工。方敞精舍，官给田以备后役。军事推官曹者，时董其事。常公合乐张燕，邀宾僚而落之，乃觞曹曰：“ 是役不扰而济，子力也” 曹屏伏对：“ 何劳，顾二公规划之素，专奉行惟谨耳。”环观者相与叹曰：“ 物之兴，建信待人若时耶？夫开端于前，植址于后，行者便适，登者披豁。”凡过潮者，悉戴二公之赐。朋俦祝颂，肖像立祠，群请于羔曰：“ 笔勒成，子职也。今二公实惠伟绩如是，叵噤默无纪。”羔详稔颠末，不敢以斐陋辞，谨摭实而述于左。林安宅《潮惠下路 驿植木记》： 绍兴戊寅，予蒙恩将漕东广。至潮问途，趋番禺，父老谓予曰：“ 直北而西，由梅及循，谓之上路。南自潮阳，历惠之海丰，谓之下路，绵亘俱八百余里。上路重冈复岭，峻险难登，林木翁翳，瘴疠袭人，行者惮马。下路坦夷，烟岚稀远，行人多喜由之。然犹有不便者四；自有下路以来，役保甲为亭驿子，亭驿距保甲之家且远，客至则扶老携幼，具荐席，给薪水，朝夕执役如公家之吏，不敢氵页史离焉，俟其行乃去。客未至则尉之弓手，巡捡之土兵，预以符来，需求百出。客或他之，则计薪刍，尽锱铢，取资直而去，民以为苦，此其不便一也。官兵商午，鱼肉百姓，编氓远从，不敢作舍道傍，行人无所叩阍以求水火。长堤旷野，绝无荫樾，炎天烈日，顶踵如焚，莫可休息。渴则饮恶之水，其不病者鲜，此其不便二也。驿可宿，亭可宿。日行止于二四十里，过是则投夜无所。桥道颓毁，积水不泄，春霖秋潦，横流暴涨，行人病涉，往往多露宿以待涸而后进，此其不便三也。沙湘弥望，杳无人烟，盗贼秉之，白昼剽劫，呼号莫闻。受御者不一，而州县莫之知，此其不便四也。”予闻之不觉先声叹息之不已。乃移檄州县官，既同王事，安可坐视，而潮

五千三百四十五卷

惠之守令，皆欣然相从，与其佐同心协力，创盖铺驿，增培训水窟。夹道植木，跨河为梁。诱劝乡民，移居边道，而海丰令陈光，又唱增置铺兵之说于予，而潮惠二守深以为然。每亭驿各差兵士以供执役之劳，而百姓之为亭驿子者率皆罢去。俾得仰事俯育，不复有追呼之扰。予又刷上路驿铺之冗兵，以益下路。依闽中温陵上下路，各置铺例，闻于朝廷。于是铺兵与居民相为依倚，道傍列肆为酒食，以待行人。来者如归，略无前日之患。夫世事未有不忽于因循，而成于勉强；人情未有不悦于须臾，而厌于持久。是役之兴屯，人莫不难之。今不费于公，不劳于民，幸迄于成矣。予以为不难于始而难于终，使所种之木，勿剪勿伐，因其枯瘁者复芸之；所创之舍，勿折勿毁，因其摧圮者复新之。偿历百年，如一日为，虽经数政，如一人焉，夫又何患？此予所以深有望于来者，故书其岁月以贻之。时绍兴二十九年八月一日也。

郑厚《金山亭记》：[illegible]弥，天下之镇也。岱华衡恒，中国之镇也。金山，潮郡之镇也。郡有镇山，犹人有元气，能卫生者不问四肢九窍，五脏六腑，惟问元气盛衰。如此，则潮于金山何可忽诸？乡者潮之盛时，亭榭竹木，奂蔚于其上。当其文物之美，版籍之饶，甲于二广，抑有所率。兵戈以来，守郡者但务目前，推原之事所未暇举。亭榭圮于风雨，竹木残于斧斤，不恤也。地与时会，翁侯来，儒雅饰吏之余，思所以为潮善后之方。乃致意于是举。即山之阳，为亭者三，曰“凝远”，曰“成趣”，曰“披云”。俯揖金城万家于几席之中，红尘与车马分哗，苍木共闾阎间错，俯仰之际，形容不尽。循山而东，则列岫凝蓝，长江曳练，桑麻近落，烟雨平畴。目力交驰，景趣竞远，身居城郭中，然如在四旷之。于兹作亭以临之曰“就日”。其后绝山之家，亭其上曰“一览”。砌石为道，络绎其间，浇桃灌李，种竹植木。发足其景物。夫潮之形势，不在金山之壮观，不在于亭榭竹木。非亭榭竹木无以为金山之壮观，亭榭金山之冠冕也，竹木金山之襟袖整，然后见金山之气象焉。金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山之气象，实潮之气象也，孰谓太守翁侯是役苟作云尔？亭成，太守暇日宴客于其中，邦人士女，操觚挈本盍偕乐焉。惟兹邦人，见亭之成。宁知太守营亭之功；共亭之乐，宁知太守建亭之意。不敛一铢，不役一丁，鬻材僦工，筑亭宇如筑私室，此太守营亭之功也。粪本木盛，浚源泉长，提纲振领，类非俗吏所能为，此太守建亭之意也。农丰官达，爰自今日。补弊起仆，系属后人。绍兴戊辰郑厚记。

林汶可《刻漏记》： 潮之诚弊，而漏刻又愈于城之弊。穴木水而注，以版浮箭，睨取刻。岁久水蚀腐，以至划地测晷，足所以蚀腐之数。皇• 癸己冬，郡守下车，首完城，明年乃议新刻漏。有以临汀郡莲花漏而献者曰，其法出于待制燕公，最为精密，乃择牙校就汀受法，指工绳木，用金涂漆，历四旬，凡总六十事件，而漏刻成，成于甲午至和冬十一月也。盥壶纳水，不绝如线。水之不暴，箭无逸刻。故自朔至晦，累三千刻，以较划夜短长，一与之合，献者之言其信矣。十二月已亥，乃彻旧漏，用新法宜也。夫城郭沟池。作郡之壮。鼓角漏刻，设郡之警，人不可阙。郡太守举宏其阙，又得其法，最精密，宜后来毋废其法，且思郡守痒博郑侯伸也。

郑厚《凤水驿记》： 郡国有传舍以待假道之宾客，古礼也，今天下通名“ 曰驿”。或又从而高大加饰焉，则易驿之名曰“ 衙”，所以洗绣衣汤节之临郡，与夫通贵重客。顾他宾非可取舍，故一郡所以待遇客者必有二馆，否则上下混淆于市邸，此羁旅之通患。潮居广府之极东，与闽岭比壤，凡游官于广者，闽士尸立十八九。自闽之广，必达于潮。故潮虽为岭海小郡，而假道者无虚日。郡盖有所谓迟重客之所，而驿无舍，其所从来旧矣。自修来此周岁，易蠹补弊。自祠庙学舍仓廪府库，下至狱狴营伍，率以奇羡，随先后缓急而为之，皆严固洁好。方以宾馆缺焉未备。思所以力不劳而事济者。适掌醯舍则华而大，以为宾馆则与郡大小称其宜。既而得老屋数楹，直子城东南隅，乃故储醯之宇，于是易其地而两增葺之，因以郡水而名榜日“ 凤水驿” 。复为造寝处饮食之具，为榻著六案，与竹木寝床十有八席，以为荐借者各三十，器皿镬鼎悉备，使阍一人掌其扃与物之籍，而加[专仓]焉。过客之车马及郡境，请预以告。授馆之礼当敬，从事无怠。虽然古君子所尸立一日，必葺其墙宇，去之日如始至。无谓古人独然，自今以往，凡至此毋坏几席，毋毁垣墙。使后来者无乏，是亦古郡子已。郡僚来属，纪岁月于驿壁，敢[亻并]以告。

陈垣《海阳筑堤记》： 绍兴辛亥九月，大夫张侯被命镇州。至则宣德意，访民隐，兴利除弊，劝学劭农，有循良吏风。于是距城十保之众，知公之有志乎民也，喟然释耒耜言曰：“ 吾侪耕鉴于斯，几百载，边溪岸海，恒为长城固者，伊垣之力。今垣圮室坏，鸿雁“ 转徙”。老稚之属，骈肩踵迹造于庭。公延询其故，良久曰：“ 吾至郡，工役不妄兴，台榭无增节，恐为民力困，然是堤不筑，民将永无宁居。狂澜天噬，日削一杯，月且百倍。数

岁之汶，焉知桑田不转而东海乎？”退而周谋咨度，思始图终。命海阳尉赵善连而告之曰：“子其为予往，毋具文，毋悚众。速则易•，缓不及事。一心远猷，用宏兹责”。尉至，纵观茫洋浩渺之滨，巡度基地，表识封域，号召丁壮，万甲如云。一之日，扰扰奔腾之势，合战而退。二之日，鼋鳌鱼鳖之区，屹然山丘。三之日，沮洳化为平土，流民志其本业矣。士相与咏于

五千三百四十五卷

塾，农相与歌于野，谓此堤不修，而底于溃。民屡以病告，非董郡者以谋多而惑，役大而沮，谋作者以力少才疏而败乎是役也。守与俯合谋，宰与佐同力。吾差子洎孙，万世永赖，其敢忘功。乃涂地创宫，合祠绘像。既事，谒于恒曰：“ 怀惠而报德，觌颜而起敬，吾侪小人事也。记文明远俾遗波懿绩，与河洛并传，郡博士其母辞” 。恒曰：“ 至人无功，神人无名。自郡侯之至是邦也，崇教化，缓刑狱，戢追胥，与义役，安济置坊，亭堠筑馆，殊勋数十，退然不矜。意者期与世相忘徙壤间，而泯迹无怀大庭之上。小有形迹，随即刻划，岂侯本心哉？然白公之渠，郑公之陂，若功不加于时，泽不遐于手，畴能使人去思之矣。向也忧填沟壑，俄而措之枕席之安。劝愉鼓舞，社而稷之，夫谁敢议。抑使彰彰之治最，臬使既剡而上闻矣，一朝而随召尽节罄忠，竟猷告上，金城万里，将为天下大庇，岂以此堤为丰功而欲子侈言耶？绍兴年月日记。

许骞《重辟西湖记》： 西湖，古放生池，有山崭然处湖傍，古号湖山，则知湖之来非一日。殿崖层出，轻波纹平，水影岚光，为南州杰观。岁月既久，湖亦莽为蔬蹊，而榛荆丛生，童然一山矣。庆元己未夏，太守林侯山票既成，聚风月山椒，秀丽始发越，因慨谓湖山并名，岂有山而无氵豕者湖。贰车廖侯德明，力赞其决。于是剖耨壤，剪繁秽，引清流而广之。南北相距倍于昔，立三亭滨于南，日放生介于中，曰“ 湖平” ，跨于山之侧曰“ 倒景” 。绕湖东西古无路，诛茅穿径，插柳植竹，间以杂花，盘纡诘曲，与湖周遭。横架危梁，翼以红兰，镜奁平开，虹影宛舒。数步之内，祠宫梵宇，云蔓鳞差，浮荣女墙，粉碧相映。中造小舟，邀宾命酒。荷香逦迤，时度管弦中。邦人乐公德。公每游柳边竹下，草际苔中，涌觞布席而坐，公酒未竟，终不去。山与水相接，民与守相忘。骞尝游泳于中，即叹曰，湖山之乐，古风流骚雅士，往以此写幽兴，寄啸咏于君民之际，或略焉。若使身安江湖，心忘魏阙，主意上宣，王泽下壅。是湖也欲得乎？ 榭岭青，里轩潇条，尽舟皇宫羽，稚耋怫郁，是湖也欲乐得乎？我公莅止，奉天子教条，独行岭海。又欲以及民者及物，虽天子万年不待祈。又欲鳞介羽毛，皆涵圣恩，以期圣泽与湖山相无穷，则公于是乎乐在君也。梅香月白春满城，我公政暇，停舻举白，民亦熙熙陶陶，鸣俦缀赏。藻野缛州，如屏如堵，如绮如雾，人在乍监中，舟行画图，则公于是乎乐在民也。矧夫山啸湖平，公卿之谶，百年遗迹，一旦还旧，将见缨纟委绅佩，洋洋迭出。一以祈君寿，二以同民乐，三以振地灵，起人物。一废举而众美具，骞是用踊跃而书，镌于湖滨之崖石。

《新堤记》： 宝• 元年，南桂新堤成。南桂之人，□□□。顷岁水再至，漂田亩，包民居。老弱沉溺，壮者散之四方矣。今堤固于曩，吾里之人，得以父子宁。畜养蕃者，非贤使君之赐而谁赐欤？伊而不记，无以示来者。遂相率请于府尹盍记之。惟潮居循梅汀赣之下流，每一潦至，则四州之水汇于潮之溪，以注于海。溪旁绋平地也。堤之以捍驶流。而后民得以耕于斯，家于斯。古堤八十里，望之若连绳然。一股不牢，则绳遂断绝。而南桂之堤，据要冲。绍兴辛亥，水堤决仅百丈，十保之地尽为壑。郡侯张行成更筑之，民乃粒，六十年而当淳• 辛亥八月，不堤溃，与绍兴害亦略等。有倡为塞水口之义者，增其故基，与水

争势。畚锸之役方休，而夏潦至，又渎溃益甚。新筑之址，亦化为渊。民白之，郡闻之台，彳首丁权郡樊公应亨、宪公吴燧，皆曰：“筑堤，县令职也。海阳令王君翁为有才，亟委之。

1954年6月苏联送还

令乃相地之宜，避水之冲，立标以定其北。北起许银巷口，南抵五福堂后。而又外筑涵南横堤，以障数千户口，分十统谕以总之。时粗不便告者，即委主簿赵君溶相视。簿曰：“覆辙可蹈乎？宜从今议，拟始定矣。”顾其役大，其事未易集也。今郡侯全公昭孙莅事之初，首访民病，慨然曰：“事有急于此者乎？春且潦，吾民其鱼矣。”促成之，乃命陈巡检涛督役，出入田间，与役夫同劳苦。侯一意任之，民有悍然不从令者，有以他辞规避者，侯不阻不忒，哈以利害而戒勉之，要以事成就乃止。又以令言闵其弃地之产，而怠者力，悍者循劳，役者劝悦，令亦时屈而相劳焉，不数月而役毕。盖为堤之址广八尺，其上半之，其高一丈二尺，其长如广之数七十有。夫以工计之者三万有奇，经始于壬子仲春，告成于癸丑孟夏。而溪东之堤，所以捍三保之民，同时并筑，里人陈天骥董之。于是两岸屹立，悉复张侯之旧矣。或曰：天地之数有六十，穷则复始。是堤也，其溃有溃之者，其筑有筑之者，盖数也。大圭曰：非数也，人也。向者绍偿之役，盖有阴扇谣言巧相阻败者矣。非张侯其孰主之？近者之役，亦有转移吾说扌且挠吾令者矣，非全侯其孰成之？不然堤之成文矣。然则亦人尔，安得诿诸数哉？故大圭谓是役，侯之美有三：知其人而信之，明也；坚其力以行之，果也；宽其役而恤之，仁也。行一物而三善得焉，是可以书。侯又虑新土之未实也，夹植柳以盘其根；患冲流之易突也，筑子堤以杀其暴。其为后日虑至深远也。噫嘻，推是心也，岂特一堤而已哉？宝• 元年记。

元熊炎《重建文庙记》：诗书礼乐之教行而天下多善治，仁义道德之说明而天下建善政。盖吾道非空虚无用之物，而化民成俗有非刑名法律可能及。自汉而下，良吏著名史册者，皆以兴学立教为首，而人或以迂阔视之。噫，吏道不古，世变亦极矣。潮俗号为易治，建学且数百年。繇昌黎延赵德为师，而人亦敦于学行。后来士风，方之邹鲁。元运初兴，王师平江南。不数月，

五千三百四十五卷

广去天远，复六年始定乱离。斯瘼瘥老幼寄命• 镝，经生学士，岂直逃难解散而已。潮介海外，虽弦歌自如，谁以之为守礼义之国平。干戈甫定，潮复为郡。然经营收拾于武夫健将之手。章逄辈方晦迹引。宫墙遗地，鞠为园蔬。美输美奂，谁复念此。丁侯聚米潮，文庙草创。规制朴陋，无以寓敬恭。逮郑必大领乡学，府尹陈• 、权府陈肃，皆有意　复，令能有成。至元二十儿年正月，贰府王宏始成正殿，他宇谓可次第就。而造舟役兴，又未及竟。肃政廉访张公以是年五月监治莅政，慨然念曰：“ 勉励学校，宣明教化，吾职也，此而不图，无以塞上间，称明晋。”一日语郑君曰：“ 庙虽王侯所创，而实重子请也。其续成之母，中道废，吾能主张是。”郑唯唯承命，公复集梓众令之曰：“ 前是官府之役，率不给直，汝避焉。今给以佣费，食以学廪，必勉诸。有受若直，怠若事者罚。”众亦欣喜就役。于是筑之登登，伐之丁丁，斧者锯者，斤者斫者，日陈于前。公躬自课督，率漏下乃去。昼则传餐而食，不挞一人而人用劝，自经始至落成三月。为门之间七，为庑之间二十有四，厨庾藏无不具，栋梁榱桶无不备。配祀像设，无藻绘乡希乡肃。又惧其无以养也，为之置潮阳田一庄。每岁收粒肆伯石，以助供给。其区划具矣。嗟夫！学校风化之本，表章尊显夫人。秉彝好德之不容已者，况文废必与，文仆必起，人事物理，决有当然。或者创之而不遂其事，为之而不既其功。盖时之未至，虽圣人不能先时而强焉。时之既至，虽圣人不能后时而不为。潮学之兴，固公为政出治之先务，而亦时之有待于公也。用能于旬月之间，一复旧观。使殊方万里，知朝廷崇儒重道之意，而声名文物复炳然于世变风移之后，非使臣之远有光华者乎？非使于四方而不辱君命者乎？经曰：“ 见义不为无勇也”。又曰“ 教人以善谓之忠”。公可谓且勇矣。兴一事而二美具，所宜得书。潮之士居游其中，恻然动念于兹学废兴之由，而思所以副公教养之意。蹈德咏仁，砥节砺行，不以诗书礼乐为空谈，不以仁义道德为迂说，则家稷人皋，又岂不大书哉？公名处恭，汴梁人。至元三十年癸已，将仕郎，广南东道儒学副提举，熊炎记。姚达泉《重建元公旧院记》： 潮为广左甲郡，文物亦诸郡甲。在昔学宫雄伟，韩山书院亦然。宋淳• 已酉，邦侯周君梅叟，喜其文物盛，欲以道学淑人心。乃营元公周先生祠于郡痒右，谓公为道学权舆也，并拓宇以聚学子。闻于朝，得请，亦曰书院横渠二程晦庵四先生皆有功于道者，遂合祠为五。戊寅兵火，郡泮与昌黎伯妥灵之地悉皆瓦砾。独元公之宇如鲁灵光，后因为学，移而为庙。逮至元壬辰，广东道肃政廉访张公处恭，分治来潮，鼎新文庙。路总管陈侯佑，复移庙而为书院。经始未全，同知提举苍侯小云赤不花继之率作。甲午春，本道儒学提举熊炎沿檄至郡，慨然有意成之，就委山长张圭英、石国珍并力了办。乃勤垣墉，乃涂既茨，乃立祠像，不逾旬月，欠者悉备。丁是祠堂之间五，讲堂之间三，翼列四斋，前峙门庑。复旧观而新之，礼旧有加焉。促丁舍莱新祠，观者敬叹。今张郡遗其子仲明自潮米，书其事，属然记，辞不获。因思道在天地之间，厉万世如一日。有绩无绝，有存天亡。不以世道升降为升降，不以世运盛衰为盛衰。昊占鸿荒，有熊氏以上无算。惟精惟一，自尧始传而舜禹，又传而文王、周公、孔子、孟轲，是谓道之正统。轲后道脉征，扶正学者如荀杨仲淹之辈，皆功不迨轲。寥寥千载，始有元公疏源导流。太极动静之体，五殊二实之气，仁义中正之理。凡天地人所由立，万事万物所从出，天下学者所以正心　身者，二程朱张四先义引而派之。遂使道学涵濡人心，养成士君子之质，非后来孔孟欤？宋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熙宁间，公尝持漕宪节，潮亦行部之所，祠固宜然。非为持节祠也，为道也。于道有功者庸合祠，但土木之功久则弊，世更事异，道则无弊无革，恃有知道君子扶持耳。其有志于道若子佩宣劳其间宜也。至如总管陈侯力主维之，又能捐已宅充广之。苍侯间出力以助之。其余任事办材，给用度，补阙遗，则于职分乎宜尽，皆可书。书院旧有田，暂为浮屠氏所据。又安知他日青毡之不复，姑俟之。今我朝崇尚儒学，讲明理议，尊先贤，续道统。求道有书在，求极有图在，元公其大有功于后学。噫，不有废，何以与？至元三十一年甲午，前大学进士姚然记。

何民先《重建水东韩庙记》： 士君子宦游以得江山为乐，江山以得士君子为重。方其登临，游目骋怀。俯仰千古，啸歌自适。及其后也，邦人怀思。爰及草木，则有尸祝之者矣。昌黎先生之于潮亦然。公以忠言谪潮，道迪人心，功在生民。尝爱溪东山水之胜，公退之暇，时一游憩。亭下之木，所亲植也。旧株既老，飞枝复生，州人以韩木称之。且瑞其花，以卜科目。或曰公尝遣官祭鳄鱼于此，其下即鳄鱼潭也。庙旧在城南，宋淳熙已酉，丁俟允元不忍虚其胜。蔽艹弗甘棠，迁公庙镇之，以天水赵君文惠陈公配。盖公尝请赵为师，以训潮人知学。陈守是邦，又尝戮鳄于市。道同志合，犹一日也。距今百馀年，鼎革凡几。元延• 四年，张公世荣行部至潮致敬焉。徘徊眷慕，深虑修葺之费无所出，非所以计久。乃为儒生，捐金买田计五十八亩七分，几得够一百三十四石五斗，其用心尤远矣。泰定三年秋，牧守亚中公马合马偕士友绝江谒祠下。至则门庑亭宇皆乌有矣，惟正堂仅存，遗像萧瑟，粉壁穿剥。楣柱巧蠹强支风雨，慨然久之，士友悉言其故，公曰，文公功德若是，江山形胜若是，而又应司维持甚其可废乎？归与同知宋君用，府判买住，推官刘君克敬，知事赵君弘道谋，佥曰然。遂以命业且戒勿扰，业受命惟谨，乃故基，乃市良材，鸠功[1]庸役，一时惟直。是钧是，是锯，是断是舁，仆者构之，腐财撤之。已而正堂巍然，两庑翼然，三门魁然，维亭维祠，各复其旧，中外一新，丹黝交焕，晓云飞栋，晚蟾流阶，东负三峰，如屏如儿，氵豕者西面横江，楼台鳞簇。大海其南，蛟龙所家。三河泻其北，樯楫若注。一登庙而山川之胜尽在目，城南有是乎？由是揭其堂曰仰高，取泰山北斗之义马，亭曰天风海涛，取相期风涛观之句马。尊贤有祠，崇德也。侍郎有亭，存古也。合而颜其门曰韩庙。万户侯尹公铸大书，不一书之。经营于丙寅冬十有一月，成于丁卯春二月，秋八月而润色大备，涓吉落成。牲酒既具，邦大夫率僚属咸拜于庭。士友鼓舞而庆曰：“ 征诸君，庙耐墟矣” 。大夫曰：文公之灵也，斯道之福也，圣天子之德也。方今天下清平，崇重儒术。潮虽海滨，自文公以来知有教矣，至今号称易治。而吾侪得优游其间，是果谁之赐欤？有系于世教民彝者，君子与其兴，不与其废也。嗣而拓之，且将有望于后之同志者。言既，属业记之，于是乎书。潮州路儒学教授何民先记。

张思敬《修文庙新田记》： 潮为郡，僻于海隅，而风士颇饶。民始未知学，然朴且易化。逮唐昌黎至，命师教育之，迄今号称多士，实甲闽越诸郡。学有庙甚伟，咸烬于兵，独书楼岿然。至元甲午，宪佥张公处恭分治，循视旧规，慨然以兴复为已任，命提举郑必大董

役，不逾岁而落成。沉郁输奂，士子动色。然飓风不常，木性易腐。公深以为忧，曰学有田无几而养士也，若墁剥而瓦裂，柱倾而栋桡。则将若之何？适工毕初，敛余财。及后时而助者，得若干，悉置

五千三百四十五卷

田凡四百亩。距府治远，租输运颇艰。从佃者请而忧之，取直而已。母失之荒，他庸弗征也。学职一员，专其出入，然非土木之费不敢用，九年于兹矣。会其数，不为不多。茫然施巧于簿书间，沿袭而率归乌有，殿庑未之加新。吁，可叹也已！吾侪道周孔之道，职师儒之报本，曾豺獭之不若，举张公创之端，颜母厚乎？思敬自江西巡历至潮，匙郑君言，亟革其弊。爰锓诸梓，不惟衍张公之永图，庶来者知所警也。至于田亩之畔，租数之详，具之碑阴云。大德壬寅，提举张思敬记。

黄刚大《三阳驿壁记》： 昔世祖皇帝临御十有六年，平江南潮为僻远，师至城乃下。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，的迷失奉旨镇广东道宣慰。使来潮，剪辣夷道，招集流离，稍复为郡。东西界闽广之冲，南北接山海之会。毂送蹄[摩]，无日无之。送往迎来，迄无定舍。前政念斯民疮痍之后，牵补度日，然王人之来，不馆不饩，昔人所戒。同知苍朝列，慨然移檄于府。总管丁骠骑，府判为修武，偕府僚佐，议以克谐。一日谘于众曰：方今薄海内外，同条共贯，雄藩壮邑，星罗棋布。十里一亭，六十里一驿，令下如建瓴水。凡通津要途，尚不可缺，况城郭乎？乃卜日相地，开拓旧基。百姓闻命奔趋恐后，若瓦若木，不期而集。值洞　侵掠境内，沿檄出征。府判马修武董其事，狱曹汤旺旦暮巡督。出已见规虹，匠施斧锯而已。为堂前后有二，为庑前后有四，柱石坚固，垣墙周密。面阳辟户，气象轩豁。背山凿池，景仰幽胜。风月有时而自至，冬夏无适而不宜。汤沐饮食之需，供帐服用之具，件件精实。是役也，至元三十一年十月经始，同知苍侯凯旋。又逾一月而工未就，虑久役妨农，呼督役吏诘之曰：“ 今与汝期间，违有罚”。如期讫事，时则元卢元年四月也，因命刚大为之记。愚谓驿馆之设，其来久矣。昔成周盛时，三十里有宿，宿有路室。五十里有市，市有堠馆。至汉高朝有置传，有驰传，有乘有轺传。传即今之驿，古者以车谓之传车。其后置马，谓之驿骑，历代相因而捐益者随其时。钦惟皇帝继统，励精图治，垂万世业，振弊起废。政臣子服劳之日，任郡牧者，不敢不勉。兹驿之兴民，乐其成，故能不扰而办。俾破碎凋残之后，复睹太平之盛观，涂既月腹之美，益彰远使之光华。自王公卿而下，与夫一介行李，于是馆焉。吾想夫驰[马日]奔轺，朝幽燕，暮荆楚，冒风沙，蒙烟瘴。至则解鞍驰檐，偃仰欠伸，抚手扪腹，弹长铗而行歌，据胡床而坐啸。马刍奴饭，吏散庭空，休息之际，使臣于此其有思乎？诗不云乎，载驰载驱，周爰咨谋。古之使者传令入境，则访求民瘼，观察风谣。视其财用之丰不丰，桥道之固不固，田野之辟不辟，户口之增不增。所以广朝廷之耳目，明郡政之臧否，而后得为使之体。若夫饰厨传，取名誉，非侯之所望于使也。使乎使乎，苟以是心至，不惟知侯之为侯，亦可知使之为使也欤？言既，驿吏请书于壁。

刘贡珍《续石柱记》：前教授何民先有记见上。潮之宣圣庙，自宋迄今，凡六迁。绍兴间，徐侯璋迁于今地。迨景定癸亥，游侯义肃教授黄岩孙重建。始易木柱以石，事甚伟，兵火后毁折靡存。元朝以来，庙宇草创，职教者因循简陋。泰定初，教授何民先窃有感焉，召石匠计之，工夥价踊，以痒廪不赡遂寝。偶直学卢斌得石柱小大三十根于里中蔡氏旧居，

购以楮弗受。川浮陆运，出瓦丸砾而置庙庭，变石之幸也。越明年，士氓既役，其势遂涣。何公怃然记之曰：“ 石不负余，余其负石，岂兴废有数而犹有待乎？ ”天历己巳冬，本路判官小云赤海牙诣学，深慨殿制不古，询之耆老。咸曰：“ 此五虎陈氏旧宅，坏而创是焉。是以制度失稽，木久且蠹。命更之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构以石柱，捐俸千楮。暨府推周伟，照磨陈正，亦各捐俸。诸生因请迁庙于学右，以尊圣人之居。方董工，会宪佥仁公仲琛，偕宪史黄士俊、郭友直，按巡勉励，只谒先圣。时礼殿始基，见石柱而喜。计本学岁入无以为继，乃捐俸率庶僚以助工。又举圣制蠲役，俾儒人随其丰俭以助焉，自非尊德乐道能如是乎？诸生忻然如驰担，又得以赌圣人宗庙之美。乃相非言曰，昔之兴学置田者，廉访张公也。复田赡士者，廉访赵公也。今之与学蠲役者，宪佥任公也。彼二公既为之构祠立像以光于前，今我公亦宜嗣之以振于后。然此非公之本心，特潮士爱之深，慕之切，欲以表我公之德，与斯石相为终始也。昔何公作记，谓有负于石，由今观之，乃石之遇耳，何负焉？信废兴有数，且有待乎？天历三年正月，潮州儒学正庐陵刘贡珍记。程准《揭阳双峰院记》： 诸寺院记文， 不关世教者不录。此篇独能不胶异说， 以悲喜衍义， 行文有法， 感人情思。与他寺院记远甚， 故时录之。世人以成坏观物，见其成无不喜，见其坏无不悲。成者自成，坏者自坏，于我何有？而作是念。善哉善哉，此天地圣贤之心，愚不肖之所同，儒者之谓善端，佛者之谓无量心也。一切万物，皆有成坏，是悲喜心无有成坏，由其不坏，坏无不成。故自一念之喜，以图其成，天工可代，七政可齐，六府可修也。自一念之悲以极其坏，泽水可抑，龙蛇可驱，河流可塞也。鹊巢石窟，珍楼宝屋，广狭不同，处庐一宿，终身眷眷不忘。他日过之，颓垣断碍。未有不徘徊故墟，为之感怆者。他日又过之，疏篱环堵，如旧观重来，又未有不欣然慰满，若已与有力焉。此岂复有穷奢极侈之工。动心悦目之景，可以牵萦怀抱者。终不成坏，坏无不成。彼之心犹吾之心也，吾不知此日是心何从而来哉？天高地下，在物无终坏之理。往过来续，在人有不坏之心。彼积苏累块，以成坏较难易。金地宝林，以兴创为殊胜。虽其徒稍知道者，亦必戚然颦，闵然啸矣。皇元仁洽万方，垂情慈教，天马饮海，龙象如如。而揭阳双峰独历劫灾。自丙子至戊申三十三载，归德彭君振来尹兹邑，报恩无地，将经始起废。民父老合辞荐请，君乃捐俸流贝也，起释子石山必琼董其役。琼亦罄囊毕力。初构殿瓦砾间，始庚戌夏，迄辛亥冬，邑人刘君用宾，林君叔翊，好善随喜。法筵开，经输转，山门品列，廊楹鱼贯，僧寮师室，香积宝陈，种种完美。又三年梅蒙君果，沿檄适至，暨归裒镪五十万圆满之。且尹有人民社稷，补弊塞责之不暇。能以馀力及此，蒙君非居仕是邦而施与无吝容。若刘与林乡之善士，视琼虽为善不同，要皆非有所利而为之者。不远数千里，谂记于予。公等得无悲其坏而喜其成乎？是心也何从而来哉？无往不复者天之道，感今怀古者人之情。余所谓天地圣贤愚不肖之所同，盖有不求而获，无为而为者。秉彝好德，固非夷法之所能外也。韩山苍苍，韩木章章，大颠堂堂，庐存人亡。数书珍重，吾意公亦喜其聪明识道理，而重其忧世之悲也夫。斯文耿光，千古一口，余方求公书而玩索之。又安得不因请君之喜而为之书也。尹字文举，今为惠州路推官。蒙字促刚，今为潮幕长。谦齐刘君，时主簿程卿。友梅石、山林，与琼自号也。财施工力姓氏列著碑阴。泰定初元甲子三月朔，承直郎，南雄路总管府推官程准记。

赵孟仆《重建潮州韩文公庙记》：在水东按苏子碑，公庙在潮者宜也。其文尚已然，所书止王君涤迁庙城南事，后非所知也。其参造化，关盛衰，浩然而独存者将终古祀之，岂特元• 间盛事哉？厥后庙二，其城南则

五千三百四十五卷

郑侯良臣因创讲堂，以来学者。今独存其城东，则有山曰“韩山”，亭曰“韩亭”，木曰“韩木”。李侯迈、丁侯允元，因而更祠之。孙侯叔谨，并建八贤祠。刘侯用行，牟侯氵荣，整葺不怠。庙用以侈，今皆无复存者。森森古木，生意苍然。造化盛衰，固实有待。皇元统一，文美聿新。回元贞二年，有太中帖里来长兹郡。创浮桥，立兹庙。大德五年，卞侯立宗修犹未完。儿年，常侯元德暨乃僚捐俸计役，期毕兹工。是时则有将仕张君昕，以清名英识为郡知事，孜焉亻及焉，慨为已责，其志也专，其任也勇，其营度也久，其使民也不扰。疏之凿之，筑之培之，又从而居忾拓之。用工于某年某月，落成于某年某月。有池有台，有松有竹。仍建八贤祠于右，两廉三门翼如峙如。复挟二亭于其侧，宏伟壮丽，殚智极虑。邦之耆老来拜来祝，咸曰：“吾不图今日复见韩亭之盛若此，且视昔有加焉”。匪韩公之灵，抑吾张君有以效其役而彰其灵也。天地之化，盛衰之运，至此而益昭矣。近惠阳别驾王君涤，奉檄至潮。谓仆知学，语以其事，且俾书以遗潮人。仆谢不敏，则思曩命宰揭阳将拜祠下不果。今罗浮去潮几千里，未知果遂所志否？兹得以贱姓名附于下，岂丰平生至幸，敢僭以苏子所不及书者书。大德十一年夏五月，从仕郎惠州博罗县尹兼劝农事赵孟仆记。

梁• 《仰韩阁记》：潮之为郡，介乎闽广之冲，凡趋闽趋广者，靡不经焉。郡之东有溪，昔鳄鱼之所窟宅也。昌黎韩文公辞而逐之，而其遗迹，至今泓深莫测，涉者病焉。宋乾道间，曾君汪来守斯郡，始造舟为浮桥，以济不通。继是而作者或凿石为桥梁，或屋其上，以便往来。数十年间，溪水泛滥，桥遂中折，惊风怒涛，舟或沦没，民甚苦之。至正甲申岁，府判乔侯贤，莅事伊始，慨然曰：“ 理桥道，余职也”。爰与推官崔侯思诚谋复之。来岁同知张侯弼，幕长卢君德直，知事张君宗

元继至，咸曰：“是亦便民之一也”。遂捐俸以相其役。且曰：“是役也，必择属之廉能者任焉”。事乃有成。询于众，得录事林君智镜，命之曰：“君以廉能信于民。今举君以董是役，期于必成，府不汝责”。其曰母怠，君受命，乃度材鸠工，日往来其上。与群工相可否，或以石，或以木，各适其宜。镇守万户邢惟明，伟是役之浩也，亦施镪以助不给。越数月而桥成，筑亭于桥上者，为楹二十有四。为阁于桥之西，而未得其名。众曰兹桥之东，韩山在焉。昔日于是名曰“仰韩”，愿复其旧。落成之日，郡侯幕宾，集宴其上。仰观壮丽，俯视渊深。乾坤端倪，莫不献状。东有韩山之秀，东湖之美，南有文公书院弦诵之声，西湖之山界其西，金山诸峰耸其北，诚一郡之伟观也。越明年乙酉，林君以请事至广，具木末之详于宪府诸公，咸嘉其功之有成也。于是宪佥周侯伯温 书“仰韩”为阁之额，崞山公复大书“济川”为桥之扁，且属余撰文以记之。余谓韩文公驱鳄鱼以绥此土，太守曾汪即其溪为桥。今之继政者，又能起废而新之，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且阁于其上，以为仰韩之所，俾潮人没世不忘也。录事林君又能襄其事，今而后潮人思公侯之惠爱，与韩公相为不朽矣。他日诸公乘驷马过此者，无野水横舟之欢，大其施于天下可也。遂为之书。至正六年丙戌，奉政大夫广西两江道宣尉副使，佥都元帅府事，梁• 撰。

米失弥迩《圆通阁记》： 观夫大士垂迹，极百忆须弥山。百亿香水海，而不能喻其及物悲愿，功德之高深也。是以后主君公，百僚庶尹，忆兆元元，靡不爱戴。岂非趋十地，证十号，慧性圆通者，能若是邪？潮东临大溪，实闽粤夏津。宋郡守曾公始造舟为梁，于中流者二十有四，而砥柱于两岸者，亦如舟之数。后之人于桥西城门上，继作圆通阁，以为斯桥之冠冕。内附初，阁随兵烬而桥制仅存，前府判买住 之，不数稔而风涛荡损几尽。至正甲申，车乔君、秋官崔君咸以为念，遂属录事林君新之。适贰守张君下车，曰：此守土、当为率众助之。就建圆通阁增其旧制，阁之东，仍建华严阁。请前住南山礼翁善恭，为开山足成之，万户邢侯暨僚属亦有功于是。越明年，元幕卢君、亚幕张君到官。鉴山川之胜，感今古之怀，韩亭在望，议作仰韩阁于桥之上。凡是役，皆会府诸君建言，用周其美者，录事之力也。是年冬，林君沿檄至羊城，以其事来告，乞于为记。贰宪奉议公为书其扁，予惟圆通大士，从无始劫来，以闻思 证二十五圆通，十种大辨才，誓度一切群生。声入心通，无诸障阂，其旨渊哉。厥今当路诸贤，政通民和，成此盛事，岂慧圆通愿力之旨乎？林君号 一清，永嘉人也，尝笔大士像，喜动龙颜云。文林郎，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司经历迷失弥迩记。

李复《府官续题名记》： 元有天下，六合一家。设官分职，远迈前古。路置总管府，府之长官曰“ 达鲁花赤”， 正官曰“ 总管” ，即古之太守也。次曰“ 同知”，即古之通守也。又次曰“ 判官”，曰“ 推官” ，古有是名矣。皆同堂议事，一纸署判。前代守姓名，已班载于郡志。今之英僚，未有记者。至顺辛未，亚中大夫王侯元恭，以江西省理问来守兹土。凡关于郡政之大者，起废图新，不可胜述。一日谕于学校诸生曰：“ 郡有牧守，其来尚矣。潮为广左甲郡，米谷之蕃之富。民淳俗熙，昔称易治，盖昌黎过化之地也。任师帅之责者，得其人，则日渐以治。不得其人，则日渐以乱”。吁！牧守之责，不亦重乎？今将列府官名氏于后，垂示将来。非惟备郡志之阙，且欲使后人指其直回以为惩劝，岂不韪欤！诸生咸曰：“ 善哉。王侯之用心，直内省不疚者矣”。至顺壬申五月望日，潮州路儒学教授曹南李复记。

宋文古赋：蒋之奇《北游赋》并序。潮阳吴先生子野有道之士也， 自省好游， 凡四方幽遐环诡之观， 无不至也。过余于南海， 留与语数日， 复告于将北游也， 作《北游赋》以送之。辞曰：有美若人兮，生长乎南州。爰自少以说兹兮，好轻举而远游。来丹砂于勾漏兮，问仙灶于罗浮。跨无著之三山兮，阅巨鳌之番休。搴菖蒲于曲涧兮，撷灵药于芳洲。

要安期分我以大枣兮，还挹袖乎浮丘。闯朱明之洞户兮，杳不测其深幽。过鲍靓于南海兮，曾不肯以少留。复舍此而之他兮，曰吾何适而不逍遥。陋区中之狭隘兮，骖苍螭而驷王虬。矣欠重华于山山九疑兮，披崇山以谒尧。止南岳而见魏夫人兮，巨石龙从而山焦 。泛武夷之清溪兮，升慢亭之飞桥。与洪崖以相肩兮，挹玉井之湍流。倩麻姑以爬背兮，荐擗麟之珍羞。控黄鹤以凌云兮，追陵阳而友王乔。觌琴高于钓台兮，睨遗药之游遥。穷铸鼎于帝轩兮，访首山于

五千三百四十五卷

中条。陟半削之桥陵兮，想攀髯以飞超。蹑太华之绝顶兮，觑玉女之洗头。观通玄于皂驮兮，粲骈齿于既火焦。问广成于崆峒兮，畏摇精之可忧。翔阴山而赌西王母兮，然穴处。吾不与夫卒化之孰优，顿吾辔于无何兮，回吾车于不周。登寒门而历玄阙兮，忽焉忘其道路之阻 。逢一士于沉墨兮，欲下接乎卢敖。麾无为而驱象罔兮，合漠而参寥。低回眺听，曾不得其仿佛兮，焉用师旷与离娄。卑海寓于勺撮兮，悉笼络而并包。乘变化以独往兮，莽不记乎春秋。后天地而不老兮，遑恤蟪蛄而哀蜉蝣。揽众妙于希夷兮，谓无得而献酬。上与造物者为友，而下与外死生。遗哀乐者处，吾乃于是乎相求。

黄补《博陵家塾赋》： 凤城，越东之佳地也。林君，凤城之伟人也。予束书而南，见其山聚水环，夺人之耳目，而不可以星月观，于是乎知有异人以产乎其间。及揖君而坐，见其气闲神妙，照人之衣冠，而不可以水玉晓，于是乎又知有老作以称乎其表。然则是塾之兴，岂苟乎哉？干方寸之清，而发见乎诗书，穷不可名状之乐，而浸溢于阎闾。彼飞甍叠栋，轮奂而已。巍楼复齐，赫奕而已。君不徒是，连签积轴，缤郁而已。鸣锤拊瑟，铿锵而已，君不徒是。试雍叩君之所存，而告于子弟乡人曰：聘巷箪瓢，可以为颜渊。桑枢万牖，可以为原宪。苟以寝处之便而求安于此者，不知学也。帐前声妓，而不乱于马融。国中授室，而不慊于孟子。中以华丽之故而不安于此者，亦不知学也。足之所履而心或不知，形之所留而神或不随，森森乎目示万象之横前，而不足以损吾之毫厘，此真善学之徒，而若亦望于弟乡人之至于斯也。若夫岁月之春秋，廊庑之巨细，则有诗焉，有记焉，兹不复析其一二。

蔡渤《圆峤赋》： 为漳守颜顺仲侍郎寿。乡因• 吐，崇库叙。福地峙，洞天启。上有峤之圆兮，中规。下有壶之方兮，中矩。天地游气兮，萃为方壶之洞宾。天地正气兮，为圆峤之洞主。由宋逆唐，视颜从吕。盖尝问讯方壶之客，东游圆峤之乡，始见夫地辟清漳，在天一方。危楼缥缈，伟观骞翔。南册号揖仙兮，弄虎之迹。西山号得仙兮，化龙之堂。东望梁山兮，白鹤茶床之旧。西望口山兮，金鸡丹灶之光。八柱中峙兮，上陵圆穹之苍苍。八窗玲珑兮，旁临圆晖之煌煌。则曰此圆峤之境界也。继见大桃和露种，杏倚云栽。树两两兮扶日起，花七七兮迎风开。云旗划翻，王母下也。玉笙夜响，帝子回也。凫飞天外，子乔过也。鹤集云端，令威来也。圆冠珠履兮环列紫府，圆颅素颈兮歌舞瑶台。则曰，此圆峤之人物也。有美一人，角巾羽衣，青眉红颊，著具胸中。德圆而神，机旋性内，道圆而觉，尹日圆精。威压辈下，卿月圆魄，光宣海角。侍玉皇之香案兮，佩奉华之圆符。守奎文之阁兮，仗环立之圆木。桌荦仙阶，沾濡帝渥，则曰此圆峰之洞主也。须臾客退，举似其主曰，方壶下圆峰一等，此去非特寻丈矣。圆峤群宾举首而笑曰：竭渤海之波，疏圆峤之德虽尽；磨苍崖之石，祝圆峤之勋虽穷。渤海之东，圆峤庄中。其生意之臧，有不知之润；生意之发，有不言之功。盖蠹论阴阳，胚胎元气，钧衡乎春夏秋冬。方其丹乌赤翅，如焱如焚。大帝始张，龙师不闻。我于此时，一嘘生云。苍狗白衣，如峰如絮。风伯离之，波神不怒。我于此进，一嘘为雨。阴霾不开，四维方墨。风雨如晦，三光如蚀。我则谈笑扶桑而浴日。波涛汹涌，山岳摧倾。鳌脚一动，鳞介其腥。我则雍容一柱以擎天。况其一

毛一羽，可以为一世之瑞；一草一木，可以为文章之英；得其麟筋凤髓，亦可以享富贵而长生。信夫圆峤之丰功茂德，非骚人墨客之所可得而名也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于是集而歌之曰：赤城丹台兮，司马子正之庐。石桥铁柱兮，葛稚川之居。青城天目兮，谯先生之都。此数公者，知入而不知出兮，苍生之望其孤。又歌曰：乖崖公欲分华山兮，鳄壁其苍。六一公欲洞神清兮，猿鹤成行。东坡居士仇池之穴兮，讫奔走于四方。此数公者，又知出而不知入兮，江湖之志其荒。孰若圆峤之仙翁，备出入之全德。君看圆峤之居，扁以老圃之额，既等灵椿于春秋，何羡黄花之晚节。是圃也，东都以前，彼美一人兮，划锦于相；东都以后，彼美一人兮，菊坡于五羊。念四夷未宾，阴阳未顺兮，天其未许我公之闲。吾不愿公为端平之崔兮，愿公为庆历之韩。方壶之宾，敛衽而和之曰：太极圆其图兮，动静乘其时。先天圆其象兮，进退适其宜。臧为仙出为相兮，是圆转之机。鲰生用其仿佛兮，遂援笔而赋之。

题　　咏

【图经志】：　《韩昌黎集》中有《左迁至蓝关示侄湘》及《泷吏》等诗，皆非潮州所作，今不赘录。《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》：鲎实如惠文，骨眼相负行。蚝相黏为山，百十各自生。蒲鱼莫尾如蛇，口眼不相营。蛤即是暇虫，同实浪异名。章举马甲柱，厨以怪自呈。其余数十艹种，莫不可叹惊。我来御魑魅，自宜味南烹。调以咸与酸，毛以椒与橙。腥臊如发越，咀吞面汗马辛。惟蛇旧所识，实惮口眼狞。闻笼放其去，郁屈尚不平。卖尔非我罪，不屠岂非情。不祈灵珠报，幸无嫌怨并。聊歌以记之，又以告同行。《答柳柳州食虾蟆》：虾蟆虽水居，水特变形貌。强号为蛙蛤，于实无所校。虽然两股长，其柰背脊皮包。跳掷虽云高，意不离泞淖。鸣声相呼和，无理禾氐取闹。周公所不堪，丽厂火垂典教。我齐愁海滨，恒愿眠不觉。颇堪朋类多，沸耳作惊爆。端能败笙磬，仍工乱学校。虽蒙句践礼，竟不闻报效。大战元鼎年，孰强孰败挠。居然当鼎味，岂不辱钓罩。余初不下喉，近亦能稍稍。常惧染蛮夷，平生性不乐。而君复何为，甘食比豢豹。猎较务同俗，全身斯为孝。哀哉思虑深，未见许回。《别赵子德》：我迁于揭阳，君先揭阳居。揭阳去京华，其里万有余。不谓小郭中，有子可与娱。心平而行高，两通诗与书。婆娑海水南，簸弄明月珠。及我迁宜春，意欲携以俱。摆头笑且言，我岂不足欤？又奚为于此，往来以纷如。海中诸山中，幽子颇不无。相期风涛观，已久不可渝。又尝疑龙虾，果谁雄牙须。蚌蠃鱼鳖虫，瞿瞿以徂徂。识一已忘十，大同细自殊。欲一穷究之，时岁屡谢除。今子南且北，岂非亦有图。人心未尝同，不可一理驱。宜各从所胜，示用相贤愚。《陈文惠公赴潮阳》：沉醉犹难别帝州，满城春色重淹留。公闲预想消魂处，望阙频登海上楼。休把空言较短长，弄来齐物也无妨。蛮民解唱升平曲，愿领闲愁入醉乡。《潮阳作》：景淡花初落，寒生海上潮。门前归北路，征雨柳垂条。静院鹦啼竹，幽阑蝶在花。登临转惆怅，斜日两三家。《游西湖》：附郭水连山，公余独往还。疏烟鱼艇远，斜日寺楼闲。击马芭蕉外，移舟艹菡萏间。天涯逢此景，谁信自开颜。

五千三百四十五卷

《游凤楼寺》：十里水烟迷，禅居偶杖藜。地灵人不老，山好凤曾楼。暑气消将尽，苔痕畏欲齐。松间何所得，泉石两三题。《归阙感怀》：望阙二年余，中宵梦玉除。忽闻天上诏，乍厌海边居。归路寻芳草，空囊载旧书。君恩何以报，零泪落尘裾。《忆潮阳》：东西楼阁与云齐，天际孤烟认恶溪。记得幽人旧吟处，独游亭在野桥西。《寄潮州于公九流》：扁舟如叶路东西，一片滩声下恶溪。当日亭台旧时客，相逢莫惜醉如泥。濂溪先生《书大颠堂壁》：退之自谓如夫子，原道深排释老非。不识大颠何似者，数书珍重更留衣。郑厚《寒食登韩亭》：燔身介子意何忙，理迹昌黎道更光。慷慨一封论佛骨，流离万里入蛮乡。孤芳亭角留韩木，遗爱人心比召棠。勿谓笔端无造化，如何祛鳄似祛羊。王安石《送潮州吕使君》：韩公揭阳居，戚嗟与死邻。吕使揭阳去，笑谈面生春。当复进赵子，诗书相诗论。不必移鳄鱼，诡怪以疑民。荆公疑此， 盖重所见轻所闻也。

有若大颠者，高材能动人。亦勿与为礼，听之汨彝伦。同朝叙朋友，异姓接婚姻。恩义乃独厚，怀哉余所陈。唐康潮阳尉郑太玉，梦至泉侧饮之甚甘。明日得之东山上，作梦泉记，令余作诗，为赋此篇。入道肯著相，出神得佳泉。起寻定中境，偶在山之巅。四人蹋乔亢虚亢，数里闻潺。循声到绝，满意流甘鲜。虽深石可数，太察鱼难筌。分为缟练长，溅作珠王九圆。一窥宿醒解，三咽沉痊。恍惚尚疑梦，欢呼欲成癫。山涧短于井，海饮痰生涎。那知道在迩，几作野遗贤。事故由人兴，物为知己妍。谁陪濠上游，谅携室中天。虽无十文华，中有一滴禅。名酒觉殊胜，宜茶定常煎。兰亭羽觞冷，鱼腹青个连。新文来远矣，开卷犹淙然。径欲抱琴去，临流叫天全。不但受以耳，庶几神者求。为梦泉操，第八乐府篇。将前辄复却，万事付有缘。文天祥《题潮阳张许二公庙• 沁园春》：为子死孝，为臣死忠，死又何妨。自光岳气分，士无全节，君臣义缺，谁负刚肠。骂贼张公，爱君许子，留取声名万古香。后来者，无二公之操，百炼之钢。人生倏忽云亡，好烈烈轰轰做一场。使当时卖国，甘心降虏，被人唾骂，安得遗芳。古庙阴沉，遗容俨雅，古木寒鸦几夕阳。邮亭下，有英雄过此，仔细思量。

【舆地记胜】：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阳路八千。欲为圣明除弊事，岂将衰朽计残年。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关马不前。知汝远来应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边。不觉离家已五千，仍将衰病入泷船。潮阳未到人先说，海气昏昏水拍天。潮州南去接宣溪，云水苍茫日向西。客泪数行先自落，鹧鸪休傍耳边啼。岭南大抵同，官去道苦辽。下此三千里，有州始名潮。恶溪瘴毒聚，雷霆常汹汹。鳄鱼大于船，牙眼怖杀侬。州南数十里，有海无天地。飓风有时作，掀簸真差事。并韩诗。过岭行多少，潮州瘴满川。

贾浪仙寄韩湘。此身曾与木兰舟，直到天南潮水头。隔岭篇章来华岳，出关书信过泷流。峰悬驿路残云断，海浸城根老树秋。一夕瘴烟风卷尽，月明初上浪西楼。贾岛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寄韩潮州，《文苑英华》。

相府潮阳俱梦中，梦中何者是穷通。他时事退方应悟，不独荣空辱自空。白居易寄潮州杨继之。风雨瘴昏蛮海日，烟波魂断恶溪时。岭头无限相思泪，泣向寒梅近北枝。李德裕《恶溪诗》。

潮民遗爱处，八十里长堤。朝士送太守毕朝奉。湖阳山水东南奇，鱼盐城郭民熙熙。当时为撰玄圣碑，而今风俗邹鲁为。陈大惠公《送潮阳李孜主薄》。漳浦从来瘴疠深，潮阳南去更难禁。当时三载曾无事，不放闲愁入寸心。陈文惠公《寄题漳浦县齐》。休嗟城邑住[天荒]，已得仙枝耀故乡。从北方舆载人物，海边邹鲁是潮阳。陈文惠公《送王生及第归潮阳》。【三阳图志】：宋杨万里诗 《登韩文公亭》：侍郎亭上草离离，春色相逢万事非。今日江山当日景，多情直拟问斜晖。《寄潮州刁太传》：炎荒村落独游亭，江上寒山列翠屏。记得幽人旧吟处，梅花庭院竹青青。《送进士林从周黄程归潮》：空孤战偶无成，牢落归心万里程。莫向花前咏招隐，已留文价在神京。丹山毛羽忽伤弓，归去潮阳足养蒙。自有匣中孤剑在，莫将闲泪洒春风。《宿潮州海阳驿不寐》：醉来还睡睡还醒，长是三更梦便惊。细数更声有何益，不然作音做么到天明。韩批： 兼三工， 施四事， 时不可矣。数更声， 免惊梦， 耳知心者不能会意。

腊前蚊子已能歌，挥去还来奈尔何。一只揽人终夕睡，此声元自不须多。韩批： 佞口覆邦，固不在多耳， 蚊声云乎哉。余于二诗深有感焉， 读者不可以辞鄙而遗之也。《谒昌黎庙》：南海行几偏，东潮欠一来。若无韩子庙，只有粤王台。文字天垂日，兴亡草上埃。聊吹鳄溪水，洒起六丁雷。《题韩木》：老大韩家十八郎，犹将云锦制衣裳。至今南斗无精彩，只放文星一点光。笑为先生一问天，身前身后两般看。亭前树子关何事，也得天公赐姓韩。《登南州奇观》：前临大江浮桥， 江心起三石台， 皆有亭。海边楼阁海边山，云竹初收雾日寒。看着南州奇观了，人间山水不须看。玉壶水底卧青龙，海外三山堕眼中。奇观揭名浑未是，只消题作小垂虹。《平贼班师，明发潮州》： 不是潢池赤白囊，何缘杖履到潮阳。官军已扫狐免窟，归路莫辜山水乡。便去罗浮参夕行李，满袖云烟雪月香。玉局，更登浴日折扶桑。还家儿女[扌穴]《潮阳海岸望海》： 动地惊风起海陬，为人吹散两眉愁。身行岛北新春后，眼到天南最尽头。众水更来何处着，千峰赴此却回休。客中供给能消底，万顷烟波一白鸥。《除夜宿石塔山》： 醉后先眠客莫嗔，谁能守岁费精神。幸无爆竹惊寒梦，休羡椒花颂好春。今岁明年才隔夕，人情物态顿趋新。遥怜儿女圃栾处，政欠屠苏第十人。每饮屠苏， 余居第十。林[山票]郡守诗《题西湖山石》咫只移文唤即应，此亭便可配韩亭。溪流横过一弯碧，山色平分两岸青。落日钟声鸣远树，半空塔影倒寒汀。云烟满目皆亲种，留与邦人作书屏。湖山盖林守所浚植。坐对高春放晚衙，春米和石也穿芽。鸥边云阔三千

顷，树杪烟横数万家。贝宁月未圆松琐碎，怯风无

五千三百四十五卷

力竹欹斜。叮咛好护湖山景，养得阴成宿莫鸦。

《登潮阳东山》：小雨上东山，层层着意看。寻泉行处僻，就石坐来寒。赤鸟归周旦，苍山起谢安。功能成底事，一抹暮莫云残。

《九日题潮阳县斋》：去岁重阳尚故乡，今朝官舍又重阳。人情不似黄花好，处处相逢一种香。

王安中诗《潮阳道中》：火轮升日路初分，雷鼓翻潮脚底闻。万缕晨烟熬白雪，一川秋穗割黄云。岭茅已远无深瘴，溪鳄方逃畏旧文。此若有田能借客，康成终欲老耕耘。

王涤郡守诗《怀潮士吴子野》：旅　牢落怆离群，叠翠楼前日渐曛。金饼光茫升海月，王龙鳞甲护霜云。星星淡火随堤见，历历樵歌隔水闻。马足车音在何处，嶂南歧路锁烟氛。

《赠子野归潮时会人名府》：河朔频河地早寒，城烟牢落水回环。几番夜雨涨新岸，一片秋云归旧山。君驷渐腾梅岭外，我车犹在菊离间。潮人若问何如守，病骨支撑两鬓斑。

王汉郡守诗　《金山独秀峰》：千古献嶙峋，标奇世绝伦。形从天赋授，名自我推论。候所命名众岳犹前席，群峰合望尘。不知居海郡，知已是何人。

赵师立诗　《石门垒》：胜境传天下，曾封第七山。一垒悬石际，万木插云间。鸟过暮山碧，牛眠冬日闲。歌声初隐隐，疑自武陵还。

傅自修诗　《题濠上齐二绝》：焉知鱼乐我非鱼，梦里荣枯觉则无。休学蝇含纸穴，小总烘日谩跏趺。小齐斗大四壁立只着匡与瓦炉。不涉语言君识否，莫从门外著工夫。《偶成》

叠翠亭前秋水深，思韩亭下木成林。一生不得文章力，且向潮阳度岁阴。讼牒无多公事希，道心已熟心已熟壮心微。晚来吏散闲携杖，步到金山走尔月归。

《再题濠上齐》：外物为藩篱，障此道之径。昧则终日迷，达者默尔静。子夏出入间，悦乐犹异境。谁能入吾乡，节令四时正。　　薛利和诗：《文惠公独游亭》：轩槛前临一水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湄，此亭谁见独游时。春风坐处无人伴，秋月行来有影随。文酒等闲辜会友，溪山赢得自裁诗。城东老屋今仍旧，当日高纵孰可追。《韩亭》：岭脊孤亭势倚云，前临城邑后荒村。八千里外人归久，四百年间木尚存。直北恶溪泉滚滚，落南瘴海雾昏昏。先生伟绩传青史，万古民怀逐鳄恩。《西湖亭》：一泓泉色涨猗涟，窃号西湖几百年。泛出芙荷钱万叠，洗开杨柳眼三眠。雪鸥卧听禅僧磬，锦鲤行惊钓客船。若比钱塘江上景，欠他十里好风烟，曾汪郡守诗《送举人》：乐作疑游太古庭，韩门念喜见诸生。千间厦敞掳确思，万里桥成助去程，玉醑深乡意重，银蟾宫近客身轻。前贤已有惊人举，更听鼐傅第一声。常• 郡守诗《送举人》：芈去颓风靳选抡，翕然公论一时伸。棘围共试三千士，海郡联飞二十人，竟说马群空冀野，好看鲲化上云津。从来自有湖平识，由此公乡隐致身。

章元振诗 《会诸官韩亭》：我爱韩亭好，文公像逼真。音容虽已往，英概恍如新。 我爱韩亭好，天遥上界宽。引觞延胜友，笑语出云端。我爱韩亭好，霜空宿霭妆。望中江入海，应有济川舟。

陈知桑诗《谒韩祠》： 其人可罪落南荒，来谒孤祠泪数行。恐有遗书藏坏壁，岂无哀赋吊沅湘。精神不受氛烟蔽，道义长涵日月光。四壁萧萧香火冷，何人能与作堂皇。

《韩木》： 层江波静鳄如扫，一亩寒阴禽自呼。莫把甘棠比韩木，令人泪涕共长吁。康成迹寄书带草，玄德祥标羽葆桑。名与此山俱不朽，何如烟杪郁苍苍。

《读潮本韩集》：大雅寥寥不复还，如公几得古人全。格高枯淡复志赋，意到浑沦原道篇。赵子遗编今复乱，欧公校本孰能传。古音必矣尤难识，聊与磨[年公]一究研。

刘藻诗《蒙斋》：蒙斋远里市，胜概几多清。山下一泉涌，望中千亩平。峦深俗客少，峦小晓烟轻。杖屦从登眺，谁知有利名。

史浩诗《送潮士王司业知温州》： 平生了韩子，庙食南海滨。千载凛英气，钟此真天人。道德昔未奉，膏流今不屯。向来子韩子，无乃公前身。

林东美诗《西湖亭》： 金山亭榭遍林泉，独有湖山占得先。一[专监]静开尘外境，数峰高插水中天。避人幽鸟声如剪，隔岸奇花色欲然。太守与民同乐事，公余不惜绮为筵。方庭实诗《金山亭呈翁守》： 新亭高敞枕城隈，万里江山夹气来。云外孤峰擎日晚，林间啼鸟唤春回。登车谩有澄肖志，览景惭非赋永才。太守风流民讼简，落成尊酒许相陪。丹碧崔嵬切斗魁，峰峦怀抱水敖索回。春归山谷幽花发，日上楼台宿务开。天近凤城瞻帝座，云迷黾海接蓬莱。登临谁会迟留意，共折梅花更一。魏□诗《见远亭》：金山鳌丛压蓬宫，见远堂开万象空。心与天游身世外，眼随云到有无中，岭头树接苍梧北，海面帆来日本东。此景春客吟不尽，丹青图写愧宗工。于九流《和陈游西湖》：高城连水石，对景未能还。白日临流坐，清负伴我闲。纵心移棹去，半醉入花间。未必适僧语，莲香已解颜。

鲍粹诗《登前守李公亭》：李公亭即鲍公亭，何事因仍旧日名。官守二年如过客，几流千古是虚名。扪萝缭绕寻新径，隔水徵茫认故城。陵谷变迁君莫问，此中气象转分明。

五千三百四十五卷

陈希亻及诗《题凤楼寺》：千载傅开孰是非，高梧修竹晚风徵。欲知古寺曾楼凤楼殿今无燕雀飞。许仲礼诗《凤楼寺》：回环叠嶂倚长空，丹凤曾楼目隹霭中，殿阁至今无燕雀，溪山随处有梧桐。竹柴秀实笼晴景，瀑泻泉涑应风。亻宁看米仪新乐府，吾皇熏德与虞同。郑太玉诗《潮阳东山》：暮天凉雨急霏霏，十二巫峰高复低。醉充不受凤飘断，只恐行云自湿衣。黄公度诗《瘦牛岭》：自笑年来为食谋，扶桥百指过南州。时乎四野皆青草，此地何曾解瘦牛。卢迁辅诗《鸭湖》：并山终日舣孤舟，深入桃蹊访阮刘。流水落花无问处，居人云是古瀛州。龚茂良诗《惠来驿》：十里平畴际远山，上膏未动觉牛闲，行人多谢晴相送，只恐妨农雨大悭。晴云当午争挥扇，晓务生寒又着绵。此是岭南春气候，日中长有四时天。彭延年诗《浦口庄舍五首》：浦口村居好，先思创置难。切云架楼阁，依水植琅　。泽气三冬润，松声五月寒。子孙怀旧德，急忍不盘桓。浦口村居好，清贫胜富华。堆书为伴侣，种乐是生涯。吟苦诗成癖，心闲道长芽。匣中时自莹，蟠蛰有龙蛇。　　浦口村居好，柴门镇不扃。晴岚深滴翠，寒嫩抽青。酒笔驱吟健，林风引睡醒。东堂清处，待创碧涟亭。　　浦口村居好，盘乡动车取成，苏肥真水宝，鲦滑是泥精。午困暇堪　，朝醒蚬可羹。终年无一费，贫话足安生。

浦口村居好，凭悠高望处赊。稻田千万顷，农舍两三家。樵路通云磴，溪船族蓼花。太平无事日，处处尽桑麻。黄补诗《韩木》：先生来潮南，先生一时屋。潮南得先生，潮南千载足。呜呼！嘲南俗亦淳，光生遗树今犹存。春山二月春鸟响，游人树底罗酒尊。尊残倚树初不语，暗觉山翁泪如雨。山翁之泪良可怜，我生不及元和前，元和万事已尘土，惟有山边留此树，树本盱人果何识，为是先生手亲植。先生一去今几秋，山头满树春风浮。风从昨夜何个刘个票，俨似当年祛鳄色。鳄鱼东遁不回头，一带寒江远郡流。郡人向晚争归舟，树与江波相对愁。徐璋诗《送举人》：揭阳多髟士天下都，声名籍籍南海隅。往往能骑龙马驹，垂手可采于菟须。大食刀斫亦奈壶，绿沈兮迸金仆姑。太阿何止敌万夫，四海可归舆地图。一举旌旗到三吴，全军接上甘泉书。不比白面谢石奴，汉庭挺出万卷儒，至尊含笑御玉虚，此时贤来气焰。更看相跃升亨衢，凤池鸡省事凫趋。张夔诗《和韵》：联镳佳气凌三都，奎光摇动天南隅，追风千里麒麟驹，髟神珠书掇苍龙须。巨鳌金背浮方壶，词源白练飞舒姑。伟哉宾兴贤大夫，南观扶摇九万图。机云丽藻扌离东吴，银钩健字挥颜书。燕冻欢伯呼酷奴，鸾旌凤吹光寒儒。北门视草席久虚，胜空万丈虹儿舒。相将直上青云衢，彩金鸣玉彤庭趋。元张智甫：《和忠佑庙咏韩木韵》：死生种本于唐，木到于今色倍苍。有大才名蜀相柏，无穷教思召公棠。人怀遗爱谁甘斧，天鉴孤忠不忍霜。原与零株长不朽，韩山山上一炉香。《歇甘露寺》：额分甘露自枫宸，偶作郊行认不真。屋讶天台小方丈，僧疑石室老功臣。半霄云务闻人语，一块虚空挂佛身。要识此山奇绝处，石间诗句最情神。《山行有感》：菜一盆儿饭一锅，问关石窍作生涯。山林纯是欢娱鸟，天地不开烦恼花。荒草田园元亮屋，浮萍弟妹少陵家。此身不得如徵物，有触令人重欢嗟。《山中忆故友》：自从学舍厄戈矛，畴昔文盟一霎休。不见新诗来饭颗，似闻哀诔满瓜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丘。未寒梦绕梅边驿，才暮心悬雪里舟。原入东都名节党，如今尚有几人不。

《题翠香楼》：危楼独工几咨嗟，望眼何由见翠华。一水空流残月去，万山枉被乱云遮。土夫不辟运中原凡，将帅谁鸣半夜笳。衰草寒烟凝睇望，何人犹唱后庭花。洪必元诗《省官命诸生为守城马发挽诗。欲为申奏立庙》：伏波里死还，马苦战死。至今骨犹香，熏名照青史。桓桓马将军，或疑其孙子。逾月婴孤墉，四面集飞矢。生不为降俘，死欺为厉鬼。小卒窃开关，大兵遂摩刂垒。满城血为池，全家脑涂地。英雄为痛心，三十余年矣。阴房野鳞青，林坏道取祠圯。天朝未旌忠，谁为血其祀。名公方古迹，立马斜阳里。临风叫英魂，月寒天在水。黄惟贤诗《万卷楼登高》：潮州书楼天下稀，摩插云汉吞秋晖。人间健步方到得，世上弱羽安能飞。诸君于此兴不浅，乐士与我心无违。拍阑长肃欠饮义酒，一览众山拳石徵。黄益诗《潮人朝京道中》：何事若波查，翻令忆在家。乱山随去马，落日认栖亚鸟。田野生涯书，关河去路赊。断桥人不渡，拂石看黄花。《宿黄芦站》：古道树义丫，青帘认酒家。有山无树色，多雪少梅花。雁影云垂地，鸡声月在沙。百年兴废尽，何处问桑麻。黄光龙诗《题万寿光院》：人言海上有三山，今见三城海国间。云散龙归波浪阔，草肥马健甲兵闲。日沉平野疑天近，水近长空觉地悭。狂客入参油幕罢，闲来方丈叩三关。　　莫肃震诗《谢郡守土宁轩》：泮水，美土侯能修潮郡之泮宫也。泮水溶溶，新庙有• 。飞柳罢星，栋梁揭虹。黝垩丹青，百堵皆崇。东西从祀，有目卒其容。冠佩裘写，几几雍雍。千古万古，圣道尊隆。　　泮水漪漪，芹藻其碧。青青子衿，斯游斯息。顾谓余言，伊谁之力。曰我王侯，丰功硕德。可馈可　，彝鼎金石。与庙齐休，垂之罔极。　　思乐泮水，薄采芹藻。王侯戾止，其马• • 。我有子弟，侯训教之。我有老贫，侯廪稍之。我人好之，何以报之。既富且贵，永锡难老。　　又，苏元尝闻文翁兴学于蜀，蜀人美其德，常衮兴学于闽，闽人纪其功，盖王政之本，风化之源，关系至重也。潮自昌黎文惠数公之后，鲜有以兴学为急务者。至顺辛未，蚕吾土侯宁轩。自江西埋问，来守是邦。思所以美教化，移风俗，究心于学校，急先务也。公余泮，色笑勉励。士怀其德，民化其淳。于时孔庙方迁，虽一殿落成，百废未举。公乃概然捐已俸以赡之，率僚属以助之，计工直，节浮费。廊庑以新，从礼以塑，宫墙以完，其规模宏远矣。诸生何幸观此，是大有功于名教，乃为之颂云。

【舆地纪胜】：四六。《初入五岭首称一潮》：土俗熙熙，有广南福建之语人；人文郁髟髟郁，自韩公赵德而来。稻再熟而蚕五收，凤翔集而鳄远徙。扫除青草黄节之瘴务，方弗十洲三岛之仟瀛。眷今古瀛，实望南粤。虽境土有闽广之异，而风俗无漳潮之分。

城号凤楼，溪传鳄去。

访古得文公之木，手植犹存；远游经子野之庵，岁寒如昨。余崇龟《贺潮州黄守》惟潮阳之偏垒，实广右之奥区。

千里秀民，久已习韩昌黎之教；七朝故山老，犹能言陈文惠之贤。黄茂良《代潮州守测宰执》惟时领表，莫盛朝阳。儒雅相承，乃韩昌黎之旧治；风流未氓，有陈文惠之清规。同上。眷潮阳之小垒，实海南之奥区。揖馀庆之清风，有退之之遗化。鱼佩虎符，香自凝于燕寝；凤城龙首，患何有于鳄溪。李公甫《回张潮州启》【方舆胜览】：演纶鳌禁，剖竹凤城。对疆虽未于炎方，文物不殊于上国。文章政事，

五千三百四十五卷

曾逢岭表之韩陈气习风声，今号海边之邹鲁。

碑记

【舆地纪胜】：韩退之题名。《集古录》云， 唐韩愈， 元和十四年题名在济源， 并《大颠壁记》附。李公亭记。唐正元十三年立。《韩文公庙碑》。《东坡文集》。金山石刻。金山始开金城山， 及韩山祠记， 郡守题名， 并刊于后。《招韩辞》陈文惠公为韩公祠，为文以招之。名曰《招韩辞》。《古瀛集》帙三，凡著述之关于州，常侯· 命编为集。《潮州图经》郡守常· 序。《新图经》。教授彳 首亍陈宗序。

【三阳志】：碑刻。濂溪像。文惠公像。晦翁像。东莱像。韩文公像。方略刊。《昌黎伯庙碑》。东坡撰并书。鳄鱼图。陈文惠公赞。《韩木图》。文昌王大宝赞。《先天太极图碑》。《四先生法帖》。东坡， 道乡， 龟山， 晦翁。《乾象地里图碑》。《起文堂帖》。

永乐大典卷之五千七百六十九　十六麻

原藏天津徐氏

沙　长沙府十八

湘阴县【古罗志】韩愈《黄陵庙碑记》：湘旁有庙曰“ 黄陵” ，自前古立，以祠尧之二女舜二妃者。庭有古碑，断裂分散在地。其文剥缺，考《图经》，汉荆刑牧刘表景升之立，题曰“ 湘夫人碑。”今验其文，乃晋太康九年。又题其额曰“ 虞舜二妃之碑”，非景升立者。秦博士对始皇帝云，湘妃，尧之二女舜妃者也。刘向郑玄，亦皆以二妃为湘君。而《离骚・ 九歌》既有湘君，又有湘夫人。王逸之解以为湘君者，自其水神而谓湘夫人，乃二妃也。从舜南征三苗不反，道死湘沅之间。《山海经》云：洞庭之山，帝之二女居之。郭璞疑二女者，帝舜之后，不当降小君为其夫人，因以二女为天帝之二女。以予考之，璞与王逸俱失也。尧之长女蛾皇，舜之正后，故曰“ 君” 。其二女女英，自宜降曰“ 夫人”也。故《九歌》词谓蛾皇为君，谓女英为帝子，各以其次第推而言之也。礼憎爱分明小君，君母明其正，自得称君也。《书》曰：舜陟方乃死。传谓升道南方以死，或又曰舜死葬苍梧，二妃从之不及，溺死沅湘之间。余谓《竹书纪年》，帝王之没，皆曰“ 陟方。”陟，升也，谓升也。《书》曰：殷礼陟配天，言以道终，其德协也。《书》纪舜之没云：陟者，与《竹书》《周书》义同也。其下言方乃死者，所以释陟为死也。地之势东南下，如言舜南延而死。宜言下方，不得言陟方也。以此谓舜死葬苍梧，于时二妃从不及，而溺死者，皆不可信。二妃既曰以谋语舜，脱舜之厄，成舜之圣。尧死而舜有天下为天子，二妃之力，宜常为神，食民之祭。今之渡湖江者，莫敢不进礼庙下。元和十四年春，余以言事得罪，黜为潮州刺史。其地于汉南海揭阳，厉毒所聚。惧不得脱死，过庙而祷之。其冬移袁州刺史，明年九月拜国子祭酒。使以私钱十万，抵岳州易庙之北桶腐丸于刺史土堪。长庆元年，刺史张愉自京师往，余与故善谓曰：“ 丐我一碑石，载二妃庙事，且今后世知有子名。”愉曰“诺”　。既至州，报曰日碑谨具，遂彖其事碑刻之。萧振《修庙记》： 岁在单于律应宾，太尉中书令楚王，重修新二妃于洞庭岸，所以酬灵感而答前愿也。在昔有鳏侧陋，将弘试可之功。厘降观刑，始协嫔于之德。于是化流妫，德洽尧闻。罔矜帝子之尊，尽执家人之礼。泊南巡不返北渚俱来，莫追龙驭之踪，空见象耕之所。违天有恨，甘委骨于重泉，同穴无期，分捐躯于积水。芳流旧俗，德被遗黎。焕庙貌于千秋，俪精灵于二圣。魂归紫府，想从西母之游，迹瘗黄陵，犹赐斯民之福。有祈皆应，无感不通。权水旱于乡关，运惨舒于生植，吞刀吐火越巫而便骋蹁跹，桂酒椒樽楚老而犹通[月号]我太尉中书令楚王村抚戎多暇，访古遗踪，敬神而远之，非鬼不祭也。以二妃庙基颓毁，栋宇倾摧。荆榛翳荟于轩墀，苔藓谰谝于像设。灵踪未泯，宁无步袜之尘；杞

五千七百六十九卷

事不严，亦乏褰帷之政。乃命鲁工削墨，郢匠起斤，初洞启于崇扉，忽鸟翔于峻宇。污墁云布，畚钟星罗。在二晨而不妨，虽一日而必茸。兰椽栉比，桂柱　飞。梁问之虫带虫东不妆，檐际之惊鸯欲起。黛眉斯敛，若含黄屋之愁。奉唐如生，将不翠筠之泪。始者欲为经度，尽自内财。仍秦皇明，请崇徽号。奉唐景帝天• 五年六月十月四日勒旨，以黄陵祠封懿节庙，切以世遥三古，事远重华，褒扬必在于正人，宠数方加于异代。故可使窃泉发耀，贞魄有归。非至德可以通神明，非至灵何以感直气。厥功既就，盛德将书，镌铭永托于他山，悠久便同于元造。宜求彩笔，以述芳词。振迹添前旌，名微候馆。仰承严命，俯扣庸音。无陆氏之患多，有景纯之未寐。它年岸上应知杜预之功，今日江边且愧曹蛾之作。知县程文度《重修庙记》：重湖之南，两舍之地，有二妃古祠在焉。其庙号昔谓之“黄陵”，因其地而名也。今谓之昭烈，以德而称也。载籍群书，皆盛称尧舜之德。二妃即尧之女，舜之妃也。帝尧以丹朱不肖，二妃有则不可以传神器，有德斯可以赞帝国。繇是妻于有虞，以光尧之圣德。降于妫，以成舜之孝道。君俾丹朱有二妃之德行，尧必不让舜而传丹朱矣。有虞无二妃之翼赞，舜必终匹夫，而况侧微矣。是知尧舜之德，巍巍荡荡。民到于今称之者，皆由二妃之所致也，岂止从舜南巡，昭其灵迹而已哉？噫，事于顽，显妃之节。溺于沅湘，见妃之烈。湘竹之斑，谓妃之血，湘水之声，谓妃而咽。噫，生为虞嫔，没作湘神。享庙祖具，在江之滨。唐元和十四年春，吏部侍郎昌黎韩公愈以犯颜获戾，出牧潮州。过妃之祠，精意有祷。惟妃恤含忠之节，施福善功。爰自海隅，率复朝位。韩公感妃之明灵如在，伤妃之祠宇其颓。再树丰碑，崇修旧址，于今垂二百年矣。碑已残，庙亦圮毁。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秋，将作监丞程文度，御帝之命权理湘阴。去邑一舍，先过妃庙。临湘江之铺练，列楚峤之堆蓝。树古祠荒，堪成图画。廊庑之下，得其旧碑。尘蔽苔封，颇难识。熟而视之，乃韩吏部之碑也。其间解二妃为湘君夫人，证以经书，驳其歼谬，实巨儒达识之作也。又解舜陟方乃死之文，以陟为死，是为死方乃死。厥理未明。窃以尚书者，上古帝王之书。经夫子删定其虞书曰舜陟方乃死。孔安国传云：陟，升也。方，道也。言舜升道南方巡狩，死于芬梧之野而葬焉。矧自自鲁恭王坏宅得书，悉远孔氏，原其作传之意，颇协删书之旨毒世立教，岂有异端。文度虽省，已不才，敢徽其事为证。且许由避尧之让，许由即为道人矣。大禹承舜之禅，虞舜亦为人矣。以道之情高，故曰升道，是以圣人用则为尧舜之理，拾则与巢许同归。以其礼道合天，故谓之帝。孔傅解陟方为道，于理为通。若韩吏部解陟为死即下不得言方乃死也。义斯明矣，虑惑后世，乃述斯文。右补关直史馆荆湖南转运使越公昌言，传学雄才之士也。自临职司，克丰邦计，奉公之外，继绝为心。每同谒黄陵祠，叹其庙毁碑残，非人不茸。乃拜章上请，思壮神居。因广旧基，复增峻宇。正殿孤起，回廊四合，总二十余间。梗梓宏材，并从官给。旧有神像，舜居其中，二妃夹侍。监察御史荆湖南转运使李公清惟，文学擅价，智辨过人。常议及古黄陵祠前后，谓之懿节，谓之昭烈。并历代以来，官锡庙号，皆美二妃。旧碑潭州刺史沈传师书题赵公昌言，以碑辞残缺，将坠于地。虑湘君湘夫人之灵迹，渐于没淹，遂采新石重刊旧文，仍以碑阴见讠千为记。文度承命爰笔，指事直书，知予罪其在于此。太平怀国八年记。

湖南运使孙冕《重建庙记》：黄陵二妃庙事，韩退之之碑详矣。

原藏天津徐氏

然引《虞书》之文，五十载陟方死。以陟为句断，方乃死独为一句，复于陟字之上加一舜字。《书》曰：舜陟方乃死。又曰，地之势东南下。如言舜南巡死，宜言下方，不得言陟方。且韩吏部唐世大儒，当有依据。何区区引《竹书纪年》，帝王之没皆谓为陟。《大雅》之诗曰：“ 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” 。然则周监二代，郁郁乎文。周之诗人，独不能避其嫌耶。予谓安之传，坦然明白。自汉末诸儒，后无讥焉。是故荀悦非禅让之说，李白远别离之篇，悉皆攻取异端，达戾圣教，无乃有为《竹书》之所误乎？至如论衡问孔之辞，史通疑经之科，虽擅名一时，终流议千古。后生可畏，来者难诬。抑吏部之用心，将正其失乎？将示其得乎？予固不敢知也。庙在湘阴县之北三十里，阚湘岸之东焉。陵谷屡移，与废遄及。祥符已酉，刑部曹郎杨君覃守长沙，得召从容宣室，以是为言。且惧神无以灵而民无以福也，因乞以巡检侍禁崔承• ，庇其徒而时其事。天子可其奏，不逾月，宣荆湖南路转运司，俾相度而完葺之。会予供职于是，司兵部郎中刘君师道，复典是郡，遂以官给材瓦之直，委崔君承• 假馀力于湘阴之富民。迨将关年，奕然新庙。承• 将种也，箕裘之习，崇况不坠。繇此则杨君神明之政，崔君幽显之行，可以见其一二也。至于知人集事，谁不然之乎？几建正殿三间，廊庑亭阁等共二十六间。而徘徊功单，以状告予，乞文其实。职司多故，未遑下笔。其秋琢磨贞石，孜孜秉言。适会使车中有善书创者，遂不复让。时大中祥符三年，天子亲祀于汾阴后土之前记。蒋之奇《书碑阴》：韩愈作黄陵庙碑，辨湘君湘夫人为舜二妃。其说有考，余甚善之。至谓称舜陟方乃死，非安国之说，引《竹书纪年》，帝王之没皆曰陟。陟，升天也。《书》曰：殷礼陟配天。言以道终，其德协天也。《书》纪舜之没云陟方者，与《竹书》《周书》同文也。其言方乃死者，所以释陟为死也。噫，失之矣。安国谓升道南方巡守，死于苍梧之野，是说为不可易矣。若以帝王之没皆云陟，尧曰殂落，汤曰没，武王曰崩，不皆言陟也。《书》惟礼陟既天，与新陟王言陟而已，其它不言陟。由是言之，则舜亦曰死尔。且谓方乃死者，所以释陟为死，其说益非。六经惟《书》辞最约，盖有互文以见意者矣。未有陈辞于上，而下自为训解也。圣人之言，不应若是其烦。若以为地势东南下，如言舜南巡而死，宜言下方，不得言陟方者，是又不然。地之势信东南下矣。若苍梧之野，则不全在东南，其势盖近于西。夫水流卑者也，地益高其流。益马央江之尾，辶• 于吴而后入海，则吴于最卑。自九江而上至于西江，而水益悍者，地愈上故也。洞庭潇湘之水皆下而入于西者，盖其地又高于西江也。况其衡山九疑，天下之高。山在焉，则苍梧之野，亦不得为下矣。《书》谓之陟方，而传以为升道南方，其言为不谬矣。愈之碑诚甚奇，而于此独近于鉴。故余欲削其不合者，庶几后世为完碑云。知县王定民《重建庙记》：天子五载一巡狩，巡诸侯之所守也。舜以五月南至于衡山之岳，陟方乃死。盖在位五十载，而葬于苍梧之野。二妃从焉，并投溺于沅湘。二妃谓之娥皇女英，俾观刑于厥家，厘降妫，顺行妇道于虞氏，终助成有天下之大法。及舜之南巡也，伤其不返，赴江无憾。沅湘之人，爱其正行，于是有祠以血食黄陵。沅湘之滨，四时之祭不绝，遂著为有国之常典。韩退之贬潮州，祷之祠下，以私钱十万，易坏垣断壁。于岳之刺史，当时尚管于岳，自马氏干楚已隶长沙，请命于唐之天• ，更号懿节。运判王公，元丰中舟过祠，于痛其颓毁，因有涛之恐，使新之。人以神为灵，而神之与废因于人。予权邑湘阴，适丁鸠工之初，实尉刘师锡董其役，薄杜君士自禀训缮材。将即成绪，余

五千七百六十九卷

于是得以致其功。恶其朽腐之速，而完以坚木。避远湍陨之患，而徒殿庑于址之东。模制增焕，咸倍于前。邑之南，舜旧有祠，今亦荒旷。黄陵相望，二三十里。而黄陵独表二妃之像，四时之祭不相须。夫二妃伤舜之不复见，乃愿见于已死，而甘于投溺。推其心，岂欲与舜各处而异食邪。义有未安，遂迁合于黄陵之祠，不亦宜乎？懿节虽当受封，而黄陵之为号为最显。故新人其榜，篆而揭之。又为之文以纪其事。易祓《重建庙记》：黄陵之祠二妃古也，传记述之详矣。其地隶潭之湘阴县，古罗子国。庙去县四十里，邑民奉事惟谨。凡祷于神，如响答焉。近遭爵攸，倏为煨烬。实庆丙戌秋八月，赣川曾侯默，来宰是邑。初谒大府，权帅计使张右史，首命建祠，欲举未遑。明年春，大资参相鲁公，开帅府之初，即命鸠工，捐钱币充三十万。侯乃裒其樽节馀财，以佐其费。命邑士才而能者戴邦用以董其役。凡木竹瓦石之类，乃桴乃载，不扰而集。迄于是岁，遂克有成。邑之士民，请识石以寿其传。侯乃走书于祓，求叙始末。辞之不可，遂参订而告之曰：二妃者，尧女而舜妇也。舜居侧微，尧闻聪明，以二妃嫔之。帝女之尊，降而不骄。弼成授受之功，圣德益彰。英灵在天，岂惟黄陵哉？黄陵者何？与地记以黄陵为水名，西人于湘，径二妃庙南。其说出于郑氏《水经》。《长沙风土记》云，陵即二妃葬陵，因立庙焉。是否或未足据。二妃生于冀，厘降于妫妇仪不出于闺壶，若之何而南浮于湘也？檀弓曰，舜葬于苍梧之野，二妃未从。郑氏释之曰，舜征有苗而死，因以葬。王逸为楚词注，亦援其说，以为二女从而不反，道死于沅湘，长为湘君，次为湘夫人。逸不思记礼，出于汉儒附会之辞。汉儒若王充者，亦以不实。况《舜典》自有成说，舜生三十而后召用，历试三载而后摄政。苗民弗率，命禹徂征。以至窜三苗于三危，绋在摄政之初。允摄政二十有八载，在位五十载，陟方乃死。其间相去七八十载之久，与征苗不相涉，乌有征苗而死之事。又《舜典》言陟方乃死，本无南方之说。孔氏乃言南方征守，死于苍梧之野，所以启后代纷纷之论。刘向传列女，遂谓二妃亦死于江湖之间。以时考之，是时二妃，各百余岁，舜亦百一十岁。谓耄期倦勤之后，舜及二妃，远适要荒，岂其然乎？唐儒韩退之深以为疑，援《竹书纪年》，以陟为升。后代多以小疵辨之，继言以道终，则大体甚正，毋庸佗议。先正司马公亦有荐禹为天子，谁肯复南征之句。公非苟作者，尝考之《孟子》曰：舜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。鸣条属东夷，而苍梧在衡山之极南。为可认陟方为南方，而谓远葬于极南之地。孟子去古未远，其说可信。彼异论者，不攻而自破。然则二妃庙于黄陵者，何所徙始，曰舜征南岳，千载而下，民思其德，几声教所暨，有严庙貌，二妃亦与。故其神通隐显，所在皆著，此黄陵所以庙也。贤方伯以大臣分注意祠事，侯能兴旧起废，以示风化，宁容谲怪荒诞之说，得以厚诬天下，余故不得不为之考明焉。猗与休哉，神游帝旁。庙峙三湘，昭宣灵光。驱除孽殃，化荒为穰。易为马祥，江波不扬。蛟龙遁藏，神用降康。厥功孔彰，辄述二妃。庙祀之详，俾湘民祠之而不忘。杜甫《黄陵题咏》：萧萧湘妃庙，空墙碧水春。虫书玉佩藓，燕舞翠帷尘。晚泊登汀艸树，微馨借渚频。苍梧不不浅，染泪在丛筠。又百丈牵江色，孤舟泛日斜。兴来犹杖履，日断更云沙。山鬼迷春竹，湘娥倚暮花。湖南清绝地，万古一长嗟。

韩

原藏天津徐氏

郡城朝解缆，江岸暮依村。二女竹上泪，孤臣水底魂。双双妇蛰燕，一一叫群猿。回首那能语，空看别袖翻。刘禹锡湘水流，湘水流，九疑云物至今愁。君向二妃何处所，零陵香草露中秋。　　斑竹枝，斑竹枝，泪痕点滴寄相思。楚客欲听瑶瑟怨，潇湘深夜月明时。李贺筠竹千年老不死，长伴素娥盖湘水。蛮娘吟弄满寒空，九山静绿泪花红。离鸾别凤烟梧中，巫云蜀雨遥相通。幽愁秋气上，青枫凉夜吹，波间吟古龙。李颀沅上秋草色，苍苍尧女祠。无人见精魄，万古寒猿悲。柱水身没远，椒浆神降时。回风迎赤豹，飚雨聚文螭。受命出炎海，焚香徵楚词。乘马总感遗迹，一吊湘水湄。郎士元蛾眉对湘水，遥哭苍梧山。万乘既已没，孤舟谁忍还。至今楚山上，犹有泪痕班。南有岑阳路，渺渺多新愁。桂酒神降时，回风江上秋。彩云忽无处，碧水空安流。

刘言史

夷女采山蕉，缉纱度江水。野花满髻妆色新，闲歌暖深峡里。暖知从何处生，当时泣舜肠断声。翠花寂寞婵娟没，野草空馀红泪情。青烟冥冥覆杉桂，崖壁参天风雨细。昔人幽恨此地遗，绿芳红艳含愁姿。清援未尽鼯鼠切，泪水流到湘妃祠。北人莫作潇湘游，九疑云入苍梧愁。王真白舜欲省蛮陬，南巡非逸游。九山沉白日，二女泣沧洲。目极楚云断，恨深湘水流。至今闻鼓瑟，呜咽不胜愁。李壁南云哭重华，水死悲二女。天边九点黛，白骨迷处所。朦胧波上瑟，清夜降北渚。万古一双魂，飘飘在烟雨。小哀洲北渚云边，二女明装共俨然。野庙向江空寂寂，古碑无字草芊芊东风近墓吹芳芷，落日深山哭杜鹃。犹似含频望巡狩，九疑凝黛隔湘川。高孤渺渺三湘万里程，泪篁出石助芳贞。孤云目断苍梧野，不得攀梧到玉京。

五千七百六十九卷

碧杜红苏缥渺香，水系弹月梦清凉。峰峦一一俱相似，九处堪疑百断肠。少将风月怨平湖，见尽扶叶水到枯。相约杏花坛上去，朱栏红紫对樗蒲。陈羽妃愁处云沉沉，二妃泣处湘江深。商人酒滴庙前草，萧飒风生班竹林。赵嘏湘娥不葬九疑云，楚水连天坐忆君。惟有啼乌旧名在，忍教鸣咽夜长闻。宋白重瞳天子狩南荒，二女音容已渺茫。静听瑶琴当皓月，再闻珠泪洒幽篁。松愁老鹤清无梦，水映疏萤泠放光。一夜辽辽千古意，香魂依约远潇湘。李白洞庭西望楚江分，水尽天南不见云。日落长沙秋色远，不知何处吊湘君。唐庚古古今今路，朝朝暮暮行。橘林香处饭，杉木翠边程。山带湘灵惨，川含楚些清。江湖无限句，迁客要才情。毕田玉辇南巡去不还，，翠娥望断楚云间。波寒剩写哀弦怨，云泠偏滋泪条斑。一水盈盈伤远目，几峰双双惨愁颜。荒洲千古凄凉地，半掩空祠向暮山。陶弼溪上龙蛇屋，萧条帝子祠。竹痕当日泪，山色后人疑。仙服霞留绮，新装月印眉。楚民正水旱，萧彭谢神禧。石湖范成大艹艹湘山中间湘江横，录频莱齐春涨生。盘涡茫茫去无声，吾乘桂舟沂中灵。扬波击汰双橹狞，辘辘引笮如牛鸣。蒿师绝叫尽鼓轰，潜龙跳奔乳猿惊。暖烟浮空尽曹腾，山长水绕远天无情。吹萧抚瑟吊湘灵，水妃风驭缤来迎。问客良苦远征行，昨日斧钺下青冥。

丞相李邦彦

湘江如鉴山如围，有祠如翼临清漪。虞妃懿节俨如在，翠珉数尺绕英祠。苍梧杳霭迷遐躅，晚云愁入　眉绿。董风不动五弦空，清血斑斑在山竹。丹心如日神敢欺，抠衣下拜安所祈。涛江不及潮阳好，此行请效黄陵祷。侍郎史正志玉驭苍梧去不还，泪痕洒竹尚斑斑。空传朱瑟流幽怨，谩许明珠解佩还。庙塑湘妃少女容，谁知百岁寿重瞳。从今好事诗骚客，庄肃当存念虑中。直方谁似退之贤，过庙当时祷亦虔。徼福乞灵旋有助。倾囊十万出私钱。杨杰黄陵二妃庙，客过动愁颜。湘水有时尽，帝车何日还。血斑千亩竹，魂断九疑云。欲问苍梧事，白云生栋间。丞相李纲湘妃庙貌枕江湄，不见当年鼓瑟时。玉　风摇云苒苒，翠帷烟湿草离离。凄凉清泪留斑竹，寂寞深林叫子规。断简遗编查难考，无人为立退之碑。

原藏天津徐氏

侍郎孔武仲盘空乌鹊噪丛祠，船人行人半起时。残月胧胧倾岛屿，南风袅袅透旌旗。开帆便欲日千里，别庙仍浇洒一卮。岸芷洲兰俱可荐，新声[番飞]入九歌词。张孝祥百世黄陵庙，凄凉屋数间。只怜斑楚竹，那意赭湘山。访古韩碑在，征歌楚些闲。虞嫔更尧女，莫作水仟斑。御史周谓代变时迁事迹存，见来谁不暗消魂。上程此日湘江过，依旧　篁有泪痕。梅尧臣劈竹雨分张，情知无合理。织作湘纹簟，依然泪花紫。泪花虽复合，疑岫几千里。欲识舜娥悲，无穷似湘水。刺史张芸叟萧韶不返九疑愁，双凤追思楚水秋。• 翟飘摇摧尽壁，　环零落挂帘钩。春深兰芷供香案，日暮乌鸢送客舟。自是江湖清绝处，后人憔悴写离忧。胡廷真濒江谁立湘妃庙，后世人知帝舜功。千古香魂渺如在，一川芳草恨无穷。浪花稳泛琼楼月，木叶轻摇宝瑟风。唯有乡人重怀古，年年酾酒报时丰。周炎卧随流水下烟汀，堑泊扁舟谒庙灵。古屋凄凉庭不扫，断碑漫灭户空扃。林藏宿鸟春声好，浑跃金鳞夜气腥。萧鼓送神人去后，满江莎草自青青。鹤驾云[车并]去不回，空遗庙貌古山隈。铁心石骨昌黎伯，也向黄陵掷杯。

王遵山

帝子当年怅几多，楚山千叠见差峨。泪痕点滴留斑竹，宝瑟悲凉隔素波。妫　旧存虞史载，苍梧谁证汲书讹。姜凉吊古堪伤处，那更潇湘接汨罗。扬万里古祠萧瑟浅山傍，目极平沙鹰落行。霜后寒波洲吐尾，芦花十里雪茫茫。

陈舜振

明月辉在天，落日光转地。天维地轴千万年，粉篁尚有春风泪。苍梧茫茫九疑高，湘江之水多愁涛。衣不御琴弦绝，黄陵庙前碑已裂。春禽啼，秋叶飞，行人秀楫去复返，虞舜南巡胡不归。

黄彦文

潇湘江头三月春，柳条弄日摇黄金。鹧鸪一声在何许，黄陵庙前烟霭深。丹青欲尽无好手，

稳提玉勒况今久。马足不为行客留，心挂长林屡回首。王大初冷落黄陵庙，吁嗟帝子留。猩鼯叫云木，萧鼓奠芳洲。聚散真难得，古今同一愁。三湘容易过，天暝欲维舟。白与明两妃作配从南巡，死有英魂福万灵。千里洞庭崇庙貌，四时佳气锁林扃。祠荒月淡鱼龙跃，水落沙平草木腥。鼓瑟清音今寂寂，空余云外数峰青。

林采

五千七百六十九卷

舣棹黄陵岸，虔赵帝女祠。奠椒随楚俗，拂石读韩碑。北渚来何还，南巡事莫追。凄然鼓灵瑟，起舞想冯夷。

知县赵希鄂

帐望銮与不复还，令人颖尽九疑山。朱弦一断南风操，粉泪长留楚竹斑。往事悠悠流水去，空祠寂寂暮云闲。客情吊古多悲恨，趣理妇舟逆碧湾。贾谊《吊屈文》： 恭承嘉兮，俟罪长沙。侧闻屈原“ 兮” ，自沉汨罗。造讫湘流兮，敬吊先生。遭世罔极号，迁陨厥身。于戏哀哉兮，逢时不祥。鸾凤伏窜兮，鸱• 翱翔。莠茸尊显兮谗谋得志。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。谓随夷浊兮，谓跖• 帝。莫邪为钝兮讼刀为话。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，斡弃周鼎。实康瓠兮，腾驾罢牛。骖赛马产兮，骈垂两耳。服监车兮，章甫荐履。渐不可久兮，嗟若先生。独离此咎兮，谇曰已矣。国其莫吾知兮，子独壹爵其谁语。凤缥缥其高逝兮，夫固自引而还去。袭九渊之神龙兮，勿渊潜以自珍。晶虫枭獬以隐处兮，夫岂从暇与蛭虫寅。所贵圣之神德兮，还浊世而自臧。使麒麟可系而羁兮，岂云异夫犬羊。般纷纷其离此邮兮，亦夫子之故也。历九州而相君兮，何必怀此都也。凤凰翔于千仞兮，览德辉而下之。见细德之险微兮，遥矢曾击而去之。彼寻常之污渎兮，岂容吞舟之鱼。横江湖之• 鲸兮，固将制于蝼蚁。萧振作《重修庙记》： 噫，楚怀失道，还君子而近小人；靳尚谗言，与浮云而蔽白日。子也含冤靡诉，抱直无归。叩阍而天且何言，去国而人皆不吊。徘徊泽畔，往还江滨。吟贝锦以空悲，佩崇阑而自谕。云裝雨驾，柬皇君忽尔来游；敛衽任端著，郑詹尹于焉靡说。怀忠履洁，忧国爱君。惊禽而徒欲远枝，弃归而岂思回首。离骚咏尽，不回时主之心。灵巢长辞，竟葬江鱼之腹。救溺之兰桡竞逐，招魂之角黍争投。帘为午日之风，播作三间之事。式瞻遗庙，尚归崇基。绵岁月以斯多，黯精灵而未歇。然即金铺零落，兰撩摧颓。涡涎全染于可染，虫蠹半穿于桂柱。苔生玉座，尘压珠帘。蓬蒿渐蔽。于轩楹，风雨垂侵于像设。我太尉中书令楚王，道惟济物，德必通神。思阙政而咸 ，想忠魂而有感。况灵符寿请，事著听明。能资上相之兵威，克靖二凶之冷气，遂得拜章上请，疏爵遥封。爰旌感应之功，是锡昭灵之号。相府乃减净财于厚禄，模大壮于遗祠。规圆矩方， 上栋下宇。华榱锦簇，将日曜而月晕，彩槛带索，或龙盘而兽走。飞檐鸟企，瑶砌玄平。灵官与鬼将争趋，海若共史神并侍。阴风暝起，应朝泽国之灵；落月春深，但哭巴山之鸟。前依积水，向后高丘。占形胜于一隅，尊场香于万古。其或征人辍棹，归客恁轩。当洞庭木落之初，是枉渚波生之后。千声鼓柜，犹传濯足之歌；一纸沉书，曾吊怀沙之恨。风急始知于草劲，火炎方辨于玉真。当时之瓦釜虽鸣，异代之桐圭忽及。况重新庙貌，光被纶言。固可以大刷幽灵，全虑坟气。想直躬而若在，披遗象以如生。爰终结构之功，欲纪经营之遗迹。岂期严命，猥及下寮。振道愧谭宾，名参霸府。居唯代舍，归来敢叹于无鱼；地宾长沙，日晚谁惊于有鹏。徒军稍暇，访古多怀。正吟招屈之辞，忽捧受辛之旨；勒他山之翠琰，序有土之殊功。风声永播于无穷，追琢便期于不朽。何人读罢，起三十里之沉思；今日斐然，斩二百年之述作。直书盛遗迹，用告将来。

唐蒋防《庙记》：

原藏天津徐氏

噫，日月明而忠贤生，日月翳而忠贤弊，明翳其天耶非耶？其数耶非耶？将适然耶非耶？且自昔抱大忠而生，抱大忠而死者，亦何可胜言。虽天倾地摇，山折川竭，犹可待而评论焉。及至轩辕氏之天，以道为日月，无明翳之变，故风后力牧得适其材焉。帝尧氏之天，以德为日月，无生弊之数，故义和氏百工之徒，得信其用焉。帝舜氏之天，以仁为日月，无虚盈之节，故古八族得弘其理焉。大禹氏之天，以公为日月，无氛霭之蔽，故皋陶稷社之臣，得载其任焉。殷汤氏之天，以信为日月，不激不昧，故伊尹得符其志焉。文王氏之天，以心为日月，无薄蚀之变，故周召之伦，得张其化焉。我大唐氏之天，以政为日月，故房杜魏征得尽其行谟焉。其馀上自列国，下逮周隋，或以耳目为日月，或以左右为日月。一明一翳，非天之所为也，非地之所为也。故长弘辟，伍员枭，范蠡鲁连去，徐衍负石，三闾怀沙，良可痛哉！然三闾者，以大忠而揭大文，沉吟郁泽，哀郁自替。爰与褒贬，六经同风。至宋玉景差皆弟子也，况吾党哉？唐文宗太和二年春防奉命宜春，抵湘阴，歇帆西渚。邑宰马搏谓予曰："三闾之坟，有碑无文。岂前贤缺与？"又曰："俗以三闾投汨水，而坟所葬者，招魂也，常所惑焉。按《图经》，汨，冬水二尺，夏九尺，则为大水也，古之与今其汨不甚异也。又楚人异三闾之才，闵三闾之死。舟驰战骤，至今为俗，安有寻常之水，而失其遗骸哉？安有不暑其骸，而知其《怀沙》哉？但以《楚祠》有小大《招魂》，后人凭而穿鉴，不足证也。愚则以为三闾魂归于泉，尸归于坟，灵归于祠，为其实。郡守东海徐希仁，洎马抟，以予常学古道，熟君臣至理之义，请述始终符契，以广忠贤之业云。吁唏！后代知予者以此，罪予者以此。文曰，屈碑立兮，谗人泣兮；屈碑摧兮，谗人咳兮。碑号啤兮，汨之隗兮；天高地阔，孤魂魄兮

。王定民《书碑阴》：人之于死，一也。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有义命而己。古者忠臣烈士，道不行于我，而忠义欲感动于其君，不能偷生苟容，甘同殒于大辱。当是时，死重而生轻。与夫自轻于沟渎，而人莫之知

五千七百六十九卷

异矣。楚之屈原，于怀王为同姓，博闻强志，明于治乱之要。议事出兮，王之所任，实厚于是。同列争宠，而害其能者，上官大夫之□□□谮至。宪令国之大权，而君委之于我信也。成于我而行于君，犹有漏言失身之祸。未成而矩夺其缺文忠也。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，不能使之无怨。怨生于亲，亲之过大而不怨。盖人子之不可矶，谏之不孝屈乎。以人子于亲，而怨其君可怨也。忧愁幽思，而作《离骚》，马迁犹以为自怨。岂怨其谗，而不怨其听谗与？抑谗不足以怨，而以身之不见信而怨与？怀沙而投于江流，湍疾救晚而失其骸，皆不见疑也。与申徒狄负石何以异，而蒋防于此疑之，是疑其无有也。湘人思之，招魂而葬。于是墓起于江，之于葬能藏其棺衾，而不见貌。于是有庙以祭之，祭以思其貌。邑有庙者三，以见湘人思之多也。平以君见疑而死，死之远。防为文于唐，又以死为疑，是重平之不幸也。夫咏其事之实，莫如乡人。余居于亳之澳，此知为澳。至徐之沛，过宿之虹，然后知为沛为虹。余缉《图经》，至此说其凝，附于防之后。端明大参高定子《新修汨罗庙记》： 以道殉身者，不能以道而殉人。杀身成仁者，不肯求生以害仁。忠臣志士，遭时不逢。忠不售而谗兴，乃至舍人所甚欲，而取甚恶。伤哉！其清烈公三闾屈大夫之湛身乎？天台胡吉明仲，宰湘阴之明年，教孚讼理，赋平役兰，归废张怠，不扰而政具举。遗予书曰，公祠在吾境内，岁久不治。余吊汨罗之沉夹，凄然伤之曰：九州博大，而公之死矢靡他，谓吾同姓乡也，不敢与朝秦暮楚者齿。生忠于国，没洁其身。葺祠揭虔，君盍为公识之。公生于孟后苟前，先儒谓其有功于诗，正春秋之继。此特以遭骚作词，贵重公耳，抑末也。舍大节不论，何哉？公仕楚，以怀王亲信，故来谗口斥去。然忠确一诚，犹冀王一悟，则宗国可以固存。忠不见报，乱是用谈。卒之怀王，入秦不返襄王承之，相望一辙矣。嗟呼！左右皆薛居州则王谁与为不善？无人乎子思之侧，则不能安子思。怀王怃无明远之见，不察潛朔之行。使积谗群诼，得以蔽美丑正。独行众众，公得遂其忠君爱国之心乎？灵修数化，君无常矣。重华不可牾，生不辰矣。公虽不获乎上，傥左右为先游，则王庶几改之。今高丘无女，则在高位者，既无贤。兰委美而徒俗，椒亦专佞而流徒。则当时可恃者，又不可以据。荃革心化而为茅，芳草直为萧艾。则众芳芜秽，皆不能为俗所移艹艹矣。昵比而椒兰充帏，滋蔓而资。录施盈室，草木习吾臭味。而沦胥流失，曾无一为公地。生斯世也，莫有知报忠之分义，而时君亦以国弊身亡为惧。公至是，始不过欲依彭咸之遗则，特以死自许耳。终不免徒彭咸居，则忍于永诀焉。殉不离道，死不害仁，决为汨罗一沉而不悔，公岂不知礼义之中，而为是哉？佞生之辱，直死之荣，公不得已也。公不沽其为荣，而人荣之。庙祀尸祝，昭质不泯，在吾土地，敢不敬恭。明仲恢庙墟故址而新之，其知所当事矣。嗟夫！教化之行，进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；教化之废，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。民彝好德，天赋宁有厚薄。而王乃信谗不圣，使户服艾而众好朋，独有一贤而不之容，性近习远，乱亡相寻，可畏哉！庙成当考，明仲既索予记其事矣，请系以诗而送迎神。予因复明仲曰：“ 昔予同产弟鹤山魏了翁，过归乡沱祠，作诗以抒公愤，深得发谴诛奸之意。子出其门，必当与闻，裁为之歌，神或享之” 。明仲谓予言是，盍歌之。乃歌曰：人生同而气禀异，不与俗靡兮为君子。嗟若椒兰兮公属意，骚中与歌首兮兰必以椒对。谓椒不芳兮兰不可佩。盖言混允草而殊臭味，何岁移月改而变其始。兰岂王子，兰为可恃。椒岂大夫，椒为同类。椒兰曷为而委厥美，骚以芷蕙而混名氏。托之征词而无诽，

原藏天津徐氏

犹冀不化区萧而化为芷。椒兰信芳而俗与靡，迨其习成兮甘芜积。不容一贤而宁以宗国弊，国人伤公庙而祀。歌送迎神醉止。鹤山魏了翁《新修汨罗庙歌》：鸾皇栖高梧，那能庙鸱枭。椒兰自昭贤，不肯化艾萧。人生同一气，初有善不善。一为君子归，宁受流俗变。云何屈大夫，属意椒兰芳。兰皋并椒丘，兰籍荐椒酱。骚中与歌首，兰必以椒对。谓椒其不芳，谓兰不可佩。此言混允草，臭味自尔殊。因何岁时改，二物一变初。以兰为可恃，委美而从俗。椒亦佞且，干进而务入。椒兰信芳草，气质自坚好。胡为坏于廷，晚节不可保。意者五子兰，与夫大夫椒。始亦稍自异，久之意萧条。迨其习成性，甘心受芜秽。不肯容一原，宁以宗国弊。禹皋于共鲧，旦封与鲜度。同根复并生，何当改其故。原非不知人，观人亦多涂。治朝中可上，乱世贤亦愚。况原周姓卿，义有不可去。所望于兄弟，谓其犹可据。我本兄弟女，孰知胡越乎。以是观《离骚》，庶几原心乎。或云芷蕙等，岂必皆名氏。骚者诗之余，勿以词害意。仲尼作《春秋》，定哀多征词。楚之嬖小臣，况意有不知。此诗系过归乡沱祠下所作， 前记用以为歌， 故并载之。

胡吉

吉吉《经理汨罗庙记》： 按《史记》，屈原遭谗放逐，作《怀沙赋》，自投汨罗以死。注云：汨水在罗，故曰汨罗。又云：长沙有汨罗县，北带汨水。湘阴，古罗子国也。则汨罗在湘阴，不在他县。有曰在宁乡者，非也。以志考之，县北五十里为汨罗江，原之正庙故冢在焉。好古君子，顾吉瞻徘徊。未有不加封殖，以无忘其忠者。吉吉东浙儒生，幼读《离骚》，企想遐躅。谓安得访汨罗之滨，握兰芷之得，持斗酒以酹英魂乎？脱选得邑，不图获遂斯愿。始至之日，固有以庙地当正，庙宇当新。为告者，事方倥偬，倏理未就，姑少需焉，忱而翻阅公牍，采听与论，乃知窘闰馀之厄困，尺获之屈，浩有年岁，不容不疾浩而亟图之。遂委寓公属士吉友，联骑相度，归以语吉吉曰：“ 雨山对峙，一水索行，是为汨罗。其右为庙，其左为冢。庙之栋宇将摧，冢之荆榛如没。群水在山，枯者可因之以为材，生者可籍之以贻后。至于吉豪民削碑，刻以泯故，实贪土地而包陇亩。张主维持，皆君之责” 。吉吉矍然曰：“ 虽不材，敢不殚力负荷” 。爰檄蓝田王君[车奇]，任归疆之事。命僧与土人，董建庙之役。于是诘奸辨方，而执其领鸠工聚材，而图其新。入深十三丈有奇，横广九丈有奇，此庙之基地然也。庙前东向为丈六十有五，南向为丈一百二十，西向为丈一百二十有二，北向为丈六十有六，西南隅为丈一百三十有八，西北隅为丈一百三十有八，西北隅为丈二百五十有三，皆起于滴水，止于界石。详载之图志，则地之已侵者归矣。自正庙寝室、廊庑、拜亭、门屋凡二十五间。又结庵以居焚献者，架桥以便往来者。縻钱三十万，取给于枯水之馀，县助其不足。七月戊申与役，迨九月下瀚毕手，则庙之将摧者兴矣。自天至兄，凡三百五十五，号为庙木。自弟至甲，凡六百五十有三，号为坟木。标钉有牌，纪载有籍。则雨山之木，可枚而数矣。噫嘻！殖殖新阡，克复青毡。有亩可蕙，有畹可兰。撷芳挹润，于以盘旋。巍巍祠宇，足蔽风雨。桂醑其馨，荷衣其楚。乘鸾驾鹤，于以来处。古木维乔，耸壑昂霄。斧斤不入，民无敢樵。休阴息影，于以逍遥。叠是三者，

经理古意，大略概见。若冢前之祠颓毁，冢外之地侵据，又将次弟举行之。朝思夕念，尽瘁竭劳，亦求以无负于公而已。虽然入之负公，不特是也。稽之武陵志，则锡号清烈，进侯爵而为公者久矣，邑以侯称犹故。兹乃正名位，新扁额。瓣香昭白，神必听之。厄者渐舒，屈者粗伸。忠魂耿

五千七百六十九卷

耿，万古如生。其当以畴昔之爱君爱斯民，则民被公之福为无穷，所以报公者亦无穷。庙食百里，其将来永不替与！铺叙甫既，复取其传读之。公之系心怀工，而顾蜷其宗国者，不以谗间阻，不以疏远废。方上官之谮得行，此身已不能安于王之左右。而张仪之杀既谏之，秦国之会又谏之。王不一悟，继以顷襄卒迁之江南，以成百身不可赎之恨。杀身成仁公固无憾，而楚则可哀也。太史公曰：怀王兵挫地削，身客死于秦，为天下笑，此不知人之祸也。信哉！予故并讨论其事，以彰我公之盛心，以寓后世之深戒云。《重修县西行祠记》：清烈公正庙，在南阳汨罗江。行祠三：一磊石，一茇子市，一县西。汨罗正设倾圮弗支。磊后行祠，侵削非晨。哲尽瘁经理，竭心厘正，皆舍旧而新是图。其在县者，始至奠谒。入其门，草莱没膝；循其廊，栋宇将压；瞻其像，风雨剥蚀；闯其址，波涛吞齿。凛乎朝不谋夕之尤，乃喟然叹曰：“是考是度，予责弗可缓。”逾年迁于广照之东，因地于寺。因材之坚好，而易其朽腐。因肖貌之已设，而施黼藻。因面向之西，而疏竹通河。宇妥而不峻，墙至少而不雕。椽断而不涂，皆夷而不级。大概取其缜密牢固，悠久难坏。经始于六月己巳，落成于九月。为屋九间，縻钱十万。梅仙徒事，赵善与宾董其役。闻之父老，祠旧在广照前，嘉定癸未，邑宰林罔，易黄氏地移建县西，至是复归之寺。盖祠寺密尔，晨香夕灯，僧洒扫以时。公之英灵，度几垂风御气，驾鸾凤而来欤？楚节樊仪，每于行祀而不于正设。予谓舍正庙而致于所寓，非礼也。申辰端阳，始持瓣香，属寨官伸一酹之，诚于汨罗，为定式。所以慰籍忠魂，兴起众听。行祠旧费仍并举而不废。　建迄事，将记岁月于坚珉。并旧其悉，贻诸后人。勿替此意。虽商之比干，以谏而死。廖廖千载，继希阔不可蹈常之高，独公一人而已。自汉至唐，文人才士，读《离骚》之词而起敬，谈《怀沙》之事而与慨者，盖以直气干云霄，义风隘宇宙。杀身成仁，庑贪立懦。天地无终穷，公之节既亦与之无终穷耳。若夫易操于贝锦之成，变色于棘蝇之止。依阿女禽，苟容于世。则育公之文拜之祠，宁不颜厚十甲。噫，　携兰芷，裁制芰荷。湘江东注，砥柱颓波。江流可竭，忠不可磨。《重　磊石行祠记》：　事之与废在时，而亦有数焉。时与数偶，举而措之，虽难而易。时与数单，则动辄龃龉，易亦难矣。是皆关乎天运之推移，非人力所能预也。自乾坤奠位，日月著明，以忠而杀身成名者，三闾清烈公，表表霄壤间。怀沙之恨无穷，招魂之祀不废。楚怀迄今，千有余载。锡宠号而旌泉扃，举义赀而新庙貌，固非一人。其祠之在磊石者，实为殷捐金以重　，萧振磨松而作记。今读其记，有曰也。又曰，规圆矩方，上栋下宇，华榱锦族，将日耀而月晖；彩槛带荣，或龙盘而兽走。则祠未当不壮丽也。盖自维持之意不坚，奸猾之计得逞。与吞并之心者，奄有其地不之恤。肆凌铄之志者，倾覆其庙不之顾。于是广袤者削，壮丽者• 。甚至委萧碑于荒郊，迁神像于陋屋，设符券以实其妄，治坟宅以据其所，欺公法而感阴谴，旁若无人。灵祠气脉，仅不绝如线。此识者为之拂膺，议者不能缄诸口吉也。吉吉叨恩试邑，适在行吟之邦。观遐迹而与怀，慨遗忠而抵掌。凡可以效振起之力者，挟山超海，靡或惮劳。故南阳正庙，刻意经理。县西行祠，竭诚改制。而磊石香火，废坏莫支。因词牒之来檄，委寮佐躬为料理。神夺豪民之气，而号其魄。俯首听命，标钉界止。地之已侵者渐归承认，建造库之垂泯。步骤规画，虽未尽还旧观，尚庶几无负于清烈。磊石距南阳，总逾一舍。英魂义气，凛凛如生。想夫翔鹤驾之蹁迁，拥云旆之蔽蒂。

原藏天津徐氏

揖东皇而徒彭咸，翱翔两地间。则其瞻所居之新美，履其亩之纵横，知时与数之适偶，亦将开一笑于冥冥矣。予既仁其事，惧来者无所考据，不揆劣材，铺陈顷末。勒之坚珉。若好古君子，与我同志，有隆无替，清烈公之幸也，湘阴百里之望也。颜延年《祝文》： 湘州刺史，吴郡张邵，恭承帝命，建施旧楚。访怀沙之渊，得捐佩之浦。弭节罗潭，舣舟汨渚。乃遣户曹椽某，敬祭故楚三闾大夫屈君之灵。兰薰而摧，玉贞则折。物忌坚芳，人讳明洁。曰若先生，逢时之缺。温风迨时，飞霜急节。嬴竿进纷，昭怀不端。谋折仪尚，贞蔑椒兰。身绝郢缺，迹遍湘干。比物荃孙，连类龙鸾。声溢金石，志华日月。如彼树芬，实颖实发。望汨心欷，瞻罗思越。藉用可尘，昭忠难缺。莫君陈谨认清酌之奠，敢昭告于楚三闾大夫。忠洁候之神，去岁旱干，禾稼几至尽稿。君陈职忝字育，抚救无术，用是再祷于神。神享其哀，方沛时雨。崇朝滂沛，至足而后已。民免阻饥，神之所赐。仰思大惠，岂敢弥忘。惟神以义事君，以忠洁击世。千古之下，又能福庇斯民。是宜严邃庙貌，振显功德。俾民承事不怠，名播于无穷。然而祠宇久毁，大不称灵明，故以其事，而告于郡帅，求建新祠。郡帅又因以其事，而表于朝廷，乞崇封号。今奉明命，爵神曰忠洁。谨具告日，称礼告成祠下。褒嘉之意，具于训辞，其鉴之。尚飨。

晦庵朱熹文

惟神为国忠谋，遭谗见逐。行吟憔悴，厥有《离骚》。怀沙自沉，粤在湘水。建祠锡号，帝有愍书。吏惰不供，神用弗宇。乃今　奉，亦既记功。敢择云辰，敬陈椒糈。惟神降鉴，永奠厥居。西山真德秀文：德秀之后先生也，盖千有馀祀。而于《离骚》《九章》，一读一兴叹焉。甚哉！先生之忠于国也。世降俗末，媚佞成风，过其祠者，可以厥颡矣。德秀虽无似，愿帅其人于千载之上。视事之发始，敢不告虔。履洁含忠，益当自勉。胡吉侯抱忠贞而不遇兮，嗟无路以叩阍。困行吟于泽畔兮，志于邑而莫伸。托《离骚》以纾怀兮，慨想乎唐虞之君。处沟世而若谗兮，甘组豆于江神。葬鱼腹而不悔兮，洁瓣香而招魂。伊南阳之故里兮，祠妥灵而若存。界一江之相望兮，暮木拱而轮困。昔疆界之广袤兮，窘侵攘之纷纭。熟厘正而使归兮，量予力而征单。欲东走于长安兮，言惧卑而莫闻。惕朝思而夕念兮，莫慰侯于九原。荐菲奠于正祠兮，撷涧沼之频繁。希御风而下降兮，鉴予意之动拳。韩愈题咏：猿愁鱼惧水翻波，千古充传是汨罗。频澡满盘无处奠，空间渔父和船歌。柳宗元作：南来不作楚臣悲，重入　门自有期。为报春风汨罗道，莫将波浪枉明时。张耒作：楚国茫茫尽醉人，独醒惟有一灵均。哺糟更使同流俗，渔父由来亦不仁。载叔伦作：沅湘流不尽，屈子愁何深。日暮西风起，萧萧风树林。朱行中作：委命仇[九]事可知，章华荆棘国人悲。恨公无寿如金石，不见秦婴系颈时。张孝祥作：伍君为涛头，妒妇名何津。那知屈大夫，亦作主永神。我识大夫公，自托民肺腑亲。独醒梗群日，聚臭丑一薰。沥血摧心肝，怀襄如不闻。己矣无奈何，质之云中君。天门开九重，帝曰哀汝勤。狭世非汝留，赐汝班列真。司命驰先驱，太乙诹吉辰。翩然垂回风，脱迹此水滨。朱宫紫贝缺，冠　俨以珍。宓妃与娥女，　洁充下陈。至今几千年，玉颜凛如新。楚人殊不知，谓公果沉沦。

年年作端午，儿戏公应嗔。

五千七百六十九卷

樽齐鲁丰作：彭蠡泽南地，祝融峰上天。其洪无择物，所偏不容贤。湘水恨归处，衡云愁到边。勇哉输一死，死日胜生年。文彦博作：楚泽荃蘅尽化蓬，自须高谢脱池笼。徒知鸩鸟真无赖，犹使瑶基问有。张咏作：楚王不识圣人风，纵有英贤志少通。可惜灵均好才术，一身虚死乱离中。司马光作：白玉徒为洁，幽兰未谓芳。穷羞事令尹，疏不忌怀王。冤骨销寒渚，忠魂失旧乡。空馀楚辞在，犹与日争光。邹季伦作：汨江五月云水愁，千人万人思忠侯。侯之忠兮贯日月，侯之愤兮术斗牛。休休休，自古忠良难盖谋。水雪满胸虽凛凛，片言不悟当回头。我独醒，众醉，拿舟不用金章贵。李杜英魂忽此游，三仙共跨黄龙去。潜齐魏良臣作：清白声华正直风，数千余载誉增隆。候封忠洁缙绅外，庙立汨罗烟霭中。新宇有功　己顿，旧碑无字读难穷。他年我若官湘楚，愿采遗言问钓翁。彭淮作：玉壶清锁寒江色，雨岸孤薄风索索。白云红树古今愁，青山还水离骚国。瓣香来吊大夫魂，口不能言空啧啧。魂之生兮世莫容，肮脏一身天地窄。　门一去不复返，正坐椒兰在君侧。或乘玉风升重云，或采芙蓉搴木末。绵心绪，谩多思，恋逐彭咸归楚泽。魂之去兮二千载，凛凛照人霜月白。空令儿辈撷芳华，吟到大招呼不得。依然矣欠乃听渔父，愁杀三闾孤愤客。当时黑白不可辨，今日丹青俱有赫。吴山烟锁子胥祠，汨罗水远三闾宅。不知名氏：苍藤古木几红春，旧祀祠堂小水滨。行客谩陈三奠酒，大夫元是独醒人。县丞赵彦政作：所历登临尽，愁新屈子居。青　一嶂远，红蓼几花疏。直节乾坤外，骚文雅颂馀。殷勤酹江月，生气凛如初。知县赵希鄂作：怀沙一死固堪伤，千载　名未亡。举国无人君不悟，斯文有幸日争光。谗言枉以艾萧恶，正论终归兰芷香。解印欲辞罗水去，只倾罗水奠离伤。提刑许晟大作：白鹤真人朝玉京，故留仙属镇山精。时人却道投潭死，不得其平所以鸣。侍郎王容作：《诰词》《孚应记》：钟景辰少孙，为余言孚应庙之异。问其立庙之所，曰矩湘阴县六十里，有山曰白鹤。山顶有泉下注，而东出于洞口，是为鸣水之潭，庙实居之。问其所祀之神，曰晋太康中有陶谈者，拔宅升天。其　刘氏偶游宅所，归而怅恨，自沉于潭。土人悯之，因为立庙，号鸣水府君，父老之博云尔。问其朝食之故，曰灵应尚矣。请言其近，岁在壬寅。吏民祷雨，随即滂沛。辛亥乙卯，以及丙辰，皆常苦旱，亦获应答。庙食不绝，惯由于此。问其赐额之因，曰县之士人张廷老，免解进士。邓炳杨九思等，列灵应之状，上于本路转运司。运司遣官核实，而上于朝。朝廷下礼部太常寺，复请于上，久而命未颁。乡人龚舆宰

原藏天津徐氏

萍乡，专吏驰逐，而始赐今额。余曰有是哉？是能出云为风雨，见怪物。而曰神者耶？是能御灾，捍大患，亦宜祀者耶？其庙宜，其赐额亦宜。少孙曰，子以为宜矣，盍记之以永庙食，而迎神休乎？余曰诺哉，因为记其始末而未异也。既数月矣。少孙访余曰，吾偶得一梦，梦若至白鹤有碑马，视之阙其半，是何祥邪？余惊曰，吾涉笔久已，草其半而偶未脱蒿，而神已知之耶？夫能拯民水旱之灾，以福于一方。而达于上，以载诸祀典。而又能出异梦，以惊动人之耳目。是谓神已。书之后以章夫神之灵，以慰夫民之心，且使后之人有考焉。

河内卢载作《观记》： 古者府宫，观之名未立也，统谓之老君庙焉。唐开元中，明皇始尊祖于老君，乃追谥曰玄无，故其庙得以用王者制。繇是或曰府，若丹霞通玄之名是也；或曰宫，若太清之名是也；或曰观，所以并两观之崇，而得以用王者制是也。噫，盛事聿兴，垂范区内。潭州湘阴县白鹤观，亦其一焉。观实陶仙君故庐之地也。按《晋书隐逸传》仙君名淡，字处静，大尉侃之孙。少孤，好道，人或鄙之。然志祈神仙不移，遂饵灵草，辟谷绝欲。虽家累金弥千，左右仅百，殊不以盛自累。终日渊默。好究易旨，穷卜筮。俄而弃家，结庐于长沙之临湘山。常畜一白鹿，出入与之偕焉。其属有将见之者，复徒渡涧，而竟不可见。会群举秀才，因闻而避之，复徙卜庐于罗县之界山。至而乐其山，泉石秀异，加北瞰洞庭大泽，遂居焉。有樵者尝见二白鹤由云端而下，未几仙居亦隐而不出也。其属或有来讯其存否者，既至，则见其无人，林木霭。忽临涧，闻万籁之际，有若仙君之语曰：“ 子无见吾，仙凡异耳”。其属后瞻慕益深，于是家焉。永嘉中，复有樵者，得石室于中峰之半。而室门偶呀然洞开，因熟视之，中有二仙。一谓樵者曰：“吾陶真人也，于此得道”。乃于室前取草一棵，而与之食曰：“使汝延百馀岁”。后果享龄百五十余矣，爰用循考县志，则历迁而为湘阴埤，革而为白鹤，盖响所谓樵者，尝见二白鹤，由云端而下，谅山之名，肇自于此矣。而观之名，复得于山矣。山倨县之东南馀二舍，峻起二十里，环匝二百里。境舆长沙梓木洞分，有涧流自洞口沿山麓奔湍而东下，数十里观。反十馀里而抵鸣水洞，涧流经巨石，如瀑布自洞口百丈悬泻入于潭。潭纳弗止，复数十里，东济于湘江而匪于洞庭。壮哉！山水之高远，非仙君其孰能宅于此。其故事，盖于年表久远，世一莫得而尽闻。复用循考野史，则为仙君名。琰芝桂冠，携家八十口而馀，修道于此山。太康二年，遂拔宅，观即故庐之地也。虽事迹与《晋书》异，而野史垂之，亦有年矣，故两出焉。次记其闻见，而详之者，则约而序之。馀所未详者，则不书。且夫仙君既隐而不出。于是后世道家者流，得以传其故庐之地而主之。加田畴三百亩，目之为三洞。以谓中峰石室之前，仙君之丹坛也。其上有竹曰“ 钓丝” ，清吹时摇，归其坛而常诤。又有石坛倨观之南隅。传云在昔中和之先，有百岁道人者，自号逍遥子，常隐于此。岁或亢旱，则投铁符以镇江潭，须臾而雨。暨检校左仆射登侯进思，引兵下岳阳也，道人始出所隐。侯既殁官所，其子右散骑常侍康时，挈族以归是邑。治曰鹤之别墅。数游是观，于时三洞淹塞，公爰命扶理之。其田畴遂如初。殆清泰中，有羽褐彭幼谦者，偶葺丹坛，获大药一粒，乃饵之。享龄百四十馀矣。信乎！山为灵镇地，地贯洞府。迭垂祥应，岂易坠耶？则土木之工，时有废兴，盖传而主之者，果何如人耳？先有羽褐者主之，匪其人，观仅废焉。既而司封负外郎玉公彬，出典长沙。有以观之废而言于公者，曰：“ 孰为其人，我将辟以代

五千七百六十九卷

之。”佥曰：”郡有道士太原王善庆者，少慕冠褐，夙蕴志节，必也辟其人，舍此固不可与。”公然之，天圣二年甲子中始被命。师至而喟然叹曰：“惜乎，山弗育林木之色，犹人之去毛发也。弗举土木之工，犹人之失衣裾也。讵能言其大体乎？苟山存地在，则吾何虑焉。是用植以松篁，期茂密乎山之凋毁。计之梗楠，将壮丽乎地之荒凉。何虞？物不可以终否，故受之以泰”。宝元二年已卯中，师因谓邑人郑咸曰，若予被命而来，凡十六所。今上山既以补植矣，此地将谋改观矣。始者，惟茅茨数楹穷陋何啻呼不堪其尤，虽革故于渐，然至事未立。若乃大道无形，先乎象帝；真官列位，莫尊乎三清，苟殿发不作，粹容无以奉安；时至不为，学者何所依怙。矧君祖先有济三洞堙塞之力，故流福世世。俾玉帛献饫，礼义之风者矣；子孙蕃大，缙神之门高矣。然则三清至事，固风谋于君，而君决能为我立之者乎？咸闻之，乃施钱一百五十万。师暨受，是用萃集梗楠，奔驰匠工。上栋下宇，群材羽翼乎向背；以日系时，五色辉映乎内外。三清宝坐，俨列其中；萧卫乎侧。塑绘威重，香火严谨。峻址当中，分王威而趋。然后有重门以壮其前，有回廊以掖其傍。有仙居辅坚，殿堂建接其右；有水轩山谢，花水映带其外。有厅事以敞其庄，有药馆以亚其入。有虚阁逸斋，琴棋雅尚其次；有寝堂书室，图书清闲其中。虽然，师绰有未平之意，且曰：夫道家者流，居宜图止。爰度三清殿西，循山麓而上，仅百步，有巨石东响而横镇之，乃真天正址也。及计之以工直甚大，乃谓邑人吴文翼曰：“ 予将先凿石夷址，君能施财于其，上者乎？”文翼许之，暨闻命以归，传经捐之。先于寝食之暇，千斛资庖，万力齐举，坚顽削平，有若神助，逐获文翼施钱一百五十万，逐建玉皇殿于其上。不日丙输奂，既以精绝，像和卫塑绘，益以威重。新址之西，尚有虚位，继而胡文宝施钱三十万，乃作正堂，直引廊庑。前接玉皇殿之南，则有刘辨，李德施钱三十万，作紫气堂，为道侣齐膳之所。北有厨舍，凡六十楹，下接旧址，总三百楹。而馀仙像，百有馀躯。旌幢供器，名数颇多，无不备新而严谨者。皇佑五年癸巳冬，载自豫章之西山，复来长沙。遂走单介齐手墨以招我游。暨至周览兴葺，制度加备。辱见托记，其功敢让。夫由三清殿而降，过二纪馀，大兴葺之，谓功也。何啻于功，亦有识而已耳。抑夫向所谓山存地在，吾何虑马之谓识者也。盖以土木之功为外馀，喜乎大体之未变，得非有识者欤？不然，安得众广施之，归大功于师者也？故始见托以功遂，特垂之以有识文之旨也。

朱迪作：道者，性之适也，儒老佛之所共贯也。虚乎内，则与物兼忘。而又忘其所忘，则万化感通，至真来会。夫真理之妙，皆始炼气以易质，运神以镇元。内观三一之乐，集六九之粹。召檄灵驭，以济物为功。出入群生，以诱善为事。然后登景汉以凌迈，蹑云岭以逍遥。变不常形，飞无迅翮。列高名于金阙，肆广步于玉清者，非宿命元德，众真共持，而能窃冀于仙途耶？晋陶真人之居是山也，得群峰之秀，处灵源之长。幽林参天，洞房启景。真人德夸世表，迹超物外。道醇醇乎不亲，志混混而无累。饵赤液以养二宫，佩青要以友四老。藏天隐月，授元君之书；开聪辙明，契紫虚之叙。奉日月二奔之诀，不留世居；咀琅　九转之丹，遂腾天焉。真人以大康中白日冲天，后以其他建观曰白鹤。天圣甲子岁，道士王善庆来主此地。比羽化凡四十年，即山治材，相地营室。输奂壮丽，为湘楚之冠。事备先生卢载《白鹤观记》。治平元年五月，天章阁待制吴公守长沙，以真人遗事白鹤，名奏请榜额，因赐曰“ 冲真观”。以表灵踪，以祟至道也。噫，孤风莫继，遗像长

原藏天津徐氏

存。隐芝空老于寒岩，紫气尚萦于丹阁。遂使湘南学士，日俯仰于松檀。关中鄙人，独徘徊于岩石也。

通判潘周伯作《万岁寺记》：余观湘江之乡，灵檀占迹，龙君藏焉。释子居之，或兴或发，或显或晦。同击乎时，固击乎人。湘阴为古黄陵，南眺潇湘，北枕岳阳，洞庭之泽，淘泳乎中。舟航之要津，江汉之通道也。昔轩辕氏，奏乐于重湖之上。释子以其遗址，立小招提，命名曰龙寿山万岁寺。于是有龙君之祠，多历年所。杨公沸湖，金碧轮奂。敕黄碑额，卢堕煨炉。寺发矣，龙乃蹈晦。绍兴六载，方还旧观。寺兴矣，龙复显应。公而纲运，私而商旅，皆于此乞灵焉，始于彼岸。厥后主僧屡易，无力兴修，日颓月圮。嘉定庚辰夕，郎邹公帅潭，命本邑南阳徒弟沙门祖发，主席是山。卓锡云初，若入青野。栋宇摧倒，香火萧条。祖发慨念风涛之险，舟楫之危，不有佛力，何以扶颠极溺。况济急救难者，观音之原力也；浮度锡者，罗汉之神通也。洞庭之神，以龙君为长；楚尾之民，奉祠山者多。众圣萃灵，不可不兴祠设像，以为往来祈福之地。遂建观音大士宝阁，增修罗汉应真之阁。周围上下，镂采拥壁，以示庄严。又架洞庭龙神八殿，及祠山大帝殿，与夫拂殿、藏殿、暨诸堂殿，方丈、寝殿堂、僧堂、官厅、两庑、三门、望江楼等屋，色色圆备。以至傍岸沿江路径，砖石瓦砌，靡不精致，兴工于庚辰，落成于丙申。洪功浩果，约费三万馀缗。无非祖发，倒钵倾囊，积珠累寸，依次佛化，抄募众缘，以毕斯事。聚徒安众，不下五六十人。晨夕香炷，远近檀施，翕然信慕。岂宝社当兴，故龙神推出若人，以任是责哉？窃谓湖右名刹，如汉阳之凤楼。公安之二圣，皆据乎江滨水面。逆流而上，顺流而下，莫不输金施粟。田无丘角，而赡众勤以千计。意有阴化嘿聪，人辨心而神辨供者。此山虽律舍持戒，焚修接待，不逊于凤楼二圣。胜事告成，祖发以记来请。此图余之所当记，然余所望于山主者，更欲阐扬声价。兴起道场，必使龙神长护沙门，必使龙王来听讲席。然后见地之灵，龙之灵，得其人而益灵。山谷黄庭坚作题咏：南风日日纵蒿撑，晴喜北风将我行。汤饼一杯银线乱，萋蒿数箸玉簪横。丁湖张孝祥作：鼓发营田市，帆收磊石山。水纫六十里，烟发两三鬟。天气水云合，人家罾纲间。晚来风更熟，别浦棹歌还。通判张某又作：天设鲸波险，神依象教祟。林密明水府，金碧焕天宫。泽国鸿濛外，阴灵月兮中。白云千里望，拜手愿分风。佛阁重湖表，山云五月寒。三湘当眼界，七泽俯搁干。帝子遗灵瑟，骚人咏沣兰。镜中罗万象，着句始知难。知县林采作：地接熊湘尾，天开龙寿山。精蓝依石峡，远岫黠烟鬟。青草渺茫外，黄陵顾盼间。攀缘寻古迹，足倦不知还。检详方信儒作：磊磊洞庭石，渺渺苍梧云。客行离骚国，长歌酹湘君。湘君不可见，古庙藏江氛。空坛颇亡恙，谁为真将军。提刑乐章作：风波喧白书，云雨暗江空山。楚客惊停棹，湘妃惨混鬟。化成群木杪，砥柱众流间。月兮通精意，行人易往还。

赵汝衡作：

五千七百六十九卷

万顷鲸波内，岿然一石山。江神擎具阙，湘女露云鬟。客棹苍茫外，祗园紫翠间。我来嗟索寞，登眺却忘还。锦屏陈隆之作：潇湘天下景，绝胜是湖山。水国二千界，烟光十二鬟。乾坤水鉴里，楼阁书屏间。有路凭风驭，心随倦鸟还。刘章彦文作：雨花萦晚色，风叶竟秋山。浩荡含清境，垅王总耸翠鬟。气豪湘海外，日断水云间。多少登临胜，诗囊挈得还。长乐郑良臣作：轩辕奏乐洞庭浜，乐罢齐呼万岁声。留得伶伦钟一个，山僧日夜祝皇明。周望之作：浩渺洞庭水，岩磊石山。片帆青草外，高浪白云间。古迹千年在，人生几日闲。微官莫拘我，尊酒且开颜。东莱吕祖异作：重来洞庭野，往事付行云。乐奏思黄帝，珠寒讶鄂君。朝廷用儒术，兵甲洗妖氛。好在胸中策，堂堂整六军。陈东叟作：湖光撑巨浸，岚色如凝云。舟子却停兰，烦我扣湘君。平明豁朝义，四顾藏阴氛。台高先主将，祠奉洞庭君。河北欣停浪，风神为扫氛。登临得佳句，健笔凌千军。知县范揆辰《题万岁寺壁》：水溶水绿露春湍，一品梅花笑竹间。最喜行人访晴路，汨罗溪上指家山。

《湘阴古罗志南堤》： 堤介雨湖之间，久为巨浸啮蚀，行者病焉。余以岁十一月望日至。自念曰：“ 此先务也。土膏将勤，春水方生，则无及于事矣。”乃借夫于私，给直于公。士有黎兄为是都保后者，人欣然助以版木，于是阅月而成。时宝佑癸丑平大名邵庶志。

《杜公亭》： 亭旧以杜公名，已而易为故人晓春，相传工部系舟处也。岁久弗葺，日就颓圮。余亟撤摒弊而新之，且复旧名。余非徒为是美观也。缅想诗翁，虽不偶於唐，而形之篇咏间，乃心罔不在王室。登斯亭者，当以是心，溯杜公可也，诗云乎哉。时宝佑甲寅孟陬大名邵庶志。

《湘水驿记》： 邑介湖南北间，为水陆重要。使车行部幕府沿檄县官始终，更往往税驾僧舍，或僦居于民，非便也。旧有驿，嘉泰间，令尹王君创，岁久弗葺。木蠹且腐，栋桡勾复支，因曰：“此邑大夫责也” 。余只代庖者，其敢辞一日乃视其地，吾夫子官墙在焉。印州文星森其前，而颓檐败壁其左，外观非美，内失所以崇重意。《春秋》凡后必书，余是后有名矣。亟撤朽弊而去之，吏相顾骇愕，且云“ 将何所取财”，余谓“ 先正有言，财在天地间，只有此数，不在官则在民” 。盖以聚之官，不如散之民，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之义也。矧惟财在县家者，亦只有此数。不在公则在私，则聚之官，正犹以为不可，财聚之私，其不可

原藏天津徐氏

亦甚矣。余无私焉，或者其可乎？吏始叩头禀命曰：“ 可矣。”乃龟卜，乃鸠工市竹木于江浒，而牙桧不知；市砖瓦于窑户，而乡保不预。匠日给以直，又时劳之，而人忘其劳。由门观而听事，由书院而堂宇，前列舍，后置庖匾，至者如归焉。既成，匾曰“ 湘水驿”。湘四通八达之区也。国家全盛时，朝京者，道所必由。上方有事于荆州用武之国，当有挚中原版图上方者。驷马驱驰，轺车骆驿，则此驿不虚设矣。是不可不书以纪岁月。时宝• 甲寅孟夏，大名邵庶记。惠民有钱大参曾公嘉，惠邑民至渥也，久而羽化。吏手帅漕荆溪，吴先生俾核其实。九百缗米外，余钱才四十六缗。乃补苴疏漏，今见钱一千六百一十贯，省十八界交一千三百四十贯，书以诏来者。暴家岐税务新砌江岸记。为关所以御暴也，征讥云乎哉？务因暴氏献地以名。跨三邑之会，据众水之冲。商贾辐凑，舳舻相衔者无虚日。其关防有道，其征取有数。津栏纂节，中寓待客非左右望。而罔利暴征，横敛之谓也，然则奚恶乎名。前主定远簿，槎溪张君简，受知荆溪。先生俾摄务事，乃辞之曰：“君子不饮盗泉，恶其名也”。先生力勉其往，始至过秋潦，深虑江岸不固，务因以圮。有意营筑，而力不逮。乃积州所得俸，务所得茶汤钱，至岁终会为铜二十万。属太虚管辂工嗣荣，董其事。龟阴阳，鸠工石。先春而工，阅月而毕。若张君可谓勇于为善矣，为暴者能之乎？天官舍，孰不视为传舍也。矧为权官视之，将不止于传其能。植砥桂，辟正途，深根固蒂，为长久者，盖不多见。先是余代制县锦，经从务与张君语，甚款阅之。曩时江岸在今桥江之中流，去今之江岸十有余寻。绍兴迨今，务官知几其能有以江岸为急者，岂至今之务场，十有余寻之地，尽为鱼鳖之所。据谓其事可缓，得乎？知君能力行好事，复从更之，事竟底成。有志者固如是夫。张君括苍人，边赏补官，不乐仕进，以诗鸣湖海间，诸公争欲致之。宝• 二年春，大名邵庶记。

《泳飞亭壁记》： 天地之大德曰生。凡飞潜蠢动，囿形于天地间者，皆生意之流畅也。虽然生之者在天地，而所以生其生者，在圣人。夏之咸若，裔之去网。周之德及，虽鸟兽、鱼、鳖、昆虫，亦得以各正性命，况于人乎？三代有道之长，率由是推之，人臣志于爱君者，欲推广此生意于流动充满之域，过诞节必放生，亭之所由作也。嵩呼华祝，川涿泳云飞于天于涧，在郊在沼，尽人物之性，与天地参具文故事云乎哉？亭经始于淳熙之甲午，已而中废权邑。令左谠，复旧观。未几，就颓圮。臣以宝• 甲寅之秋，乃撤而新之。栏其前后，梯级其高低，丹尘其壁，疏棂其门，而扁之曰“ 泳飞”。偶阅《图经》则其名已旧矣。是亦有数乎哉？不可无以识岁月。臣邵庶拜手谨书。《 县衙壁记》：湘本春秋罗子国，秦始列为县。县有民有社。几催科狱讼簿书，米盐月椿岁输外，仰给于县者，件目之繁夥，期会之峻急，悉最于今之一身。故为令者，谓县为滩，谓邑为债，以其不易历且偿也，是匪独湘为然。余以资之簿书，掾代制锦，惴惴然深虞其伤。令尹• 告戊期，喜善去有日矣。因自念曰：“ 邑有治，临民莅政之所也。奚可以将去而不为来者计耶？”顾瞻前楼，上漏下湿。环历雨庑，左支右吾。东为神祠，卑陋莫称。西为仓门，颓圮弗支。内而堂奥，下而庖。或栋桡，或柱朽。壁络板面，或为爨者所薪，著眼且不堪，况著脚乎？余欲为是役，而力未暇者久之。若必俟暇裕而后为，是终无可为之日也。于是为之益力，卑者崇之，歌者正之。可因则可革。且为之新整楼檐，

五千七百六十九卷

重饰县牌，以壮观美。继此必有新美其政事者，邑士民其嗣书之时。宝• 甲寅中秋日，大名邵庶姑志　造本末。《暴家岐务新砌江岸记》：县有商税旧矣。惟湘阴税，居洞庭青草之上，左磊石，右琴岐，两山作限，一道之水归会焉。至若洪涛起涨，荡涌岛滨，冲者奔，当者坏，税场由是迁徙不一。殆创于乔山黄帝凌之侧，再迁于杨家湾，三止兹地。暴氏所献，因其姓名暴家岐。岐要害地也，总括三湘，并吞沅鼎，商摧洧浍，网络群流。乃立纂节，乃创厂解宇，而务成焉。舳舻蔽江，财货通阜，记一时之盛观也。岁在癸卯，水失其性，荡庐啮堤，公厂解一木不留。官无定居，多就民舍。戊申秋，三山潘公瑞，以柳齐陈大恭来摄事，仓奥于是乎一新。越六年，槎溪张君，以荆溪吴大师檄采。适当秋潦，水势讯急。泵崖鼓作，栋宇屹屹。君谓堤防不设，些屋其能久有乎？乃鸠幸得铜二十万，又益以己钱五万，县助钱楮二万。龟吉，属太虚管摄王嗣荣以董斯役。时功孱而人不知，财费而吏不与。兴于甲寅之正月，阅月而告成。基石人地六尺，高十有五尺，长二百二十尺，上下筑为二层，以敌暴洒。岐之父老曰：务创于绍兴初年，水毁者屡，堤台筑于今日。吁，兴废其有时耶？后之君子，能以君之心为心，嗣而葺之，堤不坏，则务存。其功岂浅哉？君括苍人，边奏入仕，当从西山鹤山游，有文行于世，亦特立独行之士也。宝• 二年三月丙申，侍省进士管劝农公事，潭州长沙乔口监镇黄遂记。

《知县赵通直生祠记》：景定初元，岁在庚申。孟秋六日，邑大夫赵侯，嵩神庆生，天潢霁晓。湘之士民，少长咸集，董心香，沸贺声，鼓舞隘衢，谁谣盈耳。相与揭寿祠于东明清净之宫，奉寿相于玉皇香案之近。颂于斯，敬于斯，举乎加额于斯，千万人同一诚也，岂曰文云乎哉？礼生于极顺，乐生于和，和顺中积，礼乐外著，非人心外物也，是盖自然而然。何者？侯之德斯民也深也。民之德侯者亦深；侯之爱斯民至，而民之爱侯者亦至；侯之福斯民也，与湘山为无穷；民之福于侯者，亦与湘山湘水为无穷。噫嘻！此香火新祠之瓶建，天人寿相之具瞻。神动机随，鸢飞鱼跃。不自已于人心，宜与维湘之阴，控长沙、洌川、资阳之三邑。汇洞庭三峡之上流。去岁秋季，虏渡武昌，势压江面。羽檄之水驰陆运者，若飚风迅雷之疾，自广透潭，直逍城下。哨骑之草逐露宿者，距县治一舍之迩。然且奸氓剽于乡，溃卒迸于境，黠冠伏于波，官军出于市。汹涌震惧，惊骇奔窜。一同无宁居，累月不聊生。境有风寒，谁其获之？邑有井市，畴其安之？人有室卢，畴其芘之？家有老稚，畴其保之？列楠木于四关，以捍冲突；集义丁于四境，以壮军声；置邮传于南北，以伺敞势；檄于总诸郡，以保乡落。侯之乐侮者然也。首威民之掠夺，以肃奸胆；亟便民之保聚，以妥众志；出籴本钱，以济民之；行劝难令，以民饧。侯之弭患者然。昔夫子有言曰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，君子人欤？君子人也。百里之国，无城池之险，无甲兵之利，无仓廪府库之积，生民之命寄焉。有人焉，昨大节必守封疆，守社稷而不夺于浮言之胥动。非学道爱人，君子之巨力，量能之乎？方其夜半问探，闻者股立；江干警传，观者色变；十室九空，居者心怖。候于此时也，屹然坐镇，不动如山。是可能也，孰不可能也。彼有怀印远徙，弃治弗顾，旋不免焚掠荡拆之者，渠不忸怩渐汗乎？事甫定，侯不自以为功，亟状巡检曹君捧两江总辖，宣劳著力，上之幕府。制帅侍郎向公如响斯答，大书曰，虏不得入境，知县曲突徙薪之备颇密。政不待焦头烂额而后以为功。即从请褒录。侯涉秋讫冬，随机应变，措虑运筹，为生民立命，可谓不负兹土。

原藏天津徐氏

百姓或之，大阃荐之，天子亦将嘉之。邑不立调，无以见公论；祠不纪实，无以儆后来。若夫廉于律身，勤于莅官，　泮宫以厚风化，缮亭桥以复前绪，壮庙宇以崇明祀。是义《春秋》常事不书。报政三年，以一身寿百里之民社；催班升朝，由一邑以寿天下之生灵。像商岩，圃云基，浍凌炬，皆自是推之也。郡建向大公帅寿祠，邑建明府赵侯寿祠。独吾郡邑之有祠，于是可以观人心之礼乐也。用摭其实，以俟太史观风之采择。侯名时镏，字宗尧。寓括之龙泉，中元日进士，岳麓书院校正县学论谕杨蒙记。湘阴夙号乐邦，括苍赵侯提锦手抚字之，一再书最矣。己未冬，邑南北俱有哨警。侯当是际，以镇静拄惊疑，以周密窒疏漏。以一真仁恻，为四境。卒之骑哨不侵，雁居咸定，草窃之奸亦帖，花封之暖自如。侯之保民之惠，鸟得而掩诸。绍兴初字侯植种爱是邦，邑入许世表裳述其三异十善。今侯之惠，尤为表表。付之无述可乎？君美辄不自量，为《赵侯保民惠政纪实诗》一十五首，悉述其事。昔李既归班编仪清要，许之一述，至今炳炳图经中。侯报政匪遥，上将倚宗磐为国栋，不待邑人之祝，区区引啄，聊曰无逊于云耳。景定庚申二月二十一日，邑子待省进士学宾邵群美谨叙。

《纪措置夫丁一》：习书来自浒黄洲，南北相关事可忧。弓手寨兵差发了，民丁个个是貔貅。鄂渚警报日急，县当湘南北，水陆冲要。预合关防，郡调弓手，寨卒入城。县无所恃，赵侯措置。夫丁上江，置弹压团结口岸，渔户下江置弹压总辖。排集窑丁，声势一振，县称有备。《纪镇有功二》：官船双双离巴城，邻境如何免得惊。镇日爱人堂上坐，夜更朝鼓转分明。县按岳阳仅百八十里。哨至岳阳，守令以下避地。舟至县岸，一邑皇皇。赵侯处以镇静，莅事如平，时民恃以无恐。《纪存恤流民三》：南阳过渡尽流移，携子携妻那处依。兴化寺中都住满，钱米给他归。鄂岳奔移之民，辐辏至县，赵侯一一存恤。贴兴化寺，俾之安居。仍支钱米，流民莫不感戴。《纪搞遣过军四》：客军过县没公惩，百姓惊移怕起争。犒物犒钱皆望外，秋毫无犯奔程行。南北溃军，每过县郛，以百为群，民间惊骇。赵侯委曹巡检出郊，悉以钱米酒肉犒遣之，送出界外。溃军既不敢生事，县民亦得安业。《纪置栅关防五》：县方忧北又忧南，无寨无城麽障栏。近县路头都置栅，哨鞭直突也应难。鄂岳之寇方启，郡报南寇又迫，县无城寨可守。赵侯宪寇将近境，急于近县，捷路坚排，权提水，掘陷坑，各分民丁把守。保障既密，遂无骑哨直突之忧。《纪钱截县江六》：县江日日过车船，传是官军或不然。截断县江教莫入，民舟方始得安眠。

五千七百六十九卷

县江来往车船，人疑奸细假将借透漏。赵侯委上江弹压钉截县江，自是居民与备舟之家，咸得安安。《纪劝谕发粜七》：米舟米担尽无来，有米有家户不开。急把公文行劝粜，贫民生意挽将回。客舟兴败不通，场民亦鲜出。县市并闭粜，贫民惶。赵侯急行劝谕上户发廪，严禁铺家停闭，贫民遂无待哺之忧。《纪出俸钱权当八》：库家不典更愁人，作麽经营米与薪。自出俸钱权抵当，雪霜时候反如春。富家闭库不开，小民转见愁惨。赵侯以钱。差听吏就县前权当，不收其息。又恐楮胜无人收充，就增价收充，以通有无。县邑愈为之感悦。《纪杜绝草窃九》：盗猪何足挠官刑，却恐因兹草寇萌。押向布心槌去手，金场窑卒敢纵横。金场凶徒，乘时啸集。近县窑丁虽有弹压，亦间有寇窃者。适捕获盗猪人解官，赵侯谓不可不重治，以杜其余。命析其手，断刺拘锁，自是草寇闻风贴息。《纪团集民舟十》：居民苦要买船般，甲在前湖作一团。好个规模如水寨，风波无恐况风寒。县界水滨，居民备舟逃难。赵侯主盟，令其结甲，团集县岸，又委士文踏逐水寨，民无远徙之苦，见免江湖之虞。《纪置安报旗十一》：朝朝探报晓民间，犹更讹传百十般。旗上大书安与急，展开安字一齐安。郡戒严闭关，缓急无报。赵侯添招手力，差贴吏置十铺。至州成侧。一日一申，喝示县门，以安民心。置两旗，题一曰“ 安报” ，其一曰“ 急报”。令迎都无事则持安报旗，有事则持急报旗。四隅各置鼙鼓，约以有急则皆呜，俾各知备。故百姓安心，市井如旧。《纪帮给官军十二》： 宣司调卒过千余，帮请那知廪帑虚。一发券头支五日，这般调画有谁如。先时上县有官，悉批券帑为备不素，县遭焚抹，及宣司调军壹千五百人，道湘阴而县帑廪亦虚，民皆危之。赵侯筹画有方，券到加支数日，军皆感悦，诘旦即行，民尤赞叹。《纪关防县界十三》： 巴湘二介阙关防，不是隅官不说详。费得琴堂数杯酒，南阳一度胜金汤。岳阳城守既虚月，县之北荡无障蔽。赵侯因巴陵隅至县，待以礼遇勉其团集乡丁，防把二介。由是岳阳之寇哨至，自条渡而不敢南向。《纪哨马伏地十四》：黄花市路苦无多，长乐街头儿度过。哨骑欲来先自伏，邦人喜不见兵戈。南寇[答]寨长沙之黄花，密迩县界。哨至大里塘，马忽伏地，遂不敢犯境。继又屡经长乐市，将寻县路，又以马伏地而退。邑民不见兵革，皆日非赵侯仁政感天，何以有此。宣功感赖。《纪百姓感恩十五》： 花欢柳喜劝耕天，采帜如云拥轿前。万口一辞何以祝，福王坐处有青毡。

原藏天津徐氏

自己未九月，至庚申二月。南北氵项洞水已，湘邑独晏然无虞，民感赵侯之惠。值举故事，邵农急制采旗，大书颂语以献，虽贫丐亦为之，凡数百首拥列轿前。于此又可见侯保民有惠之矣。

《重修泳飞亭记》：泳飞有亭，为祝圣寿作也。其沿革已见《县志》。岁久弗葺，委诸江浒。渔樵上下，粪其间。折柳樊之，弗敬甚矣。岁在庚午将祝毕，乃捐公费，委白鹤主首郭道元鸠工修缮。上甓下•，前窗后棂，陛森严，丹彩辉映，不兼浃而成之。凡川而泳，云而飞者，于是欣然并生，无一物不囿吾君之仁矣。若夫推及物之心以及人，使田里销愁，凿耕各得，于以传圣天子仁寿之泽，则又承流宣化者责也。敢不勉乾，会满散日，宣都郎，知潭州湘阴县，主官劝农营田公事，兼兵马监押，兼弓手寨兵军正，兼权安抚司干办公事臣，陈兰孙百拜谨记。

《新建笔峰亭祝文》：按《县志》，笔峰，元在县市内。岁久平塌，仅存一井，与笔峰牌尔。后好事者谓阴阳家以尖峰屡贪狼，遂砌一石尖于井前，以象倒地贪狼，不经甚矣。咸淳五年冬，知县陈宣教兰孙乃采士友，议始作亭于井之上，以象笔峰。专委直学郑埏，进士晁世基，任责提督。而官助费焉，亭成，气象高耸，咸谓壮观。乃请于水壶赵尚左书其扁，而涓吉以祝之。其文日：巍巍笔峰，宅是邑南。谁凿而平，暗马林惭。文运之复，一亭函二。上映卓笔，突兀天参。下有德井，渊泉地涵。相我多士，⿰氵果攵芳濯蓝。惠我千室，汲清酌甘。君子之泽，百世可覃。

《重修魁星桥记》： 郑子产，以其乘与济人于溱洧，孟子惜其惠而不知为政。徒杠与梁成，民未病涉也。然则桥之兴废，亦可以观政欤？按《县志》文星桥在堤南，跨秀水之中流。水本出拨水江之板桥，支流数百步，汇于桥所。迤流而南，拱揖县岸。邦人士以为南方文明之地，故水以秀名，桥遂以文名，其来尚矣。岁久桥圮，水亦湮塞。淳• 乙己，令尹胡君，乃命直学彭木英，邑士彭述，疏而复之，桥而亭之。开庆己未，胡尘氵项洞，令尹赵君，断桥以御贼，而桥与亭遂坏。赵君秩满，虽幸复。不数载，巨漫冲啮又坏。咸淳庚午，余既领邑之二年，每一过之，仅存略约，肩不容并，轨不容方。顾谓直学彭燧曰：“ 此君家旧德事也，主诏岁文明蔚兴，而文星无桥可乎？”彭君慨然谋诸季父述，述亦欣然任责。于是官为之倡，而率有力者为之助。或参畚而土，或凿百石，筑而丁，鲁不逾月，而桥复成。凡广一文三尺，凡袤三文九尺，规扶视昔犹壮。方议作亭其上，或曰堤濒胡不宜亭。亭久将压，桥必易圮。越明年，湖果倒溢，坝岸一壑。而此桥宛然，如鳌跨水，迄以不坏。湖山环绕，烟霏晦明。来者往者，戴者负者，车者笠者，伛偻而提携者，安然如登康衢而履坦道，非此桥之一遇欤？成诸君合辞请名以魁星，而嘱余书。且余曰：“ 斗魁戴筐，多士之祥。桥以利名涉，岂士独当其奇耶？”“ 彭君曰：“ 岁居心而仁泽洽，明堂亮而泰

阶平。凡三能两比之所临，百里其福，又安知夫往来负戴者。无驷友情车之过其门，而伛偻提携者，无龙锺老之出其间哉？余既乐为书，而又作而叹曰：“今之邑非昔比矣，邑政之可以利民亦多矣。饥者欲食，寒者欲衣，颠连困苦者，之安乐休息，焉得人人而济之如此桥之利涉乎？后之观政者，必有得吾心之同然矣。咸淳七十，岁在辛未，十月朔，奉议郎知潭州湘阴县事，兼权抚干陈兰孙记。迪功郎潭州湘阴县尉兼运佥吴兴文书。